

國際政論家 論中日戰爭之



曾恭編

亞東圖書館印行

國際政治論 論爭戰

中國
中國
中國



曾恭編

亞東圖書館印行

版 權 所 有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出版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埠生活書店

實價 國幣四角

序言

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人民，都把全部的精力與視綫，集中到遼東來；因爲這次戰爭之有關於整個世界的當前與未來的命運，至大且巨，早不用我們再說了。至于中國內部，代表各個階層人士之對於這一戰爭之極度注意，也是不成問題，因爲在這戰爭中，將決定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之生死存亡！

但是，由于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人民，以及中國國內各階層人士所站的地位的不同，（簡單一點說，是利害關係的不同。）對於當前的中日兩國的大戰各有各的認識，基於各自的認識，決定了各自的態度與行動。于是意見紛歧，議論不一，幾個月來，各方面的輿論洋酒洒，蔚爲大觀，尤其是中國內部，對於當前抗戰的意見，更不一致，而且還沒有得到一個大家認爲比較正確的結論。這現象，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自然覺得悲哀，因爲在當前的國家民族已臻最後關頭的局勢之下，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必須認清這次戰爭的內內外外，前前後後，才能找出救亡圖存的康莊大道，在一個正確的認識與正確的策略之下，團結成千成萬爲民族生存而抗戰的英勇戰士，向前邁進；否則，錯誤的認識會產生錯誤的策略與行動，這種錯誤的策略與錯誤的行動，會葬送中華民族的前途！

然而我們要明確地認清這次抗戰的各方面，決定正確無誤的抗戰政策，決不是那麼容易一回事；而這個很容易的任務，就緊緊地壓在我們每個人民的肩膀上。因此，我們爲要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細心地去思考各

方面所發表的意見，從中得到明白的認識與指示。

不過，環顧國內各階層對於這一抗戰所發的意見與所採取的各項政策，因為他們各有其獨特的立場，獨特的理論，和獨特的飾詞，很難認清何者為正確，何者為錯誤；縱然能夠認清，一個沒有政治派別的人，仍難免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感。因此，我們為認清這次抗戰的真面目以及確認這次抗戰的前途和各人應取的態度，我們不妨去看一看國際間對於這次中日戰爭的不同的輿論。他山之石，原來可以借鏡，何況這裏所搜集的文字，都是出于當前國際方面政治上，輿論上的權威者的手筆呢。

末了，從國際間的輿論看來，無論那方面，他們都認為中國抗戰的前途，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中國；不過這是有條件的，就是說，中國必須抗戰到底，並在抗戰過程中堅決地動員民衆，由全國民衆來參加這次反抗戰爭，中國才有勝利的把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編者。

目次

一 概論

論中日戰爭·····	法·古久列	一
中國和日本·····	托洛斯基	三
與美國聯合社記者談中日問題·····	托洛斯基	四
遠東的新形勢·····	英·F·L·克蘭蘭	九
侵略的連鎖·····	美·紐約時報	一三
日本軍人眼中之中日戰爭·····	伊藤正之助	一六
「一二八」的上海與「八一三」的上海·····	蘇聯·卡查寧	一八
<h2>二 日本的力量與政策</h2>		
日本是不是可怕Y·····	美·現代史料	二四
拆穿日本紙老虎·····	英·尤特勒	二六

被包圍的日本……………日·石丸藤太 三一

日本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動手……………美·E·O·霍塞爾 四四

日本軍部要求的是什麼？……………美·史坦因 五〇

蘇聯眼中的日本作戰力量……………蘇聯·真理報 五八

日本在華北的軍事經濟計劃……………密勒氏評論報 六七

增稅乎？增發公債乎？……………日·讀賣新聞 七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英·尤特勒 七三

三 中國的力量與對策

中國勝利的把握在那裏？……………美·屠拉伯爾 七九

從經濟上觀察中國能否長期抗戰……………英·格蘭 八七

從中國軍需上觀察中國抗戰……………日·漢孫 九一

從中國交通上觀察中國抗戰……………日·漢孫 九三

中國空軍的威力……………美·J·瓦特庚斯 九八

怎樣轟炸東京……………日·陸軍少佐片岡稔 一〇一

如何制止日本的侵略.....美·民族週刊 一〇七

日本侵華的新階段與中國民衆的鬥爭.....蘇聯·政經半月刊 一〇九

四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英美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蘇聯·瓦爾加 一一二

中日戰爭與蘇聯.....密勒氏評論報 一一八

蘇聯會幫助中國嗎？.....密勒氏評論報 一二一

美國對中日戰爭的新態度.....美·外交時報 一二七

五 中日戰爭的前途

關於中日戰爭的預言.....英·韋爾斯 一三二

中日戰爭透視.....美·史底瓦特 一三四

侵略戰的收穫.....字林西報 一三九

日本對中國今後必取之途徑及不可逃之結果.....拉特摩 一四一

附錄

九國公約全文·····

一 概論

論中日戰爭

法·古久列

保爾·伐揚·古久列先生(Paul Vaillant. Couturier)是法國共產黨首領之一賽納省議員他也是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的主筆。在一九三三年他和馬萊爵士一同來過中國調查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可惜這位『中國之友』已於今年十月十一日逝世了。

日本對於中國的萬惡的侵略，遇到了東京所萬萬想不到的抵抗。

許多年以來，我們英勇的中國同志所不倦地呼籲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在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現代的新萬里長城似地聳立了起來。

四年之前，當我旅行到上海的時候，我已經能夠看見這個廣大的運動了……這個運動終於鍛鍊出了中國民族的統一。

1
而現在，當日本帝國主義以為祇會遇到一個為自己的首領所賣，而低頭於槍彈之前的苦力的民族的時候，却不意碰到了英勇的武裝的大眾。這大眾是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自己的目標是在那裏的；他們的英武勇敢

可以和那著名的十九路軍比並。

驕傲的日本軍艦在吳淞口中彈起火，龐然自大的旗艦出雲號被中國擊損。

日本領事館被炸毀了，而虹口公園附近聲勢洶洶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也被乘勝而進的中國軍隊所圍圍住了。

在華北，「皇軍」被中國軍隊所攔住了，想以雨水的藉口來遮掩他們的失敗。

因此，爲了東京決定的速戰沒有成功，日本人便想靠着其他帝國主義強國的同謀，叫他們再承認一次那破壞中國統一的日本在遠東的警衛權，而這樣地強使中國服從日本的意志。

我們應該說，現在中國的那些列強的代表，便好像事事都給人這樣的印象。

.....

巴黎的「時報」又很泰然地寫着「我們應該希望東京的內閣認真地實踐諾言，希望日本當軸」採取一切適當的方法保全列強在華的利益，」因爲祇在這個條件之下，全般秩序的糾紛才能避免了。」

換一句話說，人們是直接邀請日本担任起那把中國殖民地化的責任，叫牠做列強的一個雇員了！

當我們認識了那使人欽佩的中國民族，牠的文化，牠的勇敢，以及牠幾百年以來從日本和帝國主義列強那裏受到的海盜行爲的時候，當我們知道在黷武的日本的後面，聳立着那慙慙地這樣做的第三帝國的影子的時候，我們便祇能歡呼中國的覺醒了。在一致抗戰之中，中國是能够攔住那遠東大戰的諸煽動者的。

無疑，那困苦至於極點的日本民衆是不會跟從他們的當軸去作這種侵襲行爲的……在日本勞苦大眾怒吼着。

我們希望中國的民衆和日本的民衆攜起手來吧。爲要幫助他們携手起見，我們希望國際勞動者的行動一致給與他們一個有力的支撐吧！

(救亡日報·戴望舒譯自法國人道報)

中國和日本

托洛斯基

日本是資本主義鎖鏈的最弱的一環。牠的軍事與財政的上層構造，建基於半封建的農業的野蠻之上。日本軍隊的週期的逆動，只是反映國內社會矛盾之不可忍受的緊張。全部制度只是因爲不斷的軍事侵略而得維持。蘇聯的肅軍，以及紅軍的腐化，使日本軍閥敢於從事新的冒險。

日本對華之或然的軍事勝利，將僅有插話性的歷史事件之意義。中國的抵抗，和國家的復興有密切連系，將一年年地強固起來。日本的繼續增高的困難，將爲軍事崩潰和社會革命所終結。

在認真的社會改良之條件下，中國政府可以在羣衆中喚起深刻的同情，並動員羣衆作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過去的經驗，不允許我們對××將軍的社會政綱抱有幻想。但如世界上果有正義的戰爭的話，那麼這一次中國人民反對其壓迫者的戰爭，正是這種戰爭。

一切中國工人的組織，一切進步的勢力，不論牠們對於××政府的態度如何，應當絲毫不放棄自己的政

綱和政治的獨立，在這解放戰爭中實踐牠們的義務到底。

今日的戰爭和過去不只一次發生的一樣，可以爲腐朽的妥協所代替，但這種妥協不會是長期的。日本在大陸上太深入，不能退却，中國民族的覺醒，不能忍受長期的屈服。

蘇聯一方面對於這一偉大的歷史鬥爭，也不能長久作消極的旁觀者。蘇聯國家的自衛的利益超過現在統治派的自衛的利益。蘇聯將對中國伸手，幫助中國軍隊的建立及其武裝。世界一切進步的輿論，將站在中國方面。日本軍閥的崩潰是必然的，且是在不遠的將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談）

與美國聯合社記者談中日問題

托洛斯基

這篇談話雖然是一九三二年發表的，時間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但托洛斯基明確的世界眼光，還很遠的。照見中日和蘇聯將來的歷史發展，故爲轉載于此。

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依照螺旋形發展。螺旋形的半徑一月一月地增加。這一方法有其政治的和外交的優點：牠逐步地將本國人民和敵國人民牽入戰爭，將既成的事實擺在其餘的世界之前。這一方法證明軍閥在開始的階段，必須克服不僅國外的而且國內的抵抗。從純軍事眼光看來，「小塊的」行動方法是不利益的。日本的統治者，似乎認爲在中國的軍事軟弱和反對者及競爭者的陣營中之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情形下，可使自己在最初的時期，依螺旋形而進展。

但是在第一階段以後——停頓一下或沒有停頓——顯然應該有第二階段，即真正的戰爭。牠的政治目的是怎樣的？巴黎的領導的報紙極熱心地將日本參謀部的思想和口號譯成法文，時時告訴人說，事情不是什麼戰爭而是警察的手段。這一解釋，有屬於螺旋系統中之必要。當軍事行動達到必要的氣勢，和進攻者方面的力量將分配得與任務相適應時，此解釋將不攻自破。

日本的目的：將中國殖民地化。目的是鉅大的，但是應當立即地說，日本不勝此目的之任。日本來得大遲；當英國準備失去印度時，日本將中國變成新印度是不成功的。然而東京的寡頭統治未必沒有進攻蘇聯之政治目的嗎？假使認為這樣的計畫可以排斥，未免輕率。但是牠不能成爲首先要做的計畫。只有獲得了滿洲和在那裏鞏固了以後，日本才能以向西北進攻爲任務。但因為蘇聯政府不要而且不能要戰爭，日本一方面在牠保障和設備中國滿洲根據地未完成以前，很難決定對蘇聯的直接侵略的步驟。

更有一重要的考慮，也是趨向這方面的。日本的寡頭認爲——至於有多少根據，乃另一問題——牠可以零碎的，分期的進行對中國的戰爭；這種的行動方法對於日本的財政大臣（他與這事十分有關係）更爲可以接受。反蘇聯的戰爭需要完全另一些規模。沒有強有力的同盟者，能豪奢地資助戰爭，很難說日本敢跨過滿洲的國境。東京今日或明日能計算借幾十萬萬的戰債，此計算之可靠到何種程度，關於這點，在巴黎或紐約比在滿洲磯浦更容易判斷。

任何說蘇聯政府在遠東有侵略野心的企圖，由於其內部的不成立而要自己崩潰的。戰爭對於與國家之將

來有密切關係的經濟計畫將是一殘酷的打擊。只有百分之一沒有完結的工廠。而在蘇聯有幾百和幾千的工廠在建築中。戰爭將長久地將牠們變爲呆滯的資本，這些是太明顯，用不着詳說。

即使我們假定，遠東的衝突總是不免的——這是許多日本的，而且不僅日本的國家要人的信念——那麼，即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政府亦沒有任何理由去加速衝突。日本已捲入對中國的大事業中，其後果是不可見的。牠（日本）可以有，亦將有一些軍事的和外交的勝利，但是勝利是片刻即逝，而困難將是永久的和不斷增加。高麗是牠的愛爾蘭，在中國牠企圖創造自己的印度。只有完全頑固自用的封建軍閥才輕視中國的民族運動。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已覺醒的偉大民族，不能用飛機使其服從。在滿洲的肥沃的土地中，日本已陷至膝，假使不是陷到腰。因爲在日本本國，經濟發展已與社會的封建的制度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則我們可以斷定內部的危機完全不可避免。在一開始，政友會將讓位於民政黨，後者將左傾；以後革命的黨又將舉起自己的頭來……法國在資助沙皇時，曾損失了不少。牠假使想在資助天皇時，可以保險地不會損失，牠是想錯了。很明顯地，蘇聯在遠東的關係上沒有任何理由着急與着忙。

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因此將發展於日本依照與更強的同盟者的協定，有意地和自覺地喚起衝突之時。這一戰爭之目的自然比中東路和整個滿洲的問題無限地廣些。有幾家法國的報紙忙於預言說，「布爾雪維克將被埋葬於西比利亞的平原。」西比利亞的平原和森林是廣闊無限，在牠中間可以埋葬很多東西。但未必一定就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罷？

關於蘇聯與日本的戰爭的思想，以及日本與美國戰爭的相稱的思想，立刻提出距離的問題：海洋與陸地之爲軍事行動的可能的領域。在第一眼看來，戰略的問題完全溶解於距離的問題中。從這裏，許多人急於想做不利於蘇聯的結論：蘇聯之亞細亞部份的人口稀少，產業落後，鐵道交通之不足——這些都是蘇維埃方面的負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以內這是如此，但只在某種程度以內。即使將問題限於軍事技術範圍以內，我們不能不看見同一的距離也是蘇聯的聯盟者。假使承認日本由東到西推進的軍事勝利，那麼很容易預見日本的困難與其自己所走的道程至少是乘方的增加。勝利將吞沒了自己。然而在背後，日本不得不維持自己的愛爾蘭和自己的印度。

然而問題不應提出得這樣的狹隘。戰爭將不僅是用軍事的方法進行。蘇聯不是孤獨的。中國還活着。他也要而且能爲自己的生存爭鬥。誰忽視此因素，誰將在牠上面撞碎自己的頭。

在西比利亞的平原上運幾百萬的兵和供給他們一切爲進行戰爭所必需的東西——不是簡單的任務。然而在現在蘇聯的工業可能異常增加的情狀之下，鐵路運輸的手段，假使需要，可以很大的提高。不消說，這需要時間。但是大距離的戰爭，必然也是長時期的戰爭。多半要定出戰爭的「五年計畫」和與牠的需要相適應，重新改造五年的經濟計畫。不消說，這對於戰爭的參加者的經濟與文化是最殘忍的打擊。但是我是從別的沒有出路的假設出發。一旦戰爭不可免，應當認真地進行，動員一切力量與一切手段。

蘇聯的參加戰爭，在中國人民之前將開闢新的前途，和在牠中間誕生最大的民族興奮。凡懂得形勢之邏輯與人民羣衆的心理的人，他對於此點沒有一點懷疑。中國的「人的材料」不患不足。幾百萬中國人學習了使用

槍械。所缺乏者不是鬥爭之意志，而是正確的軍事教育、組織、制度和聰明的指揮。紅軍可以在這裏給以很高程度的真實幫助。北伐時期最好的軍隊，如大家知道的，在創造的時候，是在蘇聯的指導員之下訓練的。黃埔軍官學校的經驗，在別的政治基礎之上（此問題我在這裏不涉及）可以發展為極大規模。西比利亞鐵路，除了必需的軍事給養以外，將不僅運輸軍隊而且也運輸軍隊的精華。從被喚醒的和興奮的人類原料中，如何組成臨時軍隊，這個布爾雪維克學習得很會而且他們還不會忘記。我不懷疑在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間可以動員第一批一百萬的戰士，給以服裝、武裝起來，教練和帶到前方火線，他們在軍事訓練上不會比日本人落後，而在戰鬥的精神上將超過他們。第二批的一百萬不需要六個月。我說的是中國。然而除了中國以外，還有蘇聯、紅軍、牠的廣大的後備：不是的，領導的法國報紙（全世界上最反動的）太急於埋葬蘇維埃在西比利亞的平原了；赤裸的仇恨，一般說來是壞顧問，特別當問題是關於歷史的預斷的時候。

但是前途假使如此順利，你們說，何以蘇維埃政府盡一切力量避免戰爭呢？對這一問題我已回答過：在遠東時間的因素是工作得不利於帝國主義的日本，日本帝國主義走過了牠的最高點，現在將向下沒落。而除此以外，這也是同等重要的，在世界上存在的不僅遠東。世界形勢之鑰，現在不在瀋陽而在柏林。希特勒的取得政權，對於蘇聯，比起東京的軍事寡頭之心思來，為無比地更直接的危險。

但是我們從一開始即限於關於遠東的問題。因此讓我在此完結。

蒲林磯浦，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二。

遠東的新形勢

F·L·克爾蘭

——英國工黨領袖關於中國印象的廣播演說

我被邀請在這里，要我談一談我在中國所獲得的一些印象。我在上海差不多一個月，而在這一時期內，得晤到南京和上海官方和私人方面的多數要人。我也獲得了許多機會，晤見了各國的外交官和商界名流。

我會竭力跟各方面的意見接觸過，我相信，我已有的充分認識，可以對目前的衝突發表我的一點意見。說到我的來華目的，原是要從各個視角——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國際的——來研究目前的衝突，並準備作一報告，交給英國工黨和工會代表大會。我所獲得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中國人民在這次抗戰中的絕對的統一。當我勾留在南京的時候，我曾晤見中國各黨各派的代表，有一些人，在數年之前，還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和亡命者，還有一些人，他們會被懸賞通緝過，——想緝購其首級，活的也好，死的也好。

我也列席在這一些分子所代表的會議上，我看到他們大家都願站在蔣介石和他的輝煌的伉儷蔣夫人的領導之下，跟政府的目的表現着完全的一致了！

這一統一的現象，將給與歐洲以最重大的影響。在過去的十五年之中，我們所讀到的中國消息，多半是關於

土匪軍閥的內戰和反政府的陰謀。凡有不斷的內爭和屠殺顯然表現着的地方，我們的同情和注意就決不是十分深切的。轉變了的中國的內部情形，一旦爲外界所知道，那麼，外界對於統一了的中國的傾向性也就更大。一個真正的統一的國家和人民，畢竟是克復不下的。歷史上不乏這類事例，可以用不着我來引證。英國工黨認爲中日目前的衝突，絕不是單純的地方事件，却確定地是一個國際的問題。從目前這一次所謂偶發事件之中，其結果必將引起國際的反響。世界上決沒有一個國家有享受「光榮的孤立」的可能。

*

*

*

我們的時代，正是各民族相依爲命的時代。在國家的四周築起一道城牆來，這樣的古代中國的觀念是過去了。若不實行睦鄰，什麼國家都無法存在的。由於無線電，航空機和其他高速度的交通工具的發展，整個世界是縮成了十分狹小的尺度了。一個國家發生變亂，或經濟恐慌，別一些國家也就馬上感覺到了，因此，我們工黨方面認爲目前的中日衝突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且祇有用國際的行動去獲得解決的途徑。在原則上，我們工黨既不是反日本的，也不是反中國的——我們的立場是站在一切國家所需要的國際正義。——我們不問它是那一個民族，那一個種族，或人種，我們認爲無論那一國都是有要求自由和正義的權利的。

在目前的衝突中，我們認爲日本是侵略者，因而我們工黨將對於被侵略的國家運用它有力的影響。我們並不是責難日本人民，我們却期待着日本人民能抑制它海陸軍各領袖的行動。這些領袖似乎將成爲遭遇外國無線電，航空機和其他變亂或經濟恐慌，而日本人民却有難悍然置日本政府於不顧的可能。

我個人堅決相信：日本的人民，就整個而論，如果認識了他們的軍事領袖在作些什麼的時候，那麼對於他們用了祖國的名義所做的一些勾當，他們是決不能同意的。一切文明國的人民都是人性的，愛好和平的。今日世界的鬧事者，都是些法西斯國家以及被軍部所統制着的國家。

民主國家，不幸地受着領袖的缺乏的苦痛，一半是由於他們的民主制度的原故。

這一來，就使這些國家不利於應付那不顧民衆願望的獨裁者。英國工黨堅決認爲目前歐洲瀰漫着的危局，實起源於對滿洲事變的措置的過於軟弱。這結果，就暗暗地損毀了國際聯盟的實權和威信，而至今還不會把它恢復過來。由此，一連串的事件就在歐洲和東方不斷地發展，將引出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倘若各國得憑着國際聯盟在一九三一——三二年站在穩固的立場，我們就不致看到今日的中國所發生的不幸的局勢，以及歐洲和其他各地的國家的積極備戰了。

遺憾的是，損毀國聯的要犯，乃是不顧大多數英國民意的英政府。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中產生的唯一得體的事情，就是國際聯盟的成立，就我們工黨而論，我們必須支持作爲和平與正義的工具之國聯。如果國聯在目前的中日衝突上沒有什麼給全世界貢獻的話，那麼一切就是完了，而且，今天這里所發生的事，必然地將於明天在歐洲或其他地方發生。

我深信，全世界的一般人民，都很瞭解目前衝突的牽連性，所以要責成他們的政府，通過國聯的關係，採取具體的行動，使這一衝突能在國際正義的基礎上得到早日的解決。我們的黨十分理解：即使和平在這兒重建了下來，這一和平也祇能是一種暫時的和平，戰爭的根本原素依然是存在着的。

戰爭的根源，是在於經濟問題，這問題，祇有靠世界各國間的合作，才能得到解決。我們認爲生產問題，已經是從現代機械的發明而得到解決——我們今日產生着財富簡直像流水一般。留待解決的唯一問題，就是商品的分配問題。全世界儘有充分的商品和原料，可滿足一切的需要。祇有徹底改造了現在的經濟制度，才能够解決原料和貿易，才能够用國際合作的行動來發展各國。世界再不能容許任何國家以榨取別一國家的生活。這在戰爭和戰譎發生的地方成立了這樣的協定時才是例外。

英國工黨召開的年會（本月廿二日已舉行）是要向着這一方走向的——這是對世界的唯一切實的政策。同時呢，我們大家務須傾盡我們的精力，使這一可怖的衝突早早地結束下來。日本必然地要被指出它（日本）決不能冒着條件義務的大不韙，冒着世界輿論的大不韙，把法律抓在自己手裏。如果日本是有反華的事由時，就不妨讓它（日本）把事由展開在世界仲裁機關或國際聯盟之前。我決定地說：在目前的侵略方式之下，日本所必需付的代價，比它向來希望的收穫，還要鉅大得多，即使日本在它目前的戰爭中能有軍事上的勝利。

日本的民族固然是有一種賢明的，進步的人民，而且有許多值得敬佩的人；不過，在目前他們所走的路線方面，他們將失去一切的友人，而且還將失去世界輿論的好感。

在結語上，我願意熱情地聲訴於一切善良的人民之前，請你們賜助於一切的難民，尤其是中國紅十字會助。力是緊迫地需要着了。

（戰時大學·陳在崗譯）

侵略的連鎖

美·紐約時報

歐洲各國現在有兩個戰爭要加以注視和阻止它的蔓延，一個在亞洲，一個在歐洲；同時在整個地中海及更廣大的中國沿海，各國的艦隊必須和強敵周旋，以保護生命財產不受炸彈和魚雷的蹂躪。所謂西班牙內戰，現在墨索里尼已公開承認，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鬥爭，並且延及公海，以致西國及中立國的船隻——連英國的戰艦——都在地中海受到反對馬德里政府怪潛艇的攻擊。同時，上海及中國都受到與馬德里同樣的命運，而中歐則在擔心什麼時候輪到自己。

這些相距甚遠的爆炸，並不像表面上那樣沒有關連。實際上，都是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這個理論也許並不美麗動聽，然而却合乎邏輯。

保羅·樊勒里（Paul Valery）稱歐洲為亞細亞之小半島。歐亞原在一塊大陸上。遠東勢力的平衡正與歐洲勢力平衡有連帶關係。大陸上這一邊的事變很快地影響到那一邊，有時是「按照計劃」——我用了這個軍事

用語，好像很適合目前，因為政治關係愈來愈趨向於軍事。

羅馬會正式聲明：意大利的血流在西班牙，而意大利的在職軍官被遣去參戰以「驅出共產主義。」有些意見私下承認干涉的主要動機是獲取海軍根據地來對付英法，不論是戰爭或是作為要挾之用。不過官方的解釋却抱住「意識的」主題。

德國人也抱住同樣理由來解釋他們在西班牙血戰中規模較小的參與，雖然希特勒一時糊塗，曾說過他意在西班牙的鐵礦；同時，他們已經說過不少關於中歐的共產主義了，在那裏，第三帝國和捷克間的糾紛隨時可起——本來一般人認為今夏是逃不過的。

同樣地，在遠東，共產主義是事實也是侵略的大好藉口，要辨別此中真假極為困難。墨索里尼在拯救地中海，希特勒在拯救歐洲，日本在拯救亞洲於共產主義之手，而拯救時他們都在搶領土，財富和軍事權力。

去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簽了共同防共的條約。他們並沒說出怎樣防阻的方法，但是三方面都聲明聯合反對暴烈和擾亂的學說。拉丁瑞帝和東洋都有將文化從共產黨手中救出的意思——這在許多歐洲人士看來是大可讚美的。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說，這三個聯盟軍不論想做什麼反對共產主義的事都要一致行動——也許日本沿着松花江伸展它的堅城，德國在中歐或波羅的海鞏固或推進它的堡壘，墨索里尼拯救西班牙。假使一起動作的時候，就可以減少任何國家干預的可能性了，假若它誤解聯盟軍的動機的話。

莫斯科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做它們的口實的，遠之如蘇聯在西班牙的行動，近之如與中國簽訂不侵犯條約。

再不然，也會發生德國國會縱火案一類的事——不管是誰劃的火柴。

即使在這三國正式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之前，他們也常常乘了機會從中漁利。一九三一年，歐洲爲經濟恐慌所困時，日本乘機割去了滿洲。一九三六年，歐洲正忙於應付墨索里尼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和因而引起的戰爭危機時，希特勒進軍萊茵區，而日本加緊它在華北的魔爪。一九三七年，歐洲集中注意於西班牙問題和蘇聯肅軍案，日本斷定它更大膽地侵略中國的時機已經到來。

滿洲的侵略削弱了國聯會的力量，阿國的侵略簡直使它完了蛋。阿國的侵略使希特勒有機會在萊茵駐軍，因而加強了他在東疆的手腕，那裏正是反共十字軍所由來的地方。這一切勝利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放心去做打倒西政府的工作，無疑地也使日本放心更進一步地侵略中國。因爲國聯已經完結，而英國正忙於注視墨索里尼。

看來第二步程序將是德國在中歐或歐洲東北部的舉動，這將因別處的牽制而很容易地成功。這個打擊還沒有來到，可是中歐在惴惴地等着，而且知道危險尚未過去。

所有這些事變——在滿洲，在阿國，在萊茵，在西班牙，在中國——雖然發生於三個大陸，却形成了一串合乎邏輯地，也許是不可避免地，有關連的事件。他們不一定有默契，但是從一個原因發出的，就是英國的怯弱和集體行動的不切實際，而熟嚮的侵略可以逃過制裁。歐亞的和平在同時破壞，也是爲了同樣的理由。

英國怕日本在遠東搗亂，又怕希特勒在西方搗亂，於是墨索里尼攫去阿比西尼亞而國聯因之削弱。今日英

國又徬徨於地中海的海盜行爲，西班牙戰爭及德國的不穩之間，於是日本與中國作大規模的戰爭。亞洲的危險增加了歐洲的危險，而歐洲的不安解除了東方的顧忌。

(文摘·李風譯)

日本軍人眼中之中日戰爭

伊藤正之助

無論對於中蘇兩國中之某一國作戰，其用於戰場者，當以陸軍爲主，中蘇之海軍勢力，殆均不足成爲問題，而兩國均有世界最多數之陸軍兵力，當然以陸戰終始也。至於我之海軍，應以其優偉之力，直接間接與陸軍協力作戰，自不待言。茲就中日陸戰一述之。

戰爭究起於何時乎？起於何事乎？此事比較容易考察，質直言之，英也，美也，蘇也，其勢力既於中國有關係，及其勢力優於日本時，卽爲戰爭發作之時矣。至於開戰之理由，屆時彼等按當時情形，任如何均可造之。滿洲事變發生，我們攻錦州時，及上海戰時，英美尤其美國，會如何恫嚇我乎？假使當時美國海軍力強於我者，則必將援助中國，嗾使中國曰：『應擊侵略國之日本，』而促起中日戰焉，祇以美國之力有未及日本之處，方得無事耳。今也，中國大陸，英美蘇之勢力漸漸浸滲而來，與日本衝突之機會似已更多，現在長江一帶日英之經濟戰，已有深刻之狀，又如航空路之開闢，陸上交通權之爭奪等，前途似頗多事，故中日之戰爭，與其謂爲起於中日兩者之直接關係，毋寧謂爲起於其背後所纏綿之第三國之利害關係者爲多，我日本須豫想此情事，準備作戰也。由英美出動陸軍至中國，當不至有此事，其必出動海軍無疑。

北方之熊之蘇聯，此時必出來，此須知之者。日本在陸戰，現在須以中蘇兩國爲對手之決心而準備之。此兩國陸軍兵力，蘇聯總動員兵力約七八百萬，即三分之一用於東洋，亦約有二百五十萬。中國陸軍二百五十萬，其中除去四川雲貴西南之軍隊，計約有一百五十萬。我對於中蘇約四百萬之敵，恐須相對於北自興安嶺南至揚子江約七百里之間，其間縱有沙漠地障等不能配備軍隊之處，亦實可謂爲廣大戰線也。世界大戰，德法戰線約百二十里，德俄戰線最大之時約三百里，我之此種戰線，較彼尤長大，此真可謂開闢以來之大戰也。在如此戰線，我之作戰當大別爲對蘇對華之二戰場。關於對蘇作戰，不及概述。此處試一述對華作戰。

此種對華作戰，與其豫立精密計劃，似不若先定大概方針，臨時相機神速處置之爲愈，恰如現時對滿洲國內匪賊之作戰者。然由大體言，日本必當努力速即佔領中國要部，而在如彼廣漠之國，自因省因地而異。就揚子江方面言，當佔領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附近，期能與海軍協力，能與後方連絡，此外如北平天津一帶，或山東省之一角，更如台灣對岸福建省之要塞，亦均佔領之，杭州飛機場，漢陽兵工廠等軍事上之要點，以各種手段炸毀或佔領之。總之，佔領要點，堅確保持，對於由四面八方如蚊虻襲來之敵，與以殲滅，似爲妙策。對方若爲堂堂之軍隊，戰場受限制，自可如從前日俄戰爭時以正堂堂之陣形，且戰且進，使其爲城下之盟。至於對手之中國，其軍隊內雖亦有正規軍，然便衣隊耶，土人耶，使人莫名其妙之半土匪式之兵亦不少，行蹤飄忽，出沒無常，我前進則彼逃散，我停止即彼出現，故應付此等軍，依據區域，虎視以待，反能鎮壓。又彼等無所謂首府，南京陷，則武昌、宜昌陷，則洛陽，則西安，則成都，在廣大之國中，到處流竄，不能使作城下之盟。但過於深入，難保不爲所算，故如右所述，佔領要領，以爲

根據，對於附近人民，行德政，施教化，次第收攬人心，似爲良策，不可性急，須有五年十年長駐之耐性，日本式一氣呵成，急於成功之急躁作戰，此時實爲大忌。日本陸軍以速戰速決爲戰爭要訣，此主義自須尊重，然所謂速戰速決，乃因時因地，非定須墨守者也，入鄉隨鄉之法，亦應學也。如日清戰爭或英法征清之役，彼認爲戰敗，卽請降，或停戰，或講和，固佳矣，至若戰事久不能決，戰爭係由何時而始，何時已終，曾由何人指導戰爭，政權在何處，何人爲首領之責任者，竟尋不出，而多數人民，且不知戰爭之有無，似此情形，則殊難收效。故對中國戰爭，若過於本色，似不免迂，而又不能置之不理，對此等不能處置之對手，惟有如前述，控制其各要所，彼屈服固佳，否則永久軍事佔領，須本此旨行之，故除普通之作戰計劃外，對此種政治的作戰計劃，尤爲必要也。與中國戰爭之期間，自必有種種困難外交隨之而起，以干戈打倒中國易，一涉及此種政治外交，徵之從來之例，我日本殊未得意，每因此減少戰勝效果，故在此際，軍部當局，亦應極力援助政治外交，俾於戰勝收有終之美。

近時我國民中，以爲僅踏至滿洲，尙嫌過分，若更向他處伸手，殊屬危險，有主張抑制者，此乃在島國內當初操持小家庭過苦生活所得之經驗。昭和時代青年，今既已跨駿馬，以雄偉之英姿向大陸一角之滿洲進發矣，雖欲止之，不可得也。

前進之處有幸福，我等非進而開拓自己運命之大和民族乎，後方固重要，前方尤重要也。

『一二八』的上海與『八一三』的上海

蘇聯·卡查寧

目前日本的進攻上海，有好多地方，是重演它五年半前「一二八」的第一次進攻。那次衝突的直接原因，是一件微小的，「湊巧」的事件：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幾個日本和尙會與中國民衆發生衝突；這次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海軍二人衝入虹橋飛機場，與中國保安隊發生衝突。這兩件事件（此種事件，不僅在上海，即在中國其他各地也常常發生），本來都可用外交手段完全解決的，但是兩次日人却都小題大作，乘機開始了軍事行動。

所不同的，就是在出動的時間上却有極堪注目的差異：「一二八」那次，日人是深夜出動，在出動的前夕，日本海軍司令鹽澤少將，向外國新聞記者宣稱：在數小時之內，即可佔領閘北。參加作戰的，則爲日本海軍陸戰隊，由熟悉地形的日本僑民持火炬引路，那天晚上，若干時後，外國記者也看見了別一種情形：出去謀佔閘北的日兵和浪人，遭遇中國人的意外抵抗，狼狽不堪，都抱頭鼠竄而回，人數大減。

這次「八一三」的進攻，又是由日本海軍和居留民啓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們再沒有冒險晚間去進襲中國城市，而是在早晨八點鐘開火的。就外表看來，中國人在這個期間已使日人學得了一點教訓，因爲這次在進攻之前，像「一二八」時鹽澤那樣的宣言，再沒有發表了。

這次進攻的戰線，又和「一二八」時一樣：日軍由其根據地——虹口區（日本把此還視爲它的非正式的租界），越淞滬鐵路而衝入中國境界——閘北，企圖佔領北站。與「一二八」時一樣，日機又對閘北蓋施轟炸，屠殺中國人民，使成千成萬的平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雖然就主要的輪廓說來，此次日本的進攻上海，其目的和方法，與「一二八」時一樣，但在過去五年間，城市本身却有不小的變化，而戰場的變化，不可免地要引起進攻戰略上的若干變化。

在近五年間，中國大上海計劃——所謂市中心工程，大半已經竣工。這是一個建築莊嚴宏麗的集合物，內有市府大廈，有博物館，有藏書五十萬冊的公共圖書館，有中國最大的運動場，有醫院，有中國航空協會大廈。這些建築物都是中西混合式，壯麗美觀。

此外，這個全部都市集合體，還有精美的新闢汽車路，廣大的陰水溝，公園，及車站。虬江碼頭也是新建設的一部分，其工程費用達七千萬元。

所有這些新的建設，是以一個過去的小鄉村區域——江灣爲中心。這個區域，在「一二八」時，被日轟炸隊的猛烈砲火，轟成一片焦土，當時中國人爲了江灣的每一寸土地流過無量的血。以後他們似乎以建設新的「市中心」來象徵他們的勝利和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在這次進攻之初，日人就向江灣作猛烈的襲擊，目的在毀滅這個新的都市——市中心和虬江碼頭。顯然的，日人所抱的願望，不僅要消滅中國城市的最有價值的一部分，而且日人早就幻想把這個區域和閘北作爲他們的租界。這個區域特別適宜於建設，一則因爲浦江在此處成一弓形，可建築許多碼頭；二則該區比公共租界近於吳淞、長江及海，因而公認遲早要繁榮起來的。當中國積極建設之際，英國曼徹斯特導報有一篇通訊說道：

在上海，人們都公開地說，日人並不反對中國在租界和吳淞之間建設新的行政中心，因爲他們期待到

建設完竣後即可佔領作爲日本租界。

在這幾年裏面，中國人不僅建設了一個『市中心』而且在上海也進行很大的房屋建設。中國人（半與英資合作）造了許多大廈和摩天樓，此種大廈和摩天樓，日人在他們的國內從未看見過的。其中有好多是百貨公司，旅館，高達二十至二十四層的大廈。

不過這些建築物，不是在公共租界內，便是在法租界內，都在日本軍閥所及的境界以外。連中國政府所一再指出的一樣，單是利用租界作爲進攻中國根據地一事，就已經很明顯的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國際法。

日本廣泛地利用租界作根據地，同時却不敢把軍事行動移在租界區域以內，因爲這要引起極大的後果的。第一，租界是公共的（係由從前的英美兩國租界改組而成），把它作爲戰場，定要嚴重地傷及英法美的巨大物質利益，可以促成三國方面的猛烈反響；第二，把租界作爲戰場，對巨大的日本利益，對數十所日商紗廠，棧房，碼頭也有危險，此種紗廠，碼頭，棧房，都是在租界以內，在鬥爭過程中可以遭受極大的損害的。

自『一二八』以後，日本會竭力設法鞏固它的勢力，準備下次決鬥。所以此次日本的進攻上海並不是意外的，也不是無準備的。在這幾年裏面，上海日本駐軍，會舉行了幾次佔領上海的演習。要是你把英國曼徹斯特導報的合訂本揭開一看，那麼，你關於此種演習的通訊可以找出好多篇來。其中關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一次演習的通訊，說道：

日軍演習，照例是在早晨二時至五時之間舉行，參加的陸戰隊，往往達二千人。各種行動如設置街道障

礙物，佔領橋梁，安置電話和電話線，都要舉行的。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日軍每個兵士都準確地知道，要是佔領上海的命令一下，他應當作些什麼的。

建立奪取上海的陣地的環節之一，便是日人在虹口新建的陸戰隊兵營，該兵營可容二千人，現已被中國空軍順利炸毀。一度到過上海的法國新聞記者拉奔氏，於去年在巴黎評論上撰寫一文，說道：

這是日人所建的一座砲壘，位置適在「一二八」發生決鬥的地方，距京滬鐵道交通中心北站不遠。要是再發生一個「一二八」，那末日本便不會倉猝無備了。這些兵營乃是它的堅固據點。據說日人爲了防禦炸彈和砲彈，在這裏費了一噸一噸的水門汀，並在屋頂裝置重砲。

拉奔估計得很對，日本不能夠只限於在一個地方設防。他會說日人的準備，是極其廣泛而多樣的。「日人在學校，大學，工廠等方式之下，到處悄悄地設有軍事要點」——他說。

上海最重要的戰略陣地之一，要算法租界的南部分，目下中國的重要行政機關，多半還是設在與法租界南部接壤的舊城市一帶。這裏，日人針對上海市政府舊址，在法界齊祈路上設立了一所「自然科學館」，正面則爲一中世紀的城。

該館——拉奔說——係研究磁力的動搖，引力律，天文學等。不過這是日人掩飾其他目的烟幕彈，據上海一般說，該館也可以作爲現代砲壘。日人在徐家匯河附近（中國行政機關設在附近）的房子，幾個小時內，在牢固的三合土的屋頂上，即可架設起大砲和機關槍，此種大砲和機關槍，目下都是放在地下。

室內的。

這次跟「一二八」戰事比較，新的現象，便是此次戰事有着擴及上海四周比「一二八」那次更廣大的區域的趨勢。「一二八」日本軍閥爲了使中國政府屈膝，會作了兩件事情：一是用兵艦砲轟南京，一是用飛機轟炸杭州飛機場。砲轟南京，日人後來解釋爲誤會。但是這已使中國政府宣佈把首都由南京遷至洛陽了。

這次日人則大舉轟炸杭州和南京，且襲擊內地的重要城市，如南昌安慶廣州及武漢。同時一般講起來，軍事行動的規模，也比「一二八」大得多。那時日本軍閥僅佔領滿洲一處。現在除滿洲外，而內蒙河北晉北都遭受襲擊了，山東亦處在被進攻的前夕。

中國重要機關都撤退得有秩序。自戰事爆發後，上海市政府即搬至別地，繼續工作。京滬和滬杭兩路管理局，則由北站搬至蘇州。

在「一二八」時北站的被毀，乃是保衛上海的一個嚴重打擊。原因是上海爲京滬和滬杭兩條重要鐵道集合地，車站一被毀壞，則兩路的聯繫終斷，使中國軍事區域與重要的經濟區域彼此隔離。這次北站雖被毀壞，但沒有什麼影響，因爲在這幾年裏面，中國政府在兩路之間，建造了一條聯接線——蘇嘉線，可以保持南京杭州上海間的聯絡，而不受阻礙的。

這次跟「一二八」比較，有一個基本的差別，那自然要算中國也有空軍一事了。「一二八」時，事實上僅日方有空軍活動，而中國方面的空軍，僅在萌芽中。那時美人蕭特要算中國空軍的英雄之一，他在蘇州上空與日機

作戰時竟受傷陣亡了。

現在大家從報紙的消息上知道，中國的空軍給了日本空軍以光榮的抵抗，在兩周來的作戰中，日機被擊落的已有三十餘架。（譯者按：截至現在止，日機被擊落的當在百架以上了。）

中國所有的飛機總數，據曼徹斯特導報南京通訊記者所說，不下六百五十架，但據別的材料，則有八百五十架。中國空軍是過去五年內在人民的廣大支持之下建立起來的。不久以前，蔣介石五十壽辰時，中國各地人民及國外華僑，都購機祝壽，為數約在百架左右。

日軍在上海所受中國軍隊，尤其中國空軍的英勇抵抗，證明日本軍閥根據「一二八」方式來估計一九三七年的中國作戰能力，那是弄錯了。

（戰時聯合旬刊·仲實節譯自八月廿六日蘇聯伊斯威吉士亞報）

二 日本的力量與政策

日本是不是可怕？

美·現代史料

有四個基本原因，在目前使日本不能支持大規模的長期的戰爭。現在按照它們的重要性排列於下：（一）

日本的不利的財政地位和經濟弱點，其原因爲貿易入超，負債過重，和捐稅苛繁。(二)由於大規模戰爭的國外貿易的毀壞。(三)日本工農的體格，在與頭等強國作戰時，將不能勝任，這是因爲日本工農平時在程度極低的生活和非人的環境下，苦力工作所致，而且他們是本性厭戰的。(四)日本軍事設備是低劣的，如果從頭等強國現代裝備，及歐洲的年紀來看。

事實上，日本軍閥雖能常常自誇從沒有打過敗仗，可是它從沒有和頭等強國碰過。日俄戰爭是毫無可吹之處的。這不過和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戰事差不多而已。而且大家都知道，上海事件沒有什麼軍事光榮可言。

因爲日本人拚命宣傳上海事件的「肉彈」故事，大家都相信日本是充滿了瘋狂的國家主義，並以爲這種「至死不退」的人民是可怕的。其實像這類故事，在戰時任何民族都有許多。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而且這種熱狂很快就會疲竭。

至於現代戰爭中極爲重要的空軍，日本人是出名不行的。日本絕對抵不住駐在海參威的效率極高的巨大蘇聯空軍，而且他們自知甚明。講到海軍，即算承認日本海軍紙上的現代化，可是人才，戰鬥效率和紀律又怎樣呢？事實上，日本要是沒有援助而作大規模對外戰爭，它不能支持一個月。而且日本人民在吃到一次大敗仗，和明白「不可克服」(這是有系統的宣傳下建立起來的)的虛妄時，他們一定會叛變的。日本的人民並不喜歡戰爭。

拆穿日本紙老虎

尤特勒

去年十一月英國 Freida Uley 有『日本的泥脚』(Japan's Feet of Clay)之編著，以直率之文筆，將

日本外強中乾形態，暴露無遺。本文即節譯自該書。

日本正在向全世界吹大牛。它開始向世界作政治的和軍事的侵略，而實力小得可憐。但除非將它的牛皮從早拆穿，它會真的得到勝利。而這種勝利目前還很容易遏止。

它自稱是東方的不列顛，但鐵產祇有比利時的一半，最高煤產祇有不列顛的七分之一，消費祇有五分之一。自然，它有巨大的海軍和商船，但煤油得全部從國外輸入，煤炭也只有極少的產量。它自信可以取代英國而成爲世界的——至少是亞洲和非洲的——工業重心，但它的工業組織，除去幾種特殊的工業如軍需，造船，紡織外，在許多方面還停留於中古時代的發展階段，最多和十七十八世紀時的英國差不多。它是帝國主義強國，而資本商品——如鋼鐵，機器——的產量非但不能輸出，而且還不足自國的需要，更無論它所征服的殖民地了。日本最重要的輸出品是一種原料，就是農民努力所生產的生絲。這是半奢侈品，差不多全部要賣給它的大對頭美國。假若沒有美國買絲的錢，它便買不起它主要工業所需的棉花，而且整個社會的，經濟的機構就要崩潰，因爲大多數農民沒有養蠶來賺外快，便不能生存，而商人經營生絲所獲得的利潤，是日本資本積聚的主要來源。但，這一切並不是說日本不在很快地進入一個新的工業領域和漸漸地調整它的國民經濟，不致永久依賴美國的絲市場。假若

現在不拆穿日本的牛皮，它不久便要佔有中國的廣大煤礦，鐵礦，和潛伏的大量棉產，並開發滿洲成爲它的穀倉及肉類奶類的來源了。

日本帝國主義最野蠻

因爲日本自身國民經濟有着封建的特點，和統治階級的中古時代的標準，並因爲它最近它所征服及征服中的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切帝國主義中最野蠻，最暴虐，最具有破壞性的。日本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是中世紀主義和廿世紀獨佔資本主義的混合物。

本來，外人統治不免暴虐殘酷，不免阻礙一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像日本帝國主義那樣自身都是落後，貧乏和不開化，用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方法對待自己的人民，自國內半封建的生產方式和思想途徑尚未掃除的國家，其暴虐更特別厲害。像日本這種國家，自然採用更原始的方法來剝削殖民地，以苛捐雜稅，高利貸，甚至直接沒收生產品及強迫勞動等方法來榨乾它們。日本的殖民地都是將軍們統治的，而日本自國則受制於絕對的君主專制及官僚政體——它的國會，不過是騙人的東西，從未握過實權，所以也不會有什麼自由派或勞動派的輿論來遏制軍人統治殖民地的氣燄。

日本是活地獄

真正的日本是一個充滿了瀕於餓死的農民的國家；兒童作長時間勞動而不得一飽；婦女則不論貧富，實際上都是奴隸，生活苦到極點；工人們沒有權利成立工會和政黨，來改進自己中古式的生活標準；婦孺們在家庭工

業制度下，每天拚了血汗，工作十四五小時，以博二三辨士的工資；監獄擁擠不堪，而且用酷刑逼取口供；窮兇極惡的匪黨不受警察的節制；根深蒂固的貪污行爲摧殘了國力，毒化了政治生活；巨富赤貧極度懸殊，而社會不寧和革命活動也達了極點。真正的日本是一個充滿了苦難，徧狹，社會仇恨，報復精神，神經病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活地獄，是一個地主和農民，廠主和工人，大資本家和小工業家，男人和女子，青年和老人不斷地衝突着的國家。

所謂日本『精神文明』

舊式日本人向全世界大吹日本『精神文明』的高超，其實照西洋的看法，日本人既不謙和，又不循雅，祇是繁文褥節而已。外國旅行家會稱讚日本人相見時的鞠躬和客氣的稱謂，但是，只要和日本人混在一起，或乘電車旅行，或即使在街中行走，一定會體驗出典型的日本男人的粗暴和鹵莽。

一個男人對女人客氣一點，就要被人認爲危險的激烈份子，或至少也是懦夫。日本婦女沒有法律的人格和社會的，政治的權利。她們可由父親或丈夫或男性家長用合法的契約賣給工廠或妓院。丈夫可以無須理由而與妻子離婚；嫁後的女子沒有財產權，也沒有處置子女的權利。國家法律禁止女人加入政黨，而社會習慣不許她們和丈夫一起到娛樂場中去，不論是跳舞或任何對異性的社交。日本婦女一面受着中古式的或家長制的束縛，剝奪一切自由；一面還忍受着初劫資本主義極度殘酷的榨取。她們和男人同樣地工作，但享不到同樣的權利。

青年們被剝奪了一切西洋娛樂或兩性間正常社交，受着父親及陳舊社會制度的摧殘；教育只是因陳抄襲，而非訓練運用思想，甚至公開承認無須發展學生的知識；所以青年都反抗社會，尤其是吃不飽而工作繁重的青

日本自稱溶合東西文明之精華於一爐，這是大牛皮；它自誇國力和軍威之不可克服，這也是大牛皮。事實上，連許多日本名流都承認日本「文明」的腐敗，而且認為日本人的頭腦既不能溶合什麼，也不能創造什麼。

打倒日本是容易的

英國保守黨和一些自由黨對日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一面夢想日本可以幫助英帝國「維持遠東和平」，另一面又以為現在日本太強，無法制止它在亞洲的武裝侵略。

照第一種說法，是認為中國本部的平靖最為重要，而日本是帝國主義的亞洲防共堡壘。他們以為日本的財源和重工業都極脆弱，不能擔負征服中國的費用；即使征服，也無錢投資，英國可以無需血刃而獲得新投資地。是日本的需要英國金融及重工業的援助，但日本佔領中國以後，它絕無絲毫與英國做同夥的意思。日本情願向英國借貸沒有保證的款項和購買貨物，但絕不願英國直接投資於滿洲或中國。過去日本在滿洲的行爲即其明證。至於防共問題，那只要一看十年來世界大勢，便可明白。無疑地，蘇聯正忙於國內經濟建設及開發它的無窮資源和廣漠領土，因此它的政策，是以保持和平為唯一要務。關於此點，蘇維埃政府在歐亞兩方面，都提供了無數證據。至於一般贊成英日諒解的或縱容日本在遠東自由行動的人，都相信不論英美都不能制止日本的擴張，因為日本在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是不可克服的。其實他們忽視了日本的經濟社會弱點。日本的武裝侵略可以很容易地制止而無須戰爭。祇要對日實施經濟制裁就足够了。自然，有人要說，經濟制裁必然會引起戰爭。但日本的情

形是不同的。沒有英美的默許，日本就不能作戰。現在並不必封鎖日本，只要不買日貨，或不以油、鐵、棉花、機器供給日本，並不借款給它就行了。日本之不能進攻英美，正和英美之不能進攻日本一樣。即使日本能奪取馬來、香港或婆羅洲，也不能解決日本的原料問題，日本還是不能作長期戰爭。

英美的短期合作就十分够了。假如它不能把生絲賣給美國，不能把棉製品賣給印度及不列顛殖民地，不能有用借款來買鐵、油及軍火，那末，幾星期內日本就要倒下去。它的重要原料都只有向美英購買，同時也只有英法才能借給它巨數信用借款。而日本的大量貨物，也沒有別國能買。日本是如此脆弱，只要真正宣佈此種對日聯合行動，就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

覺悟吧英國和美國

過去五年是一幕悲劇。當一九三二年，美國極願和英國合作制止日本侵略時，英國不願意，到了一九三五—三六年，英國力求與美國合作以加強中國國民政府時，美國又轉向孤立。

英美所處的地位，不會永遠像目前這樣有利。假如讓日本在中國橫行，不敢拆穿它的牛皮，讓它綽有餘裕，那末，它將佔有中國的鐵、煤、棉花，和壓榨中國民衆而獲得之利益，不久就可以造成不可克服的地位，如它現在所吹的。在那時，日本的統治階級將有一天實現他們的夢想，變成亞洲和南太平洋的主人，而威脅全世界了。

被包圍的日本

石丸藤太

對日包圍陣線的展望

【日本被包圍】日本現在已爲敵國包圍了。日本的周圍，無論東、南、西、北，都敷設着鉄絲網，這正是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國際情形。

從蘇聯邊境到海參崴，有幾千砲臺和二十餘萬紅軍，虎視眈眈地與日僞對峙。蘇聯與外蒙之間，已締結軍事同盟以防備日僞。中國正極力設施對日戰備，全中國領土，都設置大規模防禦工事。在太平洋之東，以日本爲目標的美國艦隊，拿撲人的姿勢游弋。在西南方，以日本爲目標的新嘉坡軍港，日夜趕築工事。其東邊的澳洲和新西蘭也畏懼日本的躍進，強固其防備。日本退出倫敦軍縮會議以來，英美間曾有對日本的某種協商，這已有可信賴的根據，英國曾援助蘇聯的財政，支持在遠東的蘇聯陸軍的強化。英國正與蘇聯締結海軍協定，欲在遠東建設蘇聯的強力海軍。當然，這是爲了牽制日本的海軍力。

上面所述，是包圍日本的包圍陣線的第一線。此外，還佈了第二包圍陣，即世界到處都防遏日本商品的猛攻。四面八方受敵，這就是今日日本的真相。如長此以往，日本不外蹈大戰前德國的覆轍。從某意義上說，從前的日德協定，不過是衝破此包圍陣之一角而打開自己底進路的一種嘗試罷了。

【美國人的對日包圍觀】正直地描寫此事實的是美國人楊格。他說，「日本之由和西洋諸國的協調政

策，轉換到確立在遠東優越權的政策，自一九一五年所謂對華廿一條約的要求開始。當時，歐美各國正爲着世界大戰費盡了力量，所以日本便乘機欲握到中國的支配權。但是，這種要求，特別爲美國的反對，除了關於「滿洲」及內蒙古以外，大部分都撤回。接着，便策動全「滿洲」及東部西伯利亞的吞併，即列強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時，日本亦參加，而其他各國軍隊已撤退以後，尙欲繼續駐兵，惟爲着美國強硬地反對，不得已才撤了兵。其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放出憑大戰而得來的利潤二億美金（即所謂西原借款），在中國造出安福系內閣，經由它而支配了華北之後，其勢力便擴到上海及漢口，惟爲了國民黨的拾頭和美國及其他西洋各國的反對而失敗了。可是，此等失敗，不特不縮小日本底目標，而且更擴大了。其前進政策，由於「九一八」後併吞了「滿洲」及熱河，便達到了絕頂。」

【日本的陷於孤立及被包圍】 楊格又說，「第一，日本欲打破與歐美各國的協調，而支配中國的決心，便喪失了美國底同情。過去六十年間，美國對於日本給予種種的援助，可是，自提出廿一條以來，就對於日本採取反對的態度，而且，這反對態度隨着日本進攻政策愈積極，就愈強烈。第二，日本喪失了英國方面的支持。倫敦政府，爲提防俄國在遠東的侵略，可以支持日本底政策，惟日本底進攻政策，不特威脅它在中國的利益，而且亦使其自治領感到不安，即抱着日本會佔取澳洲和新西蘭的危懼之念；譬如加拿大，不特制限日本的侵略，並且認定爲了將來，不能不預先保存中國的市場。從這理由出發，便廢除了日英同盟。日本在實際上已陷於國際的孤立了。這孤立的直接的結果，日本軍國主義者由於英美之壓迫，便不能不放棄世界大戰後在西伯利亞，「北滿」及山東的既

得地位，又不能不承認五——五——三的比率，由於九國條約，遂被迫而行中國獨立及領土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誓約。其後，日本在對華政策中不特政治上不斷蒙失敗，而且受到中國方面通商上的杯葛，陷於狼狽不堪的境地。世界戰爭中所蓄積的七億美金，三億元用於西伯利亞出兵，兩億元用於華北事件，其餘用在東京震災上，全都喪失了。加之，大戰後日本遭不景氣，過去十二年間的入超，達十五億元以上。當然，其中由貿易之外的收入來填補的金額，亦達相當數額，惟其不足，決不是很小數的，尤其是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不特惹起中國的抵貨，而且亦陷日本財政於孤立，日本至今已陷於不能不償以自國資源去填補龐大赤字財政的苦境。在日本更宜憂心的，乃惹起了戰略上極脅威的結果。即日本的行動，致中國方面的陸軍空軍大擴張，使蘇聯配備最新式的陸軍於遠東，並強化其遠東防備，在海參崴及其他太平洋沿岸諸港配置潛水艦，將能斷絕日本的海上交通。英國從前在遠東方面，很貧弱的防備亦已滿足，惟最近已建設新嘉坡大軍港，控制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又增大香港的防備，可實行在南中國海的通商破壞戰了。最後，就美國來看，也着手建設新艦隊，并擴大及強化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增設很強力的飛行隊。上述對日本的不利發展之總和，亦足以威脅世界任何最強國家的，何況是日本呢。」

日本爲什麼被包圍

A 對外政策的檢討

日本的國策，是不統一的，時令其基礎動搖的第一點，是混信北進論和南進論。如令政府當局者來說，當然會說這問題已解決了的，可是其解決到什麼程度，乃一個疑問，由此生出種種的意見，搖動了國策的基礎。

【北守南進論】 我們在這裏暫不說日本國策爲什麼不能不是北守南進主義，僅稍爲說到在種種意見之中，只有北守南進主義是合理的，是唯一可實行的國策。這裏所說的北守南進論，乃北方以「滿洲」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和平發展爲滿足，而向南方前進。

【「滿洲」健全的發達】 所謂「滿洲」健全發達是什麼？此乃對內整理其制度，維持治安，鞏固財政經濟的基礎，對外，要除去外來的威脅。然而，就與「滿洲」接壤諸國的關係來看，蘇聯從東北，西北方，有強大的軍備對着「滿洲」，中國則要收復「滿洲」，如有機會，便從西方及西南方進展。並且，無論從西伯利亞方面和中國方面，對「滿洲」及日本本土的空襲，都有可能。更就經濟上來觀察，爲滿足日本的需要，只日「滿」經濟布洛克是不够的，日「滿」華的經濟布洛克，是絕對必要的。至少，華北方面必須包含在上述布洛克內。就這來考慮，所謂「滿洲」的健全發達，以現在的「滿洲」，是否可滿足呢，誠是疑問，對這也表現出意見的差異。

【對華政策的論點】 圖謀日「滿」華之提携，是日本國策的一綱目，然而，可稱爲中日間癌症的華北問題，怎樣處理才好呢，這亦是一重大的問題。其次，日本對華政策，是用從來那樣武力主義呢，還是施行武力和親善

並行主義呢，這亦有意見的分歧。可是，如果用武力主義，則排日抗日不間斷，中日貿易被阻礙，兩國間的親善，永無實現之希望，這便是提倡武力與親善並行主義的根據。對於國民政府，亦有意見的歧異。有一派以爲蔣委員長很偉大，偉大的蔣委員長在抗日旗幟下統一中國，對日本很不利，故日本宜推倒國民政府，以其他的人做對手來代替他，又有一派以爲中國已由蔣氏統一，要妨礙其統一，只是不可能的抵抗，故索性以國民政府做對手，積極的圖

謀中日親善。此兩者相互對立着。

【對英的政策】「滿洲」事變後，英國意外冷淡，對日本在不即不離之間。然而，前年華北事件既起，接着又明瞭日本撕毀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英國的輿論驟然硬化，對日本的警戒和壓迫，突然強烈起來。加之，又發生華北走私問題，認為足使對華債權國的英國收入陷於不安，故更刺戟其神經了。結果，由去年初起，繞着遠東問題的英日對立便露骨起來，英國與蘇中兩國接近，增大蘇聯的軍備，又援助國民政府，拼命防衛在中國的自己利益，而牽制日本。

【對蘇政策的失敗】誰都知道，隨着龐大的五年計劃之進展，蘇聯在遠東的軍備就不斷增大了。蘇聯的軍備愈強大，日本的外交活動愈困難。蘇聯所舉出的強化遠東軍備的理由，乃日本拒絕了不侵略條約的提案。日本並不說明理由便拒絕不侵略條約案，雖評之為無策謀，亦一定沒有辯解之辭的。

【國策動搖的弊病】軍備與外交的不調和，使國策之基礎動搖，再轉而成爲二元外交，成爲對內外的國威失墜之基礎。當前的國防危機，財政的不安，經濟生活之危懼等，都基於國策的朦朧和動搖，而外交不振的直接結果，國步的困難更加倍。外交當局，沒有堅持其方針的責任感和勇氣，外交當局以外的人又有蔑視外交之弊風，然而，如果政府首腦者沒有決斷是非的威信，則外交必然是多元的，其結果，不外是停頓，或退步，或破綻。此內部的不安，對外國亦有影響，致視日本爲危險的東西，其結果，在日本的周圍，便張設着鐵絲網了。

【日本貨氾濫】日本之被包圍，還有其他原因。這便是日本商品侵入世界到處的市場中，歐美人都大聲疾呼，而發動自衛的包圍戰。例如，國際勞工局次長莫萊脫說：『在世界棉業祖家蘭開夏，其紡織工都穿着日本製的木棉內衣。在布勒塞爾，日本造的膠鞋，意外廉價出賣，雖包含了運費，輸入稅及其他費用，其價格亦在本地製造的膠鞋六成以下。甚至在瑞士，亦有日本製造鐘錶出賣。爲着日本麥酒的洪水，荷蘭麥酒在其殖民地不暢銷。日本方面，既產生絲，又產人造絲，復產棉織物。日本製的汽車，以荒唐的廉價，飛走一般出賣於各地。自來水筆，火柴，凡稱爲工業製品的，都生翼般飛去。世界人士看到這事實，完全頭暈目眩。』法國及意大利的報紙，也這麼說。

【防止日貨輸入法】日本貿易的異常發達，使各國驚異，結果英國首先發動，傳至各國，遂張設了對日本貨的包圍陣。此包圍陣的第一段，如果檢討各國爲防遏外國貨輸入所採取的手段，約可歸納爲下列七點：（一）由管理匯兌來限制輸入。由於限制與外國的匯兌競爭，來防止外國品之輸入，實施此政策的，是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奧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中國巴西等。（二）輸入比率制。爲防遏輸入，便以一定比率去決定諸外國的輸入量，實施此政策的，是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士奧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蘭英屬印度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等。（三）輸入許可制。輸入時必預得政府的特別許可，實施此政策的國家，是比利時意大利奧大利匈牙利丹麥土耳其智利等。（四）匯兌補償稅。是對匯水較低國家的輸入商品施以特別課稅，實施此政策的，是法國西班牙法屬安南加拿大古巴埃及南菲聯邦等。（五）求償的關稅法。由於與對手國家貿易差額之如何，設差等的關稅率，實施此政策的，是古巴海地地瑪拉薩爾巴多都米尼加洪都拉斯赤道國等。（六）輸入禁止。以禁止輸入做防遏輸入

的手段，是最積極的防遏法。實施此政策的，是西班牙波蘭伊期阿富汗赤道國等。(七)貿易國營。實施此政策的現在僅有蘇聯一國。

【防遏日本貨的結果】 以上所述對日本貨的防遏手段，雖已執拗地實施，惟日本商品亦巧妙地衝突此等障壁，大量流出海外市場。此種傾向，至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六年，便漸漸轉換到可悲觀的方向了。此乃各國的防禦網差不多佈滿了全世界，新市場的開拓，不得已而停頓，各國的防遏手段也很巧妙，其效果便漸次表現出來。例如，一九三五年日本內地貿易，尚有二千六百萬元的出超，迨至一九三六年便呈相反的現象，有七千萬元的入超。其主要的，乃對印度英國埃及的輸出減少，尤其是日荷，日印，日埃，日澳等會商決裂的結果而減少了輸出，在輸入方面，生膠，鐵類，礦油，紙原料等原料品亦增加。一九三六年日本內地貿易七千萬元的入超，與殖民地合計，是一億三千萬圓的入超。這和一九三五年度一千四百萬元入超對照，其增大很顯著，給予日本輸出貿易前途的不安。

南進論與北進論

【三種意見】 關於日本應向什麼方向進取，有三種見解：(一)北進論，即大陸政策；(二)南進論，即海洋政策；(三)南北並進論，即向大陸及海洋的發展。

第一種見解，並不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和平進展為滿足，更欲向北方進取，有機會時亦謀向西方發展。向南方即海洋方面的發展，以和平的經濟的為主，故可稱為南守北進論，即限制向海洋的進展，兼行大陸政策。第二種見解，主要的乃圖謀向南洋方面進展，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及華北方面和平進展做限度，實行向海洋

的發展故亦可稱爲北守南進論，即把大陸進展限制在某限度，兼行海洋政策的。第三種見解是第一和第二的綜合，大陸及海洋方面並進。

A 北進論的檢討

【『皇道』世界的建設】北進論者這樣說：『日本帝國的大使命，是皇道的傳布，即基於四海皆同胞，共存共榮的道義精神，施「德」於四海。滿洲之建設，正是此使命的第一階段。因此，便由日「滿」華三國的提携而擴大到東亞的共存共榮，不久，就不能不進而建設「皇道世界」。』可是，高調以建設皇道世界是大陸政策之要素的結果，就招致外國的危懼，中國是這樣，蘇聯亦是這樣，歐美亦是這樣，他們都認爲日本誣稱皇道主義，而欲併吞大陸。

張興

【國防安全感】此見解乃說：從國防安全感確保的見地，大陸政策復必要。即蘇聯和中國，既然抗日熱度很高漲，而準備着龐大的對日軍備，則大陸經營是不得已的。可是，我們要追究日本政策使中蘇走至今日的狀態，算不算高明？『滿洲』事變以後，蘇聯要求與日本握手，如果日本方面答應他的提議，有締結日蘇不侵略條約的雅量 and 經綸，那末，蘇聯果然會集中大軍於遠東，釀成今日那般一觸即發的危險形勢嗎？如果日本早點證明給中國看，僅求『滿洲』的健全發達爲滿足，對於華北及蒙古方面，除和平發展及提携以外，並無任何的領土野心，那末，中日關係，會走上現在那般的險惡傾向嗎？這誰也不明白。不過，如次一件事情，是很確實的，即蘇日中日的關係，至少會外轉，不像今日所看見的那般，日本受四面八方的包圍。日德協定，不過是日本要打開血路的一次夜襲。

可是，不能不嘗試這夜襲戰的根本原因，在什麼地方呢？豈不是爲着大陸政策的錯誤嗎？

【北進論與日『滿』經濟】北進論者特別注重的，是『滿』蒙華有很豐富而未開發的資源。北進論者說：日本的資源極貧弱，近代國家自存必需品，僅具有其中四種。這富于未開發各種天然資源的『滿』蒙華遠東大陸，豈不是補足日本經濟脆弱性的絕好天地嗎？我們首先檢討『滿洲』貯藏有多少資源吧。『滿洲』有多少資源，尙未充分調查，惟一般人所相信的，其資源意外地貧弱。『滿洲』的農產物中，最重要的是大豆，其輸出額，包含大豆，豆油，豆粕等，年額約一億六千萬圓。『滿洲』的森林，較之日本內地，朝鮮台灣等森林面積總計更多，所以亦是豐富的富源。可是，森林的經濟價值，是以其採伐是否方便來決定的，而『滿洲』森林並不是在有利條件之下。關於日本所需要的羊毛仰給於『滿洲』，曾有種種的試驗，可是發現了現在『滿洲』羊毛，在沒有澈底改良品種以前，到底是不能使用於日本羊毛工業的。現在『滿洲』的礦產，以煤炭和鐵礦爲主，煤炭年產約九百萬噸，銑鉄年產約四十三萬噸。可是，由於資本的缺乏，『滿洲』的好况大略已達到了限界。因爲過去五六年間，日本在『滿洲』已投入多額資本，努力經營，惟國防設施尙沒有完成，而又在世界經濟恐慌中的日本，不一定爲得到『滿洲』便找到生路的。就內地經濟來看，却是減少了資金。

【華北的經濟價值】自認識『滿洲』的經濟價值意外地少量以來，日『滿』經濟布洛克的呼聲，再如入了中國，變成日『滿』華布洛克。在中國，今日最被重視的，是華北五省。華北經濟開發能否成功，便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運命，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根幹。北進論者這樣地主張。

【北守不可能】 謠歌『滿洲』事變，贊成大陸政策的日本人，看見日蘇衝突的危險很大，現在更主張北守。積極的防禦，結果甚至不能維持現狀，這在蘇聯南進的前面，日本不得已退却時，便會到來的。中國亦正計劃着乘機收復失地。這是北守南進反對論者的論點。但是，如果『滿洲』的健全發達和在華北的經濟進出，是北守的限度，那末，由於外交和軍備的協力，來確保這限度，不一定是可能的。反之，如果輕視外交，只依軍事力量以圖北守，又進行積極的大陸政策，這末，必然不得不準備大陸軍以應付北方，準備大海軍以應付南方了，這不特會使國家疲憊，而且會踏德國第二的覆轍。

【陸上國防線】 凡從軍略上看一國家的陸上防禦線，並不是固定的，愈進到前面愈好，結果，便是如果敵國不屈服，我們的國防便不安全。例如：『滿洲』事變後不久，便以大興安嶺是日本安全的對蘇防禦線，認為把大興安嶺握在手中，日本便安全了。可是，其後不久，便忘却這幻想，認為進出熱河，非常需要。到了現在，更進了數步，却宣稱從華北向內蒙進出，是絕對必要的。可是，既進出內蒙以後，誰能担保從此便安全了呢？照這類推下去，日本的國防第一線，如果沒有渡過很遠的烏拉爾山脈，衝到蘇聯首都，便不是安全。我們不要輕視這點，作為一席戲談。歷史上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所走的道路，豈非正是這樣嗎？他們抱着長鞭莫及之憾，遂趨於滅亡了。

【北進論的弱點】 成為問題的，即日本大陸政策，是不是得『滿洲』健全發達便滿足。就這問題去看，便顯現出北進論的弱點來，即『滿洲』和華北方面，有沒有可滿足日本需要的經濟價值。然而，在今日，其經濟價值還是一個疑問。北進論又有一個弱點，是在軍備上面。即在陸海軍都不能不整理大軍備這點，是不是高明的國策，

還是疑問。日本的國策，如果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和平進出，尚不能滿足，而欲向北方及西方更前進，那末，必然不能不以中國和蘇聯做周圍的敵人。假使是這樣的話，日本陸軍便不能不擴張頗強大的軍備，才可對中蘇聯合軍得勝算。一方面擴張這強大的陸軍，他方面要準備與英美略相等的海軍，日本財政是不是辦得到呢？這是一個疑問。

B 南進論的檢討

【南進的意義】 所謂南進，便是在北方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經濟進出為限度，而向外南洋方面發展。這裏所說的外南洋，包括菲律賓羣島，英屬新畿內亞，荷屬東印度，葡屬的摩爾，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暹羅，法屬安南等。其總面積是三百八十一萬五千平方基羅，較之日本總面積大五倍，較日本本土領域大十倍。

【三個生命線】 日本為着完成奠定遠東的使命，首先要確保三個生命線，第一是『滿洲』這是陸地的生命線，第二是日本委任統治領，第三是外南洋，後兩個都是海洋的生命線。

【通商貿易和第三生命線】 日本為什麼必需第三生命線呢？第一是通商貿易上的關係，第二是國際上的關係。首先看通商貿易上的關係：日本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不特是國民生活必需品，而且戰爭用的材料，都是海外輸入品，其安全與否，有很重大的關係，又日本製品不能安全出售到海外市場，亦有重大關係。因而，運輸這些輸出入品的海上交通線之安全如何，是日本生存上的重要條件。可是，這些輸出入品，從什麼地方輸入，又向什麼地方輸出呢？可分為如下五個幹線：（一）是和『滿洲』中國西伯利亞方面的貿易，（二）是和香港安南暹

暹海峽殖民地英屬印度的貿易。這兩個主要的是經由南中國海，印度洋方面而運輸的。（三）是和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澳洲及新西蘭方面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菲律賓和南太平洋而運輸的。（四）是和南北美洲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太平洋北部及美洲兩岸而運輸的。（五）是和歐洲及非洲方面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南中國海，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大西洋一部及北海而運輸的。在這五條動脈中，除了第一和第四這兩航路以外，其餘三條航路都是經由南中國海，南太平洋，印度洋的。這裏便有外南洋的重大價值。萬一日本和東太平洋一國家作戰時，就杜絕了第四航路，日本的貿易，便不能不轉向其他四條航路了，香港以南的貿易，必然更加繁盛的。果然是這樣，外南洋一帶更增加了重要性。

【從國防上來第三生命線】 假想在日本和歐洲一強國作戰時，那末，進攻日本的強國艦隊，要從印度洋入太平洋方面，便不能不經過馬拉加巽他龍巴克等海峽，找尋海軍根據地。可是，如果考慮到控制這些海峽的，是遲遲到東印度的外南洋一帶，那麼，第三生命線是如此地重要，便一目了然了。

既握着這方面的海權，那新嘉坡軍港，便是袋中之鼠，澳洲新西蘭亦在掌中了。

【新嘉坡軍港】 新嘉坡軍港是連繫英國和印度澳洲新西蘭的重要鏈環，建設該軍港的主要目的，便是壓抑日本的膨脹。假使英國常備優勢的艦隊在該軍港，和香港根據地相呼應，不特威脅日本的西南方面，而且使日本的第三生命線失却根據地。

【克拉運河】 與日本第三生命線有重要關係的，有克拉運河問題。在馬來半島頸部的暹羅南端，有克拉

地峽。如果開鑿這地峽而造成蓮河，直接連繫南中國海和彭加爾灣，那末，不特縮短了印度洋的距離，而且，沒有通過很危險的馬拉加海峽之必要，立即奪去香港新嘉坡的繁榮，同時，誇稱爲太平洋南面的門戶的新嘉坡軍港，底軍事價值，亦顯著減低，這是很明白的。這便可以威脅與英國寶庫——印度的海上交通線，使英國受致命的打擊。可是，如果就日本方面來看，對第三生命線有很大的意義，爲着完成日本的國防，不外是用日本資本和日本人之手去開鑿克拉運河，而牽制新嘉坡。

對日包圍線上的英美

【日英反目的原因】日英的反目，是以對華問題做中心，再和海軍問題，世界市場上通商貿易問題連絡着的。在『滿洲』事變中及其後不久期間內的英國，依然繼續與日本取協調態度，假使日本的發展止是『滿洲』而不及中國內部，那末，便不威脅到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所以，一面默認『滿洲』的事態，一面和日本協力，欲維持其利益。可是，不久便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其次又發生華北問題，日本的手，一伸到中國內部，英國便認清日本對中國懷抱着領土的野心了。在『滿洲』甚至亦發生了石油問題，認爲門戶開放主義已爲日本破壞。在這裏地關於在華既得利益感到不安的尖端，在倫敦的軍縮會議又決裂，日本退出軍縮條約了。英國更感覺到不安，認爲日本並不以得到中國爲滿足，或許打算攻取澳洲和新西蘭的這些事實，和全世界市場上日英貿易的角逐而起的利害衝突結合着，更加深了英國底對日反感了。以上就是從英國方面來看日英反目的原因。

【英國對日包圍策】在上面的形勢之下，英國的對日政策，是如此的三個第一，對日本的海軍力，無論如

何總保持五——三的比率，用武力制裁日本，或者是第二復活日英同盟和日日本協調，再不然便是第三，聯合中國，蘇聯，美國，敷設鐵絲網在日本的周圍。

第一方案是用武力制壓日本而封鎖日本，但要日本屈服，只僅海軍力是不够的。同時，需要很大的經費，如果和別的國家協力還可以辦得到。單單英國自己，一定不能達到目的。第二方案，會招惹美國的反感，受蘇聯和中國的反對，南菲、澳洲、新西蘭等自治領，亦會猛烈反對的，所以，日英同盟復活是談不上的。第三方案是比較容易，而且，日美間海軍競爭愈激烈，這可能性愈確實。

【美國的對日策】在美國人之中，有許多人以為如果日本在亞細亞大陸強固了立腳點，那末，其次便會進取菲律賓、夏威夷，特別是亞拉斯加和加爾福尼亞，這在十年以內或廿年以內，尚不明白，總之，這不過是時間問題。

美國人這樣自問：美國對於這點應怎樣做呢？其解答如下：（一）努力建設軍艦，實質上保持對日本的五——三比率。（二）英美協力對抗日本，有機會時，使中國和蘇聯加入對日包圍陣線。

（文摘）楊寶琛摘譯

日本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動手

美·E·O·霍塞爾

當日本在中國的軍事漩渦中愈陷愈深時，有三個魔鬼在驅使它前進，即（一）日本國內的巨大壓力；（二）中

國的日趨復興；和（三）英蘇對遠東政策的較轉積極。在這三個因素中，第一個最爲重要。千百萬大衆，輾轉於低賤工資及不斷增高的生活費用之間，都得設法救濟；而且必須趕快而有效地救濟，不然就要太遲了。

一個本質上是農業的國家，在疾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正和前一世紀西方國家所遭遇的相同。但西方之由農業生產轉變到工業生產是漸漸地，有機地，可以有餘裕應付（雖然不能解決）每一個興起的問題，日本則是一躍即進入工業時代的，因此它不得不在極度緊張中去對付全部社會、經濟、政治問題。

沒有工業基礎的工業國家

日本的資本主義是「超資本主義」。日本的愛國主義是「超愛國主義」。日本的窮困是「超窮困」。除了近乎奇蹟的方法（這和近七十年來社會結構的變遷有着密切聯繫），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機構被少數家族托辣斯公司所佔。其中有五個鉅富的家族，獨佔了一切工業生產、貿易、銀行業和運輸業。這一小羣財閥指導和控製着議會和國策，統治着日本。他們大量地，低廉地向國外購買工業原料；經過低廉勞工的製造，大量地，低廉地向國外傾銷。面對着這般財閥的，只有農民；因爲日本還是農業國家，工業的「石灰」，祇不過薄薄一層而已。只要農民能够生活他們還不會成爲一個問題。在財閥和農民之間，並無其他階層。

但是，近年來情形就不同了。幾年前，當絲價低落時，從農業區中發出了第一次不平之聲，而農民付不出地租的事件飛躍地增加起來。農民的子女們跑到城市去在工廠中工作。他們增加了勞工的供給，於是壓低了工資。

在同時，這般工業和金融的巨頭也碰到了國外較高的貿易壁壘，妨礙了日貨的輸出；有幾個國家的經濟漸

漸好轉，又減少了對日貨的迫切需要；而原料價格的增高，影響了完全依賴國外原料的日本生產者的賺頭。結果，在國內市場中的零售價格增高，使個人的家庭生活費用隨而增高。同時，因工業生產，尤其軍需工業生產的增高，加長了工作時間而工資却一直是非常低賤的。

工資方面的困難是：它不能超過農業標準的水平。因為假如其間有了差別，大批不熟練的新的勞工，會湧溢到城市裏來，而再將工資壓平。雖然近來因了從絲和農產品上的進益增高，農業的生活，較爲好轉，但大部份又都被貪婪的地主吞去。政府爲了安慰農民起見，因爲他們不僅是工人的父親而且是兵士的父親，最近曾減低租稅，而增高城市的稅，並且用這樣得來的錢津貼鄉郊。可是，增高工業廠主的捐稅，於工人並無任何利益。所以去春的選舉，社會大眾黨得到三十七席，對比着上屆議會會中的十八席。以前他們僅有九席。

興起了軍部的力量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氛圍中，興起了第三個力量，填補了資本和勞工間的空隙，這就是軍部。作爲工業帝國主義的工具，並且幾年來爲獨佔資本主義而奮鬥的軍部，終於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力量，而向『大君』（一八五四—一八六八年間日本將軍之稱）和政客挑戰。這個佛蘭坎斯坦式的（英詩人雪萊夫人所著 *Frankenstein* 小說中之人名，係一生理學家手製而賦與生命之怪物，後怪物竟以怨報德而加害其主）魔鬼，爲了脆弱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創造出來，撫養起來的魔鬼，摧毀了一切障礙，踏倒了他的主人，而向前邁進。

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就是一個重要的徵兆，揭露了這些農民子弟（即指士兵）的特殊心理

狀態，他們從困苦的鄉村出來，丟下了一個窮苦而質樸的家庭；一旦駐屯在京城之內，突然面對着金融家所積聚和炫耀的財富；他們的叛變是一個簡單而自然的反應。但這種叛變必然失敗，因為沒有重要的社會勢力做它的後盾。僻處家鄉的士兵的家庭，從來沒有見過都市的奢華；他們對於這種從未見聞過的東西，自無反叛的理由。但這個事變却是目前鬥爭的徵兆，目前的鬥爭並不是農民和工業生產者的鬥爭——他們相隔太遠——而是興起的軍部勢力和消縮的獨佔資本主義的鬥爭。

軍部所希望的就是統治，但軍事統治必須有了軍事功勳才行。所以，假如軍部希望保持它的權力，它必須製造『勝利』。但日本工業家雖是增加國家戰鬥能力的直接獲益者，他們對於經濟學的觀點與軍部相差太遠，所以不能成立任何形式的合作。它們之間好像並無妥協的餘地，而且一方面以為只要將另一方壓下後，就可以取得統治。軍部的前進使大君們發生恐慌，在一九三六年日本資金逃避得如此驚人，以致不得不實施緊急方案，對國外匯兌加以國家的統制。

華北在狹窄的海的對岸

此後，情形愈來愈糟了。都市的無產階級，束緊了腰帶，走向組織之路，工業界在國外碰到了消縮的市場，在國內碰到了增高的生產費用。日見增加的人口——每小時生產二、三、九個嬰孩——必須給以生活。工廠雖日夜工作，也不能抵付進口的生棉、煤油、橡皮、羊毛和生鐵的價格。金準備本來已經够少了，現在很快地趨於涸竭。在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入超達七萬二千萬元，幾乎是輸入總數的三分之一，造成了新紀錄。預算案的『平衡』是靠了

大量的公債，但這種大量的公債，在已被榨乾的民衆是無力吸收的。政府不得不通過銀行來購買它們。日元已達到崩潰點；日本已到達傾覆的邊緣。

通貨膨脹將使日本更加困難，因為日本的整個經濟結構是建築在製造外國原料之上的；假若再使日元貶值，低於目前的兌換率，它便不能購買原料了。但是，難道一定要向國外「購買」原料麼？假使能獲取原料而無須付錢，那就好得多了。誘惑地橫在狹窄的海之對岸的是華北。富有鐵、鹽和棉花。而且用不到擔心再來一次失望，如日本在滿洲所遭遇的。華北是一個有組織的地方，人口稠密，各種事業亦極發達，當地的人口能够生產原料和吸收日本的商品——更多的日本商品。這對於危急的勞工情況是一種救濟。因為華北與農村的殖民地的滿洲不同，這是一個已有許多商業事業的地方，可吸收一部份日本過剩的勞工。這是一個解救。但只有迅速的解救才有幫助；時機是不能失去的。就因這個迫切的「命令」深印在他們的腦中，軍部踏進了長城以南的平原。

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統一了

還有另外的原因，使迅速的行動成爲必須。在蔣委員長人格感應下的中國迅速的統一，是今日遠東歷史上特出事件。假如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有訓練的，設備優良的共產軍隊，能和中央軍隊成立了妥協，那末，這個聯合反日陣線能給予任何對中國「大地」的更進一步的侵略以頑強的抵抗。最近的發展，尤其是共產黨願意放棄一部份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使一個全國規模的合作成爲可能。因此，假如日本要動手，這就是得趕快動的另一理由。

英蘇較轉積極

日本對於共產主義的複雜心理，使統治階級猛烈反對任何近乎赤色的東西，這對於第二個因素，有特殊的重要性。可是，還有第三個因素，逼迫它採取立即的行動。英國的帝國國防程序（從新加坡到香港）已入最後階段。千百萬金鎊已投資於砲台和要塞的設立。一個強大的英國艦隊，包括五艘戰艦和幾十艘巡洋艦，將出現在遠東的海上保護遠東的英國利益。這些利益正在飛躍地增長；假如英國終於決心以巨大借款投資於中國市場，這五隻戰艦是有用的。許多事件指示出英國遠東政策，在多年的滯緩以後，比較活動起來了。假如英國真意在此，不如將「既成事實」擺在它的面前。這就是現在日本所做的。

隨着英國無畏艦的駛入中國海面，蘇聯也有幾艘戰艦在美國製造，各艦裝有十六吋口徑大砲，和日本的海軍爭雄。

這是最後的機會

真的，這是動手的最後一分鐘了，最後的機會了。「朝日」正在沒落的危險中。最後的準備全都拿了出來，以侵略華北，並同時在上海發動，以牽制中國政府。廣田對華三原則之祖，又成了內閣的中堅；這個內閣是軍部選擇出來想渡過當前最嚴重的危機的。日本人民正在最後一次受軍部麻醉，陷入超愛國主義的熱狂中。當工業巨頭還在懷疑軍部乘機製造功勳，捐助戰費還在不情願的狀況下捐出時，華北的日本新工廠已經在三菱和三井的推銷部管理之下了。無疑地，獨佔資本主義是希望和平的。不過，這是最後的機會，千載難逢的最後機會了。日本面

對着窮困和戰壕，它選擇了後者，縱容軍部任意毀滅人類中最燦爛，最成熟，最美麗的文化！

（文摘·馬思譯自美新共和）

日本軍部要求的是什麼？

史坦因

這篇文章爲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史坦因（Gunnar Stein）所作，史氏在日多年，担任着美國各報的東京通信。其所著『Made in Japan』一書頗有名。本文詳述日本軍閥迫政府走上戰爭的道路，而使日本陷於財政非常困難中的情形。現在中日全面的戰爭業已爆發，日本的財政困難必將更形無法收拾。此文實可給子少數『恐日病』者一個有力的反證——譯者

兩年前，日本陸軍的要人磯谷少將曾經對全國表示，『日本必需一種比任何國家所需範圍更廣的計劃經濟。』自從『滿洲事變』以來，『平時的戰時經濟』的呼聲就遍聞全國，據軍部的意見，最嚴重的『國家緊急關頭』必將在一九三六年前後發生，而『滿洲事變』不過是它的序幕。

在軍部的小冊子裏，在負責海陸軍官所寫的雜誌論文裏，無數的根據這個口號提出的要求是這樣：加速擴充軍備及其有關的工業；擴張與軍需品有關而仍能在國內外市場推銷的各部門工業；確定日本的有效國策，使不必倚賴外國的工業品、原料和燃料；屯積各種缺少的貨物，開發『偽國』的自然富源和實現所謂『日滿支的經濟集團』；自由利用國家所有經濟的和貨幣的源泉；聚積外匯和黃金以應戰時急需；準備戰時從外國取得經

濟的援助。

還有，爲了達到以上的各項目的，日本軍部又要求舉國的全部經濟生活應適度的由國家統制。

日本軍部用殘酷的鬥爭來對付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消極抵抗，他們集中所有力量於他們最急切的目標——擴張軍備。他們獲得了這樣的成功：那一向停滯着的每年軍事費用的曲線，到一九三一年九月「東三省事變」後，是突然的上昇了。假使我們把一九三一——三二年度海陸軍兩部的合併費用當起點而作爲一百，那一九三二——三三年的曲線就昇至一五一，一九三三——三四年昇至一七〇，一九三四——三五年則昇至二〇七。因了當時財相高橋勇敢反對的結果，那曲線以後的上升是比較的弛緩，一九三五——三六年昇至二二五，一九三六——三七年昇至二三三。

在過去的會計年度中，「半戰時狀態」是喊出了一本軍事的小冊子認爲「從國防的觀點看來，現行危機的深度甚至比日俄戰爭時代還嚴重，而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人民振作的時候。」從此後，由於去年二月高橋的被刺，再沒有一個強硬的財相敢反對軍部的要求，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又見軍費曲線的再度躍進，比「東三省事變」發生那年增加了百分之三一〇。內閣唯唯無言地接受了海陸軍擴張的巨大計劃，以後繼續無限制的擴充是確定的了。新財相結城在二月中廣田內閣傾覆後登台，一開始就着手恢復國家財政信用的工作，把前任承諾的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海陸軍費削減了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但結果他還是被迫恢復了這個數目。

日本軍需工業的擴展和完成，大抵是跟軍事費的激增和未來預算繼續增加的保證相符合的。但即使這樣，至少那量的能力的發展還是不能滿足軍部的要求。據說由於軍備生產能力的不足，海陸軍部不能盡量用去他們所得的全部軍費，因此只得堅持把餘款用於下一會計年度。重工業以及其他與軍備有關的工業，定貨已達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够他們全力的忙碌了。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國內鋼鐵生產雖然增加了百分之一三二，但去年底東京鋼鐵的缺乏還是非常之尖銳，許多巨大的建築工程都不得不好幾星期的停起工來。

關於這些工業的質的進步，所知很少，但從日本工業發展的大體看來，應該是可以滿意的。不過我們不能忘記，外國的工業也在很快的進步，特別在國際軍備競爭進入一個新的衝刺以後，而日本有許多部門的工業顯得跟不上最進步的工業國家——甚至跟不上它最重要的死敵蘇聯。這時候，一切軍需工業能力的擴充是正在加力進行着，特別是重工業，非常落後的汽車工業，以及飛機的製造。

其他部門的工業也在激烈地擴充着。日本商人冒了大險計劃着未來大規模的生產，他們把定貨估計到最大的數量，以適應軍部的需要。關於工業總生產的能力沒有現成統計，但生產品的總產額是保持着上昇的。據最近的數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比一年前增高了百分之十一，並超過一九三二年水準的百分之六九。外國頭號機器的輸入，在日本仍未減退，雖然國內的機器製造已有顯著的進步。非軍需工業受購者這種設備的大部份，它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於生產更多的輸出品。

由於軍需工業和國家的很大需要，日本資本市場的限制，是一般工業發展的大障礙。海陸軍部提出的『地

「方工業化」的巨大計劃，想救濟長期受苦的農民和擴大分配輔助的軍需工業，但任何地方沒有望希望實現的。實際上，日本工業中的小型和中型工廠的優勢，實是戰時有效的「工業動員」的一個重大障礙。據最近的統計，東京一萬二千家工廠，平均每廠只有二十三工人，而其設備最完全的二萬九千處工場，平均每處不到兩個工人。

企圖使日本不必倚賴外國原料和燃料的「國策」，據軍部批評也認為毫無效果。全國擴大的鋼工業的原料供給，就構成了一個主要不能解決的問題。據可靠的統計，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日本銑鐵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八九，即增至二、二一九、〇五〇噸。同時，國外鐵塊的輸入增加了百分之一五五，即增至三、七八〇、〇〇〇噸。在這時期中，本國鋼的每月生產額，應增加百分之一二〇，即增至三五〇、〇〇〇噸。

然而，要做到這點，外國銑鐵和碎鐵的輸入必須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噸，就是比日本一九三二年所需增百分之一四六。換句話說，當國家可以獨立產鋼時，對外國原料以及半原料的倚賴性也就增加了。

在「日本製造」的鋼裏面，幾乎每盎斯的鐵都是外國的。日本從僞國輸入的鐵很微，每月平均不過五、〇〇〇噸。價格總在上漲着，而且，由於美國輸出碎鐵的禁令，日本感着非常的窘困，因為碎鐵正是日本所需原料的大宗。自從德日防共協定訂立，增深了東京和莫斯科間的緊張後，蘇聯對日輸出的銑鐵突然停止，因此鐵的恐慌是非常之尖銳。在這樣環境之下，根本修改日本鋼鐵政策的要求便提了出來，日本軍部又把注意轉到各種新的計劃去。這些計劃是：利用日本的含鐵很少的鐵沙，開發比較貧乏的滿洲礦藏；以及大規模投資華北的鐵礦——這在日本政治的控制之下，是可以補救帝國不足的。但同時，鋼的需要每月增加，而且因了政治局勢的緊張，鐵塊，

銑鐵和碎鐵要全靠外國，也就愈感困難了。

日本石油的供給方面要不完全倚賴外國，也是不可能的。全國的煉油廠固然是在竭力擴充着，但是從一九三二年以後，日本對於外國原料石油的需要增加了百分之八五，單是原料石油一項，每月增至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加侖，而礦油的輸入也增加了。日本自己原料石油的生產只增加了百分之五〇，就是每月增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加侖，把這跟輸入的增加數相比，顯得相差很遠。

還有，巨大資金支出的計劃，是陸軍特別是海軍要求的基礎，雖然最後的成功沒有把握，同時並需要長時期的等待。日本和偽國的煤藏是豐富的，（雖然質地很差，）提煉成了一致贊成的口號，利用自己和外國方法的實驗，同時進行着；各種提煉計劃和準備工作都大規模的籌劃起來。日本的大資本家感到了他們愛國的義務，都紛紛向這方面投資，無論在日本本部或偽國，雖然在幾年之中也許並無利益可得。前次議會通過一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國家投資的預算，俾得進行大規模提煉的實驗。

可是，偽國却並不像一般人所希望可以成爲日本的救濟者，因爲它原料石油的生產，每月不過六、〇〇〇噸。最近有一個關於「偽國」最大石油公司的半官報告這樣說：「該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開發油藏，可是大部分的時候，却在設法提煉外國輸入的原料石油。」過去五年來，日本雖然在偽國化了幾千萬元的投資，但是偽國在減少日本對外國的倚賴性上的幫助，實在很微。

整個的說，今日日本對於外國原料和半生產品的倚賴性，遠過於它軍備繁榮開始之前。在一九三二年，全國

所費於外國原料購買的每月不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三六年每月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種增加半由於需要的激增，半由於物價的提高。各方謠傳製造缺乏原料的代替品的方法已經完成。可是除了日本大規模的人造絲和纖維工業之外，我們還不知有什麼計劃已經實現。

要斷定今日日本原料貯藏的足與不足是很困難的，因為所知的事實很少。棉花原料的存貨比前幾年的少。羊毛存貨由於對澳洲的貿易競爭，現在是空前的減少了。煤和鐵的存貨也在減少。別的貨物沒有統計數字。惟一缺乏的原料而日本手頭堆積很多的是油；因為在日本的外國和本國的油公司，都強迫貯藏六個月的油量。除了這惟一的例外，據說一切激增的輸入都用於消費，軍備和其他國內的需要，以及日本輸出品生產了。日本一般的存貨並沒有超過平時——這是軍部怨懟和騷擾的另一個理由，而這個問題，只有當政府化了大量的金錢完成「戰時經濟」的時候纔能解決。

據經濟界以及國內其他份子的意見，那「自由利用國家所有經濟的貨幣的源泉」以加強政府應付未來的危機是太激進了。相反的，軍部跟某種積極行動的人們却以為政府現行的政策不起勁，不足夠，而必須加速的。事實是這樣：國家預算一年年的增加，軍事費和國債的重大負擔已經超過了全部的國家行政費，而只能全靠國家的借貸了。議會不得不通過新紀錄的預算，新財相雖然從前任所定的公務費削減了二、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的補充費又復加了上去。這比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四，而比東三省事變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一〇。

經常的收入却增加得很少；因為政府認為在軍備擴張開始之前，還不能實施比現在更重的賦稅的負擔。當廣田內閣的時候，『半戰時狀態』已得官方的承認，財相馬場會建議立刻大量增加各種的賦稅，可是結城却放棄前任的計劃，而主張『臨時增收個人和團體的所得稅，並徵收財產、火酒、糖和汽油的稅。』稅收是增加了，這在產業界引起了很大的不安，繼續增加國債的需要却仍不能克服。一年的虧空竟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合美金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佔國家支出的百分之二八——這個比例在最近還算是平時的呢。當東三省事變發生之前，日本已擔負了非常沉重的國債，而這新的虧空比當時增加了十足的兩倍。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國債總數為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少將增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要清償這新虧空的債款是非常之困難的，因為日本所有的銀行和儲蓄機關已盡了他們所有的存款來應募。在目前，全國所有金融機關每年存款的增加不能大過國家每年虧空債款的數目，因為這是需要資本的累積的。

工業也需要更多的資本來擴展。還有，偽國在它的經濟顧問日本軍部的支持之下，要求着大量的投資，這在最近顯得是不可能的。『戰時經濟』需要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和『國家』統制私人的投資，以便利政府處置債款和執行重要的『國策』，但這還將遭受強烈的反對。

增加國家所握外匯和黃金總數，在近年來是不可能的，雖然日本貨的輸出在大大地增加，但輸入和對偽國

的投資却更快增加着。『有形』貿易的差額，在一九三六年相差甚鉅，當年底時，入超竟達一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且主要由於對偽國資金的輸出，還須加上一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無形支出。日元所受的壓力，使那半官的管理日本外匯的橫濱正金銀行，幾乎耗盡了所有的些微準備金。日本帝國銀行現存的金準備不過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當一九三七年之初，外匯的貯藏幾乎耗盡，日圓碰到了很大的危機，經濟當局乃不得不採取管理黃金輸出的措置。

日本要改善戰時取得外國經濟援助的機會，似乎毫無成就。日本的外交政策以為英美是它可能的貸主，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德日防共同盟引起了西方國家對日本的新猜忌。在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和財政需要的關係，日本也得不到德國任何貨物的援助。當防共協定簽訂未久，德國就請求日本限制對德的輸出，或增加從德的輸入。日本對意的妥協，互相約定在阿比西尼亞偽國設立領事和通商，也無大的物質利益可言。在另一方面，却反增加了民主國家的惡感，認定日本是投入法西斯的陣營了。

日本主張『戰時經濟』的人們都是實利主義者。他們沒有取得外國援助的任何幻想。他們只想到用所有的機會，來達到控制全國經濟生活的目標。他們是完全失敗了。

但軍部所要的却更有甚於大企業家的希望。他們眼看著納粹主義的德國，眼看著另一個『無』的國家軍備的成就，就可以聽任軍部的意志命令全國。他們認定『半戰時狀態』是事實，而它迅速轉為『緊急關頭』的頂點，也是必然的。他們認為這毫不成問題，他們只要實現他們邏輯的結果——建立一個極權的國家。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的一本軍部小冊子裏，這樣的寫着：

事勢的傾向是愈形明白了，除非將自利的個人的制度以及自由政治和行政加以修整，除非把全國的政治方向加以根本的改變，國家的命運，繁榮以及人民的幸福就沒有進步的希望。從國防的觀點看起來，行政的調整必須把國家重建於日本精神的基礎上面，而與現代軍備的需要相適合，並允許一個極權制度的合理機構的設立。

根據這意義，一個重建於極權基礎的國家，在平時有潛伏的力量，在危急關頭更是一個決定一切的因素。因此，行政的調整——廣義的學說就是國防——跟充分的軍備，形成了不可分離的一體。人民必須犧牲一切來做到這兩者的結合。

（世界知識·賓符譯）

蘇聯眼中的日本作戰力量

蘇聯·真理報

日本準備戰體的近貌

在日本，「大戰」之準備現正以猛烈之速度進行。近四年來，日本工業仍繼續處于軍事通膨脹「繁榮」之不健全階段中。

日本軍事工業已有高度發展。造船塢，兵工廠，飛機及坦克工廠，生產爆炸物及軍用品之各工廠，均已用最新之技術努力改造。不過此種軍事工業僅能局部滿足戰時日本之極大消費，在戰爭時期，日本五金製造及機器製

造部門，還須完全改組供戰爭需要（此事於現時大半已告實現。）

最近三年來，日本特別注意發展有特別重大軍事意義之工業各新部門。此種部門，即飛機，坦克，化學，槍砲，汽車，自動機及人造絲等部門是也。此種工業部門之工廠及作坊之每年生產力，於一九三七年，約計生產坦克車一千六百輛至一千七百輛，飛機三千架至三千五百架，引擎一萬具至一萬二千具，鐵甲汽車一千五百輛，汽車一萬輛至一萬二千輛，大砲一萬尊，機關槍十五萬架，自動機一萬架。

此種軍事工業之發展，固足供和平時期陸軍之機械化及技術改造之用，以及造成戰爭初期軍備及機械之動員準備；不過以此種水準進行『大戰』，則至不足，尤難應付長期之戰爭。

在經濟關係上，日本是一個薄弱的國家。第一缺乏作戰原料，礦物，棉花，煤油，雜色金屬等均須從國外購買。此種情形便包含着若干危機，換言之，日本所發動之戰爭，其結果大半依靠『他人之善意』為轉移（依賴於外國輸出商）。日本現時所有之大批原料候補力量，實無濟於事。所以日本欲能進行『大戰』，即需他人之援助，且需極可靠之援助。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念五日簽訂之日德協定（事實上乃軍事同盟條約），其中心即為規定此種援助。在這個軍事同盟成立前，德國即已竭力予日本以軍事技術上之援助，德國之軍事專家及技術家均努力使日本之軍事工業部門革新與擴大。主要如化學業，機器製造業，自動鐵甲坦克業，飛機業，五金業等是。德國會將若干祕密發明讓與日本軍事工業會社，該項製造方法之實行，將使日本化學工業，五金業及飛機工業之生產水準大為增高。

德國專家之計劃現已開始實行。不過日本之五金業（五金業是現代國家威勢之主要証據）雖則近數年來以最高速度開展，但仍爲其弱點。以其最近二三年發達黑色金業之計劃及建造之煉爐觀之，日本至一九三八年終，將擲大鉄鐵生產一、二〇〇、〇〇〇噸至二、五〇〇、〇〇〇噸，即較一九三五年增加一倍。不過即令按照德國計劃完成爲工業改造後，日本於黑色五金屬一端仍爲最落後之國家。

日本國民經濟每年生產價值，以人口計算，每人約合二百二十圓。此數較之美國及其他各國家少十倍，故日本尚不能列入富庶或小康之國家。

近年來，日本財閥系統處於極度緊張及極大混亂狀態中。現金準備較一九二七年幾減少二倍，現有金圓不過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譜。近數年來之國家預算均有極大虧空（每年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國家公債（外債及內債）現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鉅。

日本農業經濟仍在不斷衰敗中。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前，農村經濟生產價值計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在一九三五年終已低落至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最近六年來種田肥料之質量惡化，致一年年歉收。因農村生產品及農村所需要之工業品之價格日趨高漲之故，將鄉村所有之最後資財榨取殆盡。

日本農民已陷入貧窮與絕望極境。農民遭受三重壓迫：地主奪取收成之百分之六十，國家徵收之苛捐雜稅與年俱增，壟斷資本規定工業品之最高價格及農產品之最低價格，以榨取農民之最後血汗。農民之悲劇狀態，乃日本帝國主義最大之弱點。

現在日本已擬定繼續擴張軍力之計劃。此計劃定於五六年中完成，已於一九三六年開始。日本軍閥不願全國極度慘重之財政狀態，曾爲實現此種計劃，要求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事實上此乃表明該計劃所定各年內，軍費預算提高五萬萬至六萬萬圓。據日本報界所述材料，擴充陸軍計劃中之一般要點如下：

第一，擴充新步兵八師團，並增加步兵及騎兵之火力（機關槍，大砲，自動步槍，及防空與防毒之戰具。）

第二，於日本國內及於亞洲大陸上以新物質部門繼續擴充空軍力量（如以新式最大飛機加入。）

第三，以成立新部隊及以新物質部門予以改造之途徑，擴大與加強野戰重砲隊。

第四，繼續擴充鉄甲車及自動機之部隊與聯隊。

第五，擴充工程隊及化學隊，運輸隊及交通隊。於此部隊中輸入新技術，並將其機械化。

很明白的，此種陸軍之擴充，決非國防之需要，若爲國防之用，日本現有陸軍之半數已足夠。

日本需要此種大陸軍，實可重新向亞洲大陸實行侵略與佔領。該計劃將增加日本陸軍百分之五十以上，其總數將超過五〇〇、〇〇〇人以上（據官方統計，現有陸軍總數爲三四〇、〇〇〇人。）在這個計劃下，現正進行新立四師團之準備工作。工程營，運輸營及航空營，以及重砲隊及步兵砲隊，現亦皆將改編爲團之組織。新砲隊等等亦在成立中。日本軍閥已在著手點火了。

日本戰時原料的苦悶

【原料的苦悶】日本的原料來源極爲貧乏，這是日本全部戰爭力量中的弱點。有澤廣已於「原料封鎖

足畏乎」一文（一九三六年八月份之「中央公論」雜誌）中引證日本原料保障之數字如下二十二種有作戰意義之原料，日本皆付缺如，或僅有九種原料能保障百分之五，如鉛，棉，橡膠，鎳，毛，鉀及水銀等是。日本有四種原料，煤油，鋅，磷及錫，可保障百分之十至二十五。有三種原料，鐵，錳及窒素，可保證百分之四十至七十。有六種原料，如煤，硫黃，銅等，可保證百分之九十至百。

原料來源貧乏，使日本依賴輸入原料及半製品之輸入逐年增加情形如下（絕對數字）：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月輸入爲一、四七八、〇〇〇、〇〇〇圓，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輸入爲一、六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圓，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月輸入爲一、八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圓。

同時原料及半製品在全部輸入中之比重亦增大：

一九三四年爲百分之七〇·二，一九三五年爲百分之八〇·一，一九三六年爲百分之八二·〇。

須盡量擴大原料之輸入，便成爲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大肆傾銷的最大原因。日本僅有少數現金準備，據日本銀行統計，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總計爲五四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圓。金鑛之取掘每年爲數不大，總計約紙幣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的合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圓）。故日本必須向市場拋售大批商品，以取回必要之原料。然其輸出終不能彌補入超之開支。據統計，一九三六年之入超約計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在世界市場競爭加厲，各國對日貨之限制益嚴的情形下，爲增加輸出，日本便逐漸減低其輸出品之價格。其結果即全部輸出之虧損速增，有使日本輸出工業陷入破產之危險。

據橫濱正金銀行（對外貿易銀行）統計，日本以同量之輸出品所購之輸入品百分數如下：

一九二八年購得百分之一〇〇，一九三二年購得百分之八八·五，一九三三年購得百分之八二·八，一九三五年購得百分之七一·〇。

日本輸出業之虧損，在輸入棉花及輸出日本棉織品價格之對比上，尤為顯著：在一九三一年時，日本欲輸入棉花一百斤，須出賣棉織品一百八十八碼。而在一九三六年上半期，則須出賣三百一十五碼始能購棉一百斤。世界市場上價格對比如此惡化，日本須再擴大傾銷，同時努力降低本國生產品之成本，此事首先須減低人工資及剝削國內市場之消費者。日本帝國主義欲解決作戰原料問題，便祇有擴大日本及其殖民地之原料生產，及掠奪新殖民地之途徑。有澤廣已提出原料問題之二大要點：「原料問題不僅在原料保障，而在取得較好及較廉之原料。」故「今後殖民地要求之根源，乃在原料之獲得問題。」現時日本企圖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其目的即在奪取中國鐵、煤、棉花及他種原料之來源。

【鐵產問題】日本企圖爭取殖民地，同時並鞏固其本國之鐵及液體燃料生產。此種生產乃現代戰爭最重要之物質因素。一九三六年間鐵產問題尤為迫切，因其本國銑鐵之生產及國外鐵暨廢鐵之輸入均未能滿足其擴大之鋼鐵消費。一九三六年日本產鋼計五、一五〇、〇〇〇噸，而一九三五年僅四、五四〇、〇〇〇噸。日本為取得此種數量之鋼，已鑄鐵二、二一七、〇〇〇噸（幾與一九三五年相等），輸入銑鐵已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噸及廢鐵一、三〇〇、〇〇〇噸以上。這表明一九三六年間日本為生產鋼鐵而輸入之原料已

達百分之四十以上。然問題尙不僅此，蓋一九三六年日本會輸入鐵產三、五八〇、〇〇〇噸，即約合全國鐵產消費總數百分之八十七（一九三五年採鐵總數爲五三三、〇〇〇噸）換言之，爲生產五、一五〇、〇〇〇噸之鋼，日本已輸出之原料不下百分之七十五。由此不難明白，無論在平時或海道封鎖之時，日本之作戰力僅能支持數月。上述各種統計猶未能揭露全貌，因一九三六年之後三季間，日本會遭遇實際之鐵荒。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之『金鋼鑽』雜誌所載，第二季銑鐵之缺乏計四四、〇〇〇噸，而於第四季則已達一二〇、〇〇〇噸至一三〇、〇〇〇噸。『日本工業報』於七月間即已傳出消息，謂大阪鑄鐵之儲蓄共計八二〇噸，東京僅爲四〇〇噸，此項儲蓄僅能供一二日之用。該報十一月十三日有言：『桑名市（三重省）鍊鋼廠三十七所，曾有十五廠因銑鐵不足，停工五日，至十日，其餘各廠則減少工作。』十二月十三日之『日本工業報』傳出消息，謂『中小鍊鋼業中心川口市，各企業因銑鐵缺乏而相繼停工。』東京之若干建築亦均停止，因銑鐵缺乏，不能從事鐵骨構造。

銑鐵不足乃輸入困難之結果。一九三六年終，日本鐵市場未至完全破產者，僅因日本於一九三六年會向蘇聯購得銑鐵三五〇、〇〇〇噸以上的緣故。據專家意見，在生產擴大情形下，一九三七年銑鐵之輸入即令與一九三六年相等，而其缺乏仍將達三〇〇、〇〇〇噸至四〇〇、〇〇〇噸。

日本政府深知，在此種條件下，日本不能保障最低限度之戰爭必需的物質基礎。除此以外，本國五金工業之薄弱，亦將使日本耗費大批現金。一九三四年日本會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以輸入鐵產，銑鐵，廢鐵及銅

製品。而一九三五年則已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約佔全部輸入百分之十）。在戰時金屬消費必然增加情形下，日本之貨幣及金準備必不能長久支持國外金屬輸入之大批開支，故商工省與軍部，共同擬定擴大五金工業之五年計劃。其目的在使一九四一年生產銑鐵四、七〇〇、〇〇〇噸，產鋼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及製造鋼片五、〇〇〇、〇〇〇噸。爲實行此項計劃起見，政府會准許「日本製鐵會社」及其他各企業建造若干新煉爐（以四五〇噸及一、〇〇〇噸爲標準），以本國銑鐵而保障鋼鐵及減少國外昂值之廢鐵輸入。同時決定使滿洲之「昭和鋼鐵廠」於一九三九年出產銑鐵一、〇〇〇、〇〇〇噸。

但實行此項計劃之主要困難，是日本本國無鐵礦。據「東京日日新聞」所言，爲使一九四一年生產銑鐵四、七〇〇、〇〇〇噸，須鐵礦八、〇〇〇、〇〇〇噸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日本每年出產總計爲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至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且現時輸入爲三、五〇〇、〇〇〇噸，尙差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及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在日本本國及高麗僅有貧乏之鐵穴及沙礫之鑛山，其鑄鐵之效當不能供給。此差項額，故須賴諸中國及馬來半島之輸入，該兩地現時之供給約佔日本輸入鐵料總數百分之八十。但在現時中日關係狀態下，此種希望不大。所以日本正如此強項以求在華樹立其領導權，同時欲以武力取得中國最豐富之鑛產。鐵是現時日本準備戰爭系統中最大之弱點，在戰爭期間更是困難。

【液體燃料】在現代戰爭中，液體燃料尤有更大之意義。雖然日本所有之汽車公司不大，且日本陸軍機械化相當薄弱，但日本煤油消費仍日增加。一九三五年之消費爲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箱（每箱計重十加倫）。

而一九三三年之消費則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箱。日本及台灣所採取者僅及消費量百分之八，其餘皆由國外輸入。對此種重要軍事原料，日本自然不能長此依賴外國，日本帝國主義現正竭力謀奪世界之煤油資源，企圖奪取蘇聯庫頁島及太平洋南部產油豐富之荷屬殖民地（婆羅洲及其它各島），日本之準備着手軍事奪取煤油產地，即企圖造成已有之液體燃料之來源。

日本首先即着手造成本國所有之煤油複製工業，一九三五年國內從事複製輸入之煤油生貨，合煤油製品消費總量百分之三十，而一九三一年僅佔百分之二十四。同時出產之增加，已由一二、二〇〇、〇〇〇箱增至二九、五〇〇、〇〇〇箱。然此數終屬不足，蓋在封鎖情形下，日本不能得到煤油之生貨也。爲預防封鎖之危險結果起見，日本政府曾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間頒布法令，責令輸入煤油製品之各公司於日本領土內造成半年之儲蓄量。因此方案會遭美英各公司之有力反對（從政治及經濟着想），故該法僅於一九三六年中始能生效。

另一方面爲商工省所擬定之法案，規定將酒精混合於燃料（按草案所定爲百分之二十以內），並規定建立國家酒精之生產與分配之壟斷權，並曾擬於最近數年內組織酒精生產，其量爲四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立特。不過成立化合物體燃料最主要方案，厥爲建立煤炭低溫炭酸化及煤炭形化之企業。此種方案均由陸海兩省發動而實行。因軍事當局壓迫之結果，商工省決定設立『國家燃料會社』（允許私人資本參加）以從事製煤企業之經營。該會社之資本規定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有發行公債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權。

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預算中，擬定此項開支爲二二、二〇〇、〇〇〇圓。有若干會社亦正從事組織化合物體燃料之生產，例如三井會社現於九洲建築一工廠，其生產力爲三〇、〇〇〇噸，南滿鐵路亦正建築一廠於撫順，其生產力爲二〇、〇〇〇噸之類。德國之技術援助，在此事業上起有最大之作用。日本政府所擬之各種方策，自然不能完全解決煤油問題，化合煤油及酒精不能代替日本所輸入之重煤油及發光煤油製造品之大批數量。日本將繼續爭奪煤油殖民地，此一鬥爭『不能不更爲無理，更爲直捷。』

鐵與煤油是日本準備戰爭中之最大弱點。不過日本之嚴重困難尙不以此爲限。局部如紡織原料問題，現正極爲緊張（棉與毛），日本全無此種原料。日本不能克服此種困難，尤以戰時封鎖情形下爲甚。

日本在華北的軍事經濟計劃

密勒氏評論報

七月四日，即中日軍在北平衝突的前幾天，東京主要報紙朝日新聞已披露將召集所謂『大陸經濟會議』的消息。該會議目的在增強朝鮮滿洲國和華北的經濟關係，及在此三處建立一個統一的經濟制度。

至于該會議的最主要目的，依照朝日新聞所昭示的，爲設立一個中央經濟會議以管理該三處的經濟事項，及促成一個廣大的日僞華北的『經濟計劃』。會議將在八月中旬在朝鮮漢城或大連舉行。參加的代表將包括關東軍軍官，華北日軍軍官，『滿洲國』政府代表，南滿鐵路代表，以及其他與該三處有關的日本機關的代表。該會議的目的，據發起人宣稱，在建立一個大陸集團，『滿洲國』朝鮮和華北將有同等人數參加。特別注重重工業

的開發，並包括：

- (一) 討論消滅三處商業障礙的方法。
- (二) 三處生產事業合作問題，求建立一個特殊制度和促成生產的標準化。
- (三) 由日方供給資本，三處的同類工業，須與日方聯合。

此項消息既在北平事件發生之前發表，是有特殊意義的，因為這表示日本在華北軍事計劃者已早有佈置，只要待時而動了。本刊數星期來所發表關於華北最近情形的文字，已指明日本的行爲已有了這個趨勢，尤其是從關東軍進行東四省與朝鮮的經濟財源與日本打成一片的企圖，可以看得出來。而且日方已有了一個確定的趨勢，將所謂『滿洲國』政府嚴加壓迫，使成爲殖民地政治的形態。日本軍事當局在華北所期待的機會，因七月七日晚約十時北平郊外所展開的事件而來。

所以用不着去研究那一方面先開槍，或日軍在那『特殊區域』有否『夜間演習』的權利。外軍在本國領土上作任何的演習，總會發生糾葛的。冀察委員會發言人提出下列應注意之點：

- (一) 演習何以要夜間舉行？
- (二) 日軍何以攜帶真實軍火？
- (三) 從被射擊的牆上偵察出來，日軍不僅攜帶了普通軍火，且使用了輕砲。
- (四) 三十七年前簽訂的辛丑條約僅規定保持北平至海口的交通。顯然該約並未給予外國軍隊以軍

事活動之權，如日軍在北平天津及上海所爲者。

(五)「九一八」事件係由日軍是夜沿近南滿鐵路「夜間演習」而起的，這每個人都還記得。

當記者下筆時，平津日軍官壓迫冀察委員會某數委員簽字的條件，其詳細內容還不能夠知道。同盟社根據天津日駐屯軍司令的消息所發出的電報，稱日軍提出冀察方面接受的條約如下：

(一)中國軍隊退出蘆溝橋龍王廟及其四周區域。

(二)中國正式道歉，及處罰負責事件責任之中國軍官。

(三)中日合作防共，及嚴禁反日運動。

代表上海日本軍事當局意見的上海日報稱日本軍事當局與冀察委員會所達到的妥協如下：

(一)二十九軍因蘆溝橋之不幸事件，派代表向日方致歉，並表示將來不致發生同類事件。

(二)中日兩方軍隊，既同時駐紮豐台附近，則衝突自不可免，故中國軍隊退出該處，蘆溝橋與龍王廟之間，將由保安隊駐防。

(三)蘆溝橋事件由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組織所激起，故對於該種團體，須採取確定步驟以壓制之。

日方條件的宣佈，並稱該條件已由冀察委員會接受，使得中國全國人民慨憤填膺。南京中央政府正式警告日本，不得在華北進行「地方」交涉，關於解決蘆溝橋事件之任何協定，如不得中央政府許可，概不承認。七月十一日在北平所開之中日會議，日方由華北日軍衛戍司令部參謀長橋本，北平日本特務團團長松井參加，華方則

由冀察委員會的若干委員參加，其詳情之傳說，莫衷一是。防共及制止反日活動，成爲雙方妥協所感到的難題。那是日本軍部所處心積慮的，爲廣田三原則中之最重要者。果真實行了，日本得整個控制華北軍事形勢，華方欲在綏遠或察哈爾有所舉動，亦將受日方牽制。日本勢力南可達到黃河，西可達山西，同時，日本可以有一個根據地以進攻內蒙古，進攻陝北中國紅軍，及最後進攻外蒙與蘇聯。

換言之，上星期的發展如果還讓繼續下去，華北將爲非華人管理的區域。日方討論已久的「經濟合作」與華北「特殊地位」可以實現了。

一位作者在中國評論週報裏說，北方所有的鎮靜，並不能遮蓋中日兩方各謀增進利益的事實，中國當局要求取消冀東僞組織，南京政府欲在政治上無阻地控制華北，平津的形勢是很嚴重的。察哈爾人民武裝暴動業已發生，僞軍領袖李守信與察北蒙軍領袖德王之間，傳已發生衝突。

基于日本經濟計劃的立場，與中公司的董事磯谷氏，遍遊華北各省並會晤閻錫山。日方似乎發生一個衝突：即那一個集團來控制華北與冀東的經濟計劃。關東軍想控制一切，但在施行計劃方面未奏功效。關東軍會派一個代表到東京，建議以用作文化事業的日本庚子賠款交給他們來施行經濟發展計劃。管理所謂文化基金的日外務省自然不肯允許。半官式的東亞興業會社也想握到華北的經濟權。該會社曾參加增進朝鮮與滿洲的帝國計劃多年。牠似乎是有華北日軍爲背景。

這個日方內部衝突的情形，華北華人方面很知道的，報載華北日軍司令田代在天津忽然起病，以及由東京

參謀本部派香月來代替的消息，這在中國人看來都很有意義的。

似乎以南滿鐵路公司及關東軍爲背景的興中公司結果會勝利的。興中公司注意三個重要計劃：

(一) 建築一條鐵路以聯合天津及石家莊，石家莊爲北平南面平漢路上的一鎮市。用此路可直接採取山西的天然財源，用不着由水路繞道北平，並運輸華中出產品如煤棉等。

(二) 開發北平附近的重要龍烟鐵礦。日本缺乏鐵礦，故對之自然重視。

(三) 開發塘沽爲一個近代港口，爲海東根據地。

興中公司是前兩年組織的，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已控制着天津附近及沿天津與山海關間的各鹽池。該公司已取得殷逆汝耕的重要讓與。牠注意華北的各種重要實業如棉紗廠，人造絲企業，以及一個日海陸軍當局渴求的計劃——熔解煤炭，使日本在軍事方面燃料得以獨立。

照最近幾天華北的形勢看起來，很顯明的，日本軍事當局決心以武力奪取他們以威嚇利誘所不能奪取的東西。換言之，既有了三師團的軍隊，他們能够不顧中國的願望而奪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日本軍事當局在這個時候用兵的動機，從較遠的背景看來，是日蘇關係的緊張，日本欲鞏固其在華北的地位以作來日倫敦英日交涉的有力的談話根據點，及想阻礙中國在歐美各國取得財政的與外交的協助。

增稅乎？增發公債乎？

日·讀賣新聞

十月九日的東京讀賣新聞社論，題爲「今後的戰費與第三次增稅」，從這篇社論裏，我們可以看出敵人對

於戰費來源的苦悶，現在，把它節譯如左：

此次事變開始以來，政府所決定的戰費是第十二年度第二預備金支出一千零廿萬圓，同年度追加預算第一次爲九千六百八十萬圓，第二次爲四億一千九百六十萬圓，最近議會又通過臨時軍事費廿億二千二百萬圓，合計共二十五億四千八百六十萬圓的戰費已經決定了。

今後的戰費，還是仍舊維持目前一樣的比例，或者比這比例更應該增高一些，這我們雖不敢逆料；但是，無論怎樣，今後所支出的戰費比例，決不會比這數目更來得少，這是可以斷言的。因爲如果一旦陷於長期戰爭，戰費的支出，是非常巨額的。

到現在爲止，所決定的戰費二十五億四千八百六十萬圓的財源，大部份是從發行公債而來的，從增稅而得的財源，不過只是十分之〇·四強，共數目爲一億四百五十四萬七千圓而已。

我們試把歐戰時參戰國所支出的戰費來源的實績來檢討一下：歐戰時英國的戰費財源，十分之八是公債，十分之一·八是從增稅而來的；美國則十分之七·六是公債，十分之一·七是增稅，法國則十分之九·六是公債，十分之〇·七是增稅，德國則十分之九·七是公債，而從增稅而得的不過只有十分之〇·二四。我們在日俄戰爭時的戰費的財源，亦有十分之八弱是發行公債的，十分之一·一強則從增稅而來。

目前，國內一般論調，對於今後戰費的財源，是主張從增稅而來的，因爲增稅既可以保持財政的健全性，隨着

公債數目的急增而產生的經濟上的諸弊害，又可以迴避，其辦法是十分妥當的。不過，戰爭長久繼續下去，而戰費的支出究竟要多少，是無從精確估計的，那末，增稅果然能够擔負得下嗎？論者對此又沒有確信了。

當然，在可能範圍以內，戰費的財源，應該從增稅上打算的，但是，我們應知道，除了中國事變所增加的稅額以外，還有今年度的所謂結城增稅。國民負擔的增加，是不容我們否定的事實。

在這時候，政府再不應該取曖昧的態度了。要否實行第三次增稅呢？應該從速決定了！

（國民週刊·眞之譯）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英·尤特勒

日本農民的極度窮困和不滿現狀，封建殘餘的阻礙資本積聚和中產階級的健全發展，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工人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野蠻壓迫，知識份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動，巨大的工匠和小工商業者階級的革命醞釀，一切政治社會自由的不存在，皇朝和官僚的專制，警察的暴虐，統治階級和整個行政機關的普遍腐化——這一切現代日本的特徵，使我們回想到沙皇時代的俄國。不論日本軍隊有怎樣多，不論日人宣稱它怎樣地忠誠，不論日本向亞洲的擴展有怎樣成功，不論怎樣宣稱民衆對天皇的熱忱，實際上日本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安全和接近於革命，正與舊俄相同。

日本和帝俄的主要區別，就是日本還沒有經驗過它的一九〇五年。因爲日本還沒有受過軍事失敗（或根

本沒有和設備良好的強國軍隊打過，羣衆的革命情緒被壓到暗中去或轉移到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轉移到對華戰爭，攻擊一切自由主義，轉移到崇信日本高於一切和皇族的神聖了。日本的農民和工人對於天皇的作用還沒有全部失望，還沒有知道官僚正和地主廠長一樣是他們的壓迫者。在羣衆還可以被愛國情緒所麻醉，還相信對外侵略可以繁榮和解救飢餓的時候，革命還可以不致爆發。現在破產和絕望的農民，工匠，小僱主，小商人，小地主等把憤怒和失敗表現在中世紀的陰謀，祕密團體，和暗殺「腐敗的政客及自私的資本家」表現在反對資本家和極端國家主義的所謂法西斯主義。現在，大部人民還跟隨着地主與軍官的領導，即軍事法西斯的領導，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在變更了的條件下接受主張推翻現代社會制度的份子的領導。只要這些中間層一旦對軍事侵略的利益失望，一旦明瞭天皇並非站在各階級之上，而是與統治階級站在一起，那末他們的萬難的經濟地位將迫逼他們反對現有的領袖。

所謂日本的法西斯

在社會的最上層，法西斯主義受到了官僚，陸海軍軍官，大地主和某些大資本家的支助。在這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主義是從純粹反動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自明治時期即已存在，並且一直是皇朝及其警權的強力支柱。這些份子，當大戰後日本似乎走向民主時，曾一時斂跡，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及日本割去滿洲以後，他們又抬頭了。他們企圖支配或代替許多民衆團體，絕望的中等階級和農民的團體，並且將他們的仇恨和失望多少移轉到極力支助侵略中國，和反對勞工，佃農以及激進的知識份子的警察恐怖主義一方面了。

領導着法西運動的是統治階級中的封建軍閥，以荒木大將爲其首。這叫軍事法西運動。它的力量大部依靠在鄉軍人協會，這種協會滿佈全國，使軍部的意見可以傳到每一個鄉村。協會的會員是帶點強迫性的，包括一切退伍的軍人，這就是說，每一個農民家庭至少有一個會員。據說會員一共有四百萬人。靠了這個組織，荒木及其支助者開始發動全國支助他們的武裝侵略亞洲的計劃，並作欺騙的宣傳，宣傳打倒「自私的資本家」，「貪污的政客」，並保證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大資本，減低利息，以移民滿洲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他們再三向人民保證，日本征服中國成功後，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但這些軍事法西宣傳者最終還是代表着地主，職業的軍閥和一部份官僚的利益。是的，他們真恨代表「金融資本」的財閥，財閥可享受種種現代的豪華，而他們則十分貧困。他們痛恨大資本家從一九一八年起把持着政權。不過軍人沒有大資本家是不成的，不論開戰或發展滿洲，都需要金錢。不論荒木派怎樣高呼反對「貪婪和自私的資本家」，但要改變就祇有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便要消滅封建和半封建份子如地主，官僚，專制政體以及半獨立的軍隊等。所以軍事法西主義是虛妄而不合現實的。不管他們在口頭怎樣講，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還是與大資本家妥協和勾結。

少壯軍人

但法西運動的軍人並不都是這樣的。許多陸海軍的少壯軍人是真正想消滅獨佔資本的，真想在滿洲建立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一般少壯軍人多半出身中下階級，在中級軍官中佔很大的比例，許多

是恐怖團體的會員。他們和大官僚、軍人貴族、大托拉斯並無社會的聯繫。他們沒有升大官發大財的希望。他們都是小地主，較富的自耕農，小工商者的子弟，他們的薪俸極低。照日本陸海軍的俸給，下級軍官只有十二鎊一年，官級較高的從五十八到一百鎊一年。在一九三一——三二年俸六千六百元的海陸大將只有十五人。

而且出身平民的少壯軍人絕無升遷的希望，因為不像軍隊中的富家子弟，沒有在軍官學校畢業。自一九二七年志願兵法案通過後，凡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服兵役滿了一年並受試及格的人方可以充任中級軍官，這個法案使中下階級的子弟能充任中級軍官，但要想升遷較高的官職是極端困難的。年老的軍官大半繼續霸佔着高位（日本的聯隊長普通至少是五十歲）。可是自一九三〇起，荒木系軍閥開始控制着軍部，並且繼續到一九三三年荒木倒台為止。這個荒木所領導的團體，並非由軍人貴族所組成。因此他們成了「民主派」軍官的領袖，裝出和軍閥政客沒有關連的樣子。他們自認為適當的人物，來領導第二次歸政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的運動。

在社會的頂端，通常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官僚和軍閥中最反動的部份。他們想恢復對新財閥的政治支配，和對農民及中下階級的道德支配。平沼和田中都高呼軍部領導全國來克服困難，因為政黨都不可靠。這種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家族制度政治的復活而已。

共產黨是日本現有社會制度的威脅

在日本只有共產黨才主張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危機。日本沒有反對「封建思想，封建行爲」的真正自由黨，改良主義的工黨也很微弱。只有個別的自由主義者，如尾崎雄行等擁護自由主義和開或作反對軍國主

義，帝國主義和反動行爲的呼聲，但這一種人很少，也沒有什麼後盾。實際上日本沒有真正的中等階級來作強烈自由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前十年的自由主義者現在都成了法西斯了。在日本，共產主義和它的政策是被人認作推翻現政的唯一代替物。因此，它們受盡當局的種種野蠻壓迫和不斷地肅清『不穩思想』。

雖然共產主義已經被壓到地下，雖然共產黨常被處死或終生監禁，雖然一大部份勞工運動轉到幫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由於羣衆的窮困和失望而發生的革命運動在目前被分散到反動和盲目的愛國主義，但革命的精神不但沒有粉碎，而且一直是統治階級和現有社會制度的最嚴重的禍根。

只要一個軍事上的挫折——還不必什麼大敗——或只要確切證明了軍事領袖正和政客一樣地準備出賣於大資本家，目前羣衆的反動愛國運動立刻會轉變到共產主義，或走向叛亂和革命一類的毀壞和危及國家的信用與穩定的活動。

軍人貴族實在是弄火。現在這個火就是直接反對中國、蘇聯和一切其他的國家，反對一切在日本的激進的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是，風向會轉變過來，或者這個火碰到障礙，轉而燒燬玩弄它的人。

雖然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因了新聞檢查和祕密審判和它在目前被驅入地下而無法測定，但當局對大中學以及無產階級中的『不穩思想』的焦急，對佃農協會的野蠻壓迫，幾個月後或竟是一二年後才准發表的大批地逮捕人民，天皇每行出巡時的『集體逮捕』，共產黨在佃農中的勢力和不計生死的左翼的活動——這一切證明了這種運動依然很強烈，和許多人堅信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解決人民的痛苦和飢餓。

每一年總有成千成萬共產黨或「不穩份子」被捕，並且宣布這是「最後一次」的肅清，可是好像一直有新的黨員和新的領袖不顧酷刑、監禁和死刑，準備繼續幹下去。這是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絕望，沒有改良與和平進步的可能。青年不做烈士，只有自殺。每年因絕望而自殺的總有幾千人，可是更多的人卻加入了革命運動。根據各種材料，可以證明日本的地下活動是非常的強烈。被捕的多半是學生、教員、作家、教授、工人，有時是農民，有時是政府職員。可是在被捕的人中，表明了共產主義已經伸入日本最貴族的家庭。過去幾年，有九個高等法院的審判官因「不穩思想」而判罪。

是的，有許多被捕的在反省後而釋放的人，普通都是因為受不住酷刑或家屬不能生活。反省的人常常在文書簽有「轉變」二個字。但是，有一個轉變了的共產黨懸梁自殺，並留下一個短簡，說「我雖轉變，仍無辦法。」這代表了典型的成千成萬在壓力下反省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自殺。

日本火藥庫遲早總要爆發的

那些偏袒日本的外國人，那些英國的保守黨夢想日本是遠東的安定力，是一個進步和文明而有秩序的國家，可以拯救亞洲於共產黨之手和保護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利益。這些人至少應該明白，他們在和一個火藥庫接近。這個火藥庫充滿了對西方的瘋狂仇恨，尖銳的社會對立，無衣無食的千萬工人、農民，和毫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潛伏的怨毒和狂怒。這個庫遲早必定要爆發的。我們決不要夢想日本繼續勝利地侵略中國，就可以消除爆炸的危險。征服中國或一部份西伯利亞，決不能拯救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或有益於小工業家。

的生活。日本的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擴展，祇是加廣巨富與赤貧之間的鴻溝而已。

(文摘·汪衡節譯)

三 中國的力量與對策

中國勝利的把握在那裏？

屠拉伯爾

這篇文章爲美國著名作家 Theodore Draper 所作。Draper 氏對於遠東問題素有研究，現正『今日之中國』(China To day) 編輯，兼『新羣衆』(New Masses) 通信員，本文中分析中日戰爭各種因素，至爲詳盡透澈，結論認定這次抗戰結果，中國必可獲得最後的勝利——譯者

一 三個因素

中日衝突展開爲全體的正式的戰爭，某些顯著的特質便必然表露出來。這特質，一部份是受遠東的地理位置和技術發展的影響，一部分也由現代戰爭的一般條件所形成。但說戰爭的結果還是要靠中日兩國的內部情形來決定，却也決沒有錯。

自然雙方的某些因素必須加以衡量。由於戰爭機構的完備和機械化，日本在開始時雖佔着很大的優勢，但

後方的軍需工業却是日本所最感困難的。中國缺乏的不僅是軍需工業，而且，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還將因缺少大砲、軍火和飛機而受着妨礙。從這次戰爭的實質看來，在第一時期中，在最初六個月也可能是最初一年中，優勢也許將屬於侵略的日本方面。戰爭延長到一年以上，日本社會和經濟制度上所引起的窘迫，便將開始怨訴了。到那時候，戰爭的整個性質必將有一個突變。

我在『日本征服的模型』一文中，曾經說過日本侵略的三個因素，第一是國際的（特別是對英國、美國和蘇聯的關係）；第二是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驅使日本極端主義者從事戰爭）；第三是中國內部的（全面侵略前政治和經濟的深入）。要估計雙方在全面戰爭中勝利的把握，必須以這同樣三個因素作基礎，為行文便利計，現在不妨把它們顛倒說起。

第一，中國必須發動全面的戰爭，以實施廣大動員和延長戰線的主要策略；第二，戰爭持久對於日本軍需供給能力必有重大的影響；第三，日本的國際地位是非常脆弱的，美國、英國和蘇聯的聯合行動（有一部分單是美國就够）可以從摧毀她的軍需工業，來有效地阻礙日本的戰爭機構。

二 中國的戰略

中國政治的統一，直等到帝國主義開始分割的長遠以後纔實現，這是殘餘的封建主義種下的禍因。二百多年以來，封建軍閥統治着各省，對於中央政府並不負怎樣的責任，一次一次朝代的推翻，不是因為租稅壓迫太重，便是因為某些地方軍閥有野心。自前世紀的中葉以後，帝國主義的統治更把事態弄得複雜化，它又緊緊抓住封

建主義以使中國的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都遭阻滯。

這種封建的分裂使得外國侵略者的征服愈加容易——特別是日帝國主義。某一個的統治者推翻另一個，然後由自己去替代，是常有的事。這也就是中國資本主義停滯發展的主要原因。帝國主義利用封建主義作爲分裂的力量，以便利它的分割和統治。一個體系替代了另一個，而中國所得到的只是兩者的殘渣。

因此，統一便成了抗戰的先決條件，這是政治和軍事策略的交織點。

不論中國現在可運用的軍力如何，中國在現代戰爭的科學軍器上是不能跟日本相比擬的。它不能夠以大砲對大砲，也不能以飛機對飛機，它又沒有海軍。要製造這些，中國本國又沒有一切軍需工業所必需的巨大重工業。沒有軍需工業，軍備添置除了購買以外，就不可能。沒有軍備添置，持久的戰爭就不可能。不過，我們也得看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形是怎樣。

在現在，中國飛機固然還敵不過日本，但是它却擁有充分的資源，只要這些資源能够保持，那就足以應付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日本軍部領袖最喜歡的却是一種短時的戰爭，一種「地方」的戰爭，最好一省投降以後，其餘各省也不管自己的命運隨着投降過去，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首先企圖摧毀中國最完備的機械化軍隊，或是勸誘南京答應華北事件的「地方」解決。這正跟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所施的陰謀完全一樣。中國的資源比阿比西尼亞要豐富得多，但它是決不致造成同樣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氏對於中國抗戰策略曾有詳盡的說明：

中國的戰略，應該在變動的廣大無窮的戰線上採取一種運動戰；這種戰略完全要靠在艱險地面上的高度活動纔能成功，它的特點就是迅速的攻擊和後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大規模的運動戰要比簡單陣地戰有利得多，陣地戰是必須配合完備的戰壕工事，重兵線以及堅固的堡壘的。我們的戰略必須從作戰地面的條件來決定，而這是適合於運動戰的。

這意思並非就是放棄軍事要點，只要有利，軍事要點還是應該運用陣地戰來盡力防守。不過主要的戰略却必須是運動戰，而把主要配備放在遊擊戰術上。防禦戰術必須運用，但這應該是輔助的，在戰略上只佔着次要的地位。

從地理上說，作戰地面是這樣的遼闊，我們採用運動戰必能發生很大的效果，而給像日本這樣活動遲緩的軍隊以有效的打擊。集中重兵而拚命防守狹仄戰線上一二軍事要點，必將失去我們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一切利便，而重蹈阿比西尼亞人的覆轍。我們的戰略必須避免戰爭初期的主力決戰，而逐漸擊破敵人的士氣，戰鬥精神和軍事效能。

毛澤東氏還堅持許多的要點。如果有人以為日本一旦佔據了沿海的軍事要點而加以封鎖，戰爭就要告終，那全是無稽的；中國紅軍在過去掙扎中曾經歷遭「軍事要點」的喪失，却並沒有削弱力量。中國缺乏有系統的重工業機構，在某種意義上倒反而是個利便。內地沒有巨大的商業和工業的中心。在大部中國比較原始的農業情形之下，每個村鎮達到了任何工業國家所沒有的自給程度。上海的喪失，對於中國是萬不能跟美國的失去紐

約或英國的失去倫敦相比的。

中國儘能失去許多的土地，而繼續抗戰下去。據毛澤東氏的估計，日本也許可以佔據擁有一萬萬或二萬萬人民的地方，但它必須留駐重兵防守。同時，因着日本的進攻，它們的交通線必然延長；防禦各種遊擊戰的後備兵也必增加。在敵視的領土中，那侵略者自然難以安居的。他們越是深入中國，他們呆滯的戰爭機構便將愈形弛緩，因爲內地的公路和鐵路都是非常之簡陋而又缺少的。

這裏我們便觸着了中國抗戰的軍事問題的政治鎖鑰。延長戰線和運動戰的策略，只能以全國的規模纔能實施。但是沒有政治的統一，全國的抗戰是不可能的。（最近國共已正式宣布合作，政治統一已經做到了——譯者）

這個行動的計劃，完全是以空間和時間的兩種考慮做基礎：空間是利用了中國廣大的地面及其未經發展的經濟組織，把這些條件改變爲力量的因素；時間是利用了日本內部致命的脆弱。毛澤東曾經說過：『避免戰爭初期的主力決戰。』要明白這句話的意義，我們必須來看看日本。

三 泥足的日本

當日本開始向中國要求國外領土特權的時候，它自己還沒有從西方列強在其本國的領土特權下解放出來，這是日本歷史發展的實質。在社會和經濟組織上，日本本身和中國一樣是牢固的封建制度的俘虜。跟中國不同的，就是日本能够從西方充分借用帝國主義的設備來阻止帝國主義對它自己的征服。

在轉變到現代帝國主義強國的過渡期中，有許多根本的封建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依然遺留着。這一部分因爲封建勢力還在統制新的資本主義的企業，一部分因爲日本最初用了出售生絲所得的錢來資助工業，而生絲的生產，並不需要根本改變日本的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

這樣結果，日本的社會組織對於資本主義工業便特別的不平衡和不適合。上面是十五個「托拉斯」統制着全國百分之七十的貿易和工業。其中三井和三菱兩個托拉斯是最大的獨佔者。在這批獨佔者跟廣大的人民大眾（主要都是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真空。日本的重工業主要是軍備和造船業。這批獨佔者的權力，完全靠了統治廣大的原始生產者爲基礎，他們手製的貨物，都給榨取了去分配。

這些佔最大多數的小手工業者，在一個短時的「地方」戰爭中，對於日本是不會有害的，但在大規模的戰爭中，却將大成問題，以至最後毀滅日本的經濟。小手工業者很難組織起來，使受半軍事的訓練，以配合和補充現代軍隊的設備。單說機器吧，那是軍事經濟的主要產物。日本自製的機器有百分之九十六是由那僅雇有五百到一百個工人的工廠製造出來的。這就是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爲什麼在日本汽車市場有暢達銷路的理由。日本需要的機器，本國所能供給的連百分之五十還不到。

但尤其嚴重的是日本根本缺乏重工業所必需的資源。歐脫萊女士在其「日本的泥足」一書中，慎重地檢視日本現在的地位，證明着日本只有很少的鐵，很少的鋼，很少的煤，沒有錳或其他可以製鋼的合金，沒有棉花，沒有石油，沒有橡皮；機器以及其他不含鐵的許多金屬都感不足，銅雖有一些，但她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還須從外

國輸入日本的經濟並不是以這些基本軍需工業品爲基礎，而以生絲，廉價的棉織品和羊毛織品，以及人造絲爲基礎。日本國內的出產品，在平時還不能養活她的人民（他們的生活標準却是出名低下的），每年輸入的糧食達幾千萬日元。

日本要應付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只能把它所有的貯藏全耗於每種軍用品。

在這樣情形之下，她現在的資源究能維持多久呢？兩位蘇聯的專家塔寧和約翰曾在『當日本作戰的時候』一書中提出如下的結論：（一）日本所有的總資源包括石油，鉄礦，銑鉄和米，將在戰爭的第一年中耗去。（二）農產品的貯藏將在第二年底完全耗完。（三）第二年必將發生非常嚴重的糧食恐慌。（四）在第一年中，就將實行巨大的通貨膨脹。（五）在第二年中，日本將以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於戰爭。中歐諸國在歐戰第四年中，會將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四·七撥充戰費，他們已感着無法忍受，而日本的國民收入比中歐諸國要少得多。（六）日本在平時貿易的入超已是很大，戰時自更將增加，而且她的競爭者還必將趁機把日本從現在許多的市場中逐出去。

上述的說明足以解釋這一點。日本企圖並需要一個『地方』的戰爭，因爲她害怕全國戰爭的複雜牽連。日本從來不會打過一次大仗，而且必須避免它。她現代的海陸軍是以帝國主義的機構爲基礎，而這個機構又建築在封建的經濟基礎的上面。這樣，他們真是『作法自斃』的惡魔，一旦機構停滯，就可以壓抑下去的。

記住毛澤東的提示：『我們的戰略是必須避免在戰爭初期中的主力決戰……』因爲這樣的決戰必將失

去中國所有自然的便利而不能擊着日本戰爭機構的最弱點。

四 英美必須行動

我們屢次說過，日本是絕對必須倚賴她帝國主義的勁敵的，雖然她目前就是在跟這幾個勁敵搏鬥。日本曾經希望征服滿洲以後可以減少這種倚賴性，但是她對於棉花、石油和鐵的幻夢終於不能實現。華北的吞併，可以增加日本在棉花、鐵、煤以及其他貨物方面的自足。目前大舉侵略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日本當局認為非鞏固華北的統治，他們的資本家是不願在華北投資的。

假使英美允許日本把華北甚至別的幾省拿去，他們目前有利的地位必將逆轉。在現時，日本的經濟完全靠着三重的交換。日本把她所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絲賣給美國，同時向美國、印度和埃及購入生棉。她又從美國輸入木棉。日本用了這生棉製成廉價的棉織品傾銷世界；用木棉製人造絲。

這種對於外國物質的倚賴性，說明了日本貿易差額非常不利，已達到最高的記錄。從一九三七年一月到六月，日本入超達六四一、一一〇、〇〇〇日元，這是超過了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最大的數目，但一九二四年除外，因為那年日本大地震，故須大批向外國購買，以重建東京和橫濱。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據說入超竟達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一個空前的記錄。入超的主要項目是鐵、原料石油、木棉、鑛沙和機器等。

長久以後，這種不利的貿易差額只能用外債來維持，日本主要的老搭擋英國就會供給這筆金錢的大部份。美國工業和金融資本家也曾經有過。最近幾月來，日本會竭力設法補救她貧竭的工業地位，向美廠商定購了大

批的銅、銑鐵和銅片等。毛根公司對於日本的軍需工業更有着密切的關係。

英美在戰略地位上是正處於日本經濟的『瓶頸』。美國的生絲抵制可以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英美的禁止生棉輸出也同樣的有效，而機器、銅、鐵和石油的停賣就等於是摧毀日本的戰爭機構。

英美都還不會採取這樣行動來阻止日本。要是這種行動能够實行，這次的侵略也許將是最後一次的侵略。中日大戰爆發，英美人民的責任是非凡之重大的，日本是這樣的脆弱，集體行動一定可以壓迫侵略者馬上求和，這要比幾句抽象的口號有力得多了。

五 中國勝利的把握

本文的目的，只是把中日戰爭中的重要因素提出來分析。現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要是共產黨的戰略能够採用，以全面抗戰來攻擊日本脆弱的經濟，同時其他列強，特別是英美蘇聯能够實行集體的行動，那末，這次戰爭的結果，是無庸再費揣測了。

(半月·賓符譯)

從經濟上觀察中國能否長期抗戰

格爾

本文爲英國 E. M. Cull 所著，原載於九月二日 Manchester Guardian 報，對於我國在戰中的財政經濟力量，有相當準確的估計，可供參攷。

中國能够持久作戰嗎？要答覆這一個問題，必須考慮到許多不同的假定。

第一，如果日本控制了上海，它是否仍許上海進行正常的事務，其中包括海關總稅務司的職權。據我的觀察，日本控制了中國最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一個事實，並不足以結束戰爭。反之，它決定要憑藉了控制的地位而加以利用的企圖，將使上海的本身大受影響。

爲減少與列強發生糾紛的機會起見，日本或可允許上海恢復商業上的任務。但在這情形之下，中國可以繼續向外國輸入貨物，大大地增加了維持長期抗戰的實力。假定軍事勢力仍然控制着大局，日本的軍事當局對於列強或將不惜冒着引起糾紛的危險，制止上海的貿易，或者至少將在數量上及質量上設法加以限制，譬如說，禁止輸入有軍事價值的任何物品，或指定通過輸入貨物的範圍。不過，這樣的限制將自動地造成一個難於措置的走私問題。要在上海附近佈置一個有效的緝私網，是很不容易的。

不論是在任何一種的情形之下，日本或將實行控制海關的職權，至少將禁止一切海關收入繳解中國政府。不過，爲避免引起糾紛起見，日本對於作爲外債與賠款的担保的一部份關稅，或將提出分配，但數額及辦法，一切將由日本自己決定。

去年中國海關收入的總額爲三二四、六三三、二九一元，約合一九、四四四、一八一鎊。上海一埠的總額爲一四八、八六九、一三六元，約合八、九一六、六四〇鎊。在上述的關稅總額中，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四、五四七、三九五鎊）償付外債和賠款，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則用以償付內債。所以，日本控制上海以後，在財政上可能給予中國的打擊，是相當重大的。至於重大到何種程度，以及中國的對外信用是否會因

之破壞，則完全要看上海的貿易如何以及其它口岸的情形如何，才能確定。

除了九龍、萊巴（Lepo）、廣州、江門、雷州、瓊州和北海等處外，日本經過了相當的掙扎，可能控制中國的一切通商口岸。但日本如欲控制九龍、萊巴、廣州或江門，就必然引起對於英國的衝突，如欲控制雷州、瓊州與北海，則將與法國發生磨擦。去年雷州、瓊州、北海、九龍、萊巴、廣州及江門等處的海關收入爲二三、九一五、〇〇〇元，上海以外的其它沿海口岸的海關收入爲九〇、九三三、〇〇〇元，至於這些海關收入的將來情形如何，顯然可與上海方面的情形同樣看待。其中以天津海關與青島海關的收入爲最大。在一九三六年，前者計三五、五一八、〇〇〇元，後者計二〇、三〇五、〇〇〇元。

華南的三水、梧州、南寧、龍州、蒙自、思茅，以及騰越等處，由於地理上的和國際上的關係，也不會受到日本的控制。去年，這些海關的收入達五、三七八、〇〇〇元。在沿海各口岸被控制的情形之下，這些海關的收入必然可以增加，至於增加的程度如何，則殊難預料。九龍及廣州的稅收或可增加兩倍到三倍。

去年揚子江流域的海關收入，共達五五、五七五、〇〇〇元。今後的情形如何，頗費揣測。日本所決定採取的政策，對於這一點大有關係。它可以阻止揚子江流域全部對外貿易。除此以外，它還可以個別地控制若干商埠，最重要的自然是漢口，去年的關稅總額達二三、八七四、〇〇〇元。假定日本能够破壞揚子江下游的防務，它就可以封鎖漢口或加以毀滅。至於揚子江上游的若干商埠，在稅收上不足重視，日本大概不會有什麼舉動。

把整個的關稅問題加以觀察，我們可以明白看到這幾點：（一）正與若干人的判斷相反，中國的海關收入

並不因戰爭的爆發而終止；（二）在最惡劣的情形之下，中國關稅的一大部份固有被割裂的危險，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這是殊難成爲事實的；（三）無論如何，若干海關稅收的增加，可以補償其它海關所受損失的一部份。

其次，講到鹽稅。一九三五年，中國的鹽稅總額爲一八四、二〇九、〇〇〇元。要是日本控制華北（包括山東），它就可以控制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鹽稅。要是日本的勢力擴展到淮河流域、京滬區域以及浙江，它又可以控制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鹽稅。日本如果不能夠控制華中與華南，它也就沒有方法攫取其餘八〇、八〇〇、〇〇〇元的鹽稅。

再次，講到統稅。一九三四年度中國政府所徵收的捲烟、麵粉、棉紗、火柴及三和土等統稅，共達一〇四、九七七、〇〇〇元。今後的收入固難預計，但只要政府的機構繼續活動，統稅的收入多少仍然是存在的。其它稅收（約計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情形相同。

更次，中國政府所有的外幣，約值四千萬金鎊，白銀約值二千萬美元，此外，尚有未經宣露的祕密儲藏。中國政府所可憑藉的財政資源，因不能估計其總額，在某種情形之下，似乎不得到幫助，還不足以維持龐大的設備完全的軍隊。現在中國軍隊的常年軍費約計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不過，中國軍隊已儘足以展開使日本感到煩惱的游擊戰爭。戰爭的能否持久，要看中國兵工廠（在太原、西安、鞏縣、南昌、廣州、成都、昆明等處）的出品，能否獲得外國方面的補充。

中國只要有一年的豐收，就能够「自給」，而且，中國和世界的交通，照現狀看來，也不會完全被隔絕。要是各

國真在經濟上及金融上願意援助中國，中國就能够獲得所需要的東西。在這情形之下，日本將遭遇十分困難的工作。

（世界知識·宗漢譯）

從中國軍需上觀察中國抗戰

H·漢孫

在長期戰爭中，兵士對他的技術配備的意見，對於軍隊的精神最有影響。儘管是謠傳敵人大砲坦克非常優越，軍火用之不竭，且有新毒氣，但敵方兵士終歸沒有勇氣。

因此，作戰國家最注意配備的來源，性質上和數量上同樣注意。中國也不能例外。

新近最高軍事委員會和教育部共同請了六十四位化學家，用四天功夫教他們製造軍火，並且請他們去看砲兵，煙幕，空炸，防空等表演。有小野砲在五里之外（三千碼）射擊活動的目標，六發六中。於是各教授都知道了。一九三六年中準備的程度。

近年來中國軍隊的主要武器沒有激烈的改變。中央軍每師都有機關槍，現在質量皆大增，每師有幾尊塹壕砲和野砲。七八百輛軍用運輸卡車集中在南北兩處。軍閥時代的鐵甲車也有時用作流動的儲屯所。

中國軍隊也有新式的大砲和坦克，因費太大，故所買不多，如有整船的入口，大家一定知道。新近的一次入口，是二十四尊德國大砲（六二生的口徑），此種大砲曾在南京街道上走過，價值七十萬元一尊，是用湖南錫礦抵賬的。西安事件時有四尊運到西北。

中國軍火是十一個兵工廠製造的，這十一個兵工廠散在國內各處，這些工廠的原料是日本不能封鎖的。無煙火藥和其他高級火藥是棉花、硝酸、硫酸做的，中國北方各省都有棉花，酸的生產稍有限制。唯一的商用製造廠是在上海。產硝酸和硫酸的最大軍用製酸廠，是在長江兩岸什麼地方。北方也有一個製造廠，主要的是製硫酸，現在移至南方內地。第四個製造廠是在西南，主要的是硝酸。漢陽兵工廠有小的製酸廠，足以自給。其他兵工廠如何供給，不得而知。顯然中國正在努力使酸能自給。一九三五年入口硝酸是一千九百五十噸，一九三六年只有三百七十五噸。一九三五年入口硫酸是八百四十噸，一九三六年是六百三十噸。中國兵工廠的製造能力，不易得知。但從鑄鐵爐的能力和要人的口氣上可以知道一點。華中某一兵工廠大概是野砲的主要來源。這個兵工廠有六個鑄鐵爐，並僱用許多從前瀋陽兵工廠所用人員，製造塹壕砲和小砲。西北某兵工廠是機關槍的主要製造所，漢陽兵工廠的鑄鐵爐被二十年的大水浸壞，不能作大量的鑄鑄，而生產步槍、手榴彈、小炸彈和火藥。新武器的試驗工作似乎集中在南京，轟炸機和化學戰器的製造也集中在此。

資源委員會有三目的：（一）調查原料作軍事工業之用。（二）提議何種工業應在何處迅速發展。（三）增加政府對現有工業的控制權，並為軍事目的而調整所有工業生產。政府的銻鑛專利和桐油的統制都與此有關。軍事委員會管理某處六個出產「第爾發動機」的小鍊鋼廠。

糧食登記為另一問題，宋子文今年初創辦一千萬元的「米運公司」，在各省作大量的儲蓄和出售。財政部對於此項米糧豁免一切關稅。

另一有趣的食糧統制是中國最大的機械化農場，這是軍事委員會在華中某部辦理的。在廿四年大水淹沒的地方開墾了三百二十五方英哩最好的農地，現在有十萬英哩在耕種，有二十個美國牽引機，二百個蒸汽機，耕耘機，和收割機。如全部用機器種米和麥，則可以供給二十五萬軍隊的基本糧食。

要塞的海港和江岸大砲是公開的。杭州灣和青島灣的重砲，上海與漢口間的砲隊，特別是南京以下的，都很重要。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後，在南京以南，在京鎮路附近，都進行著精要的防禦工事。

最不被懷疑的軍需原料，常有由行政機關辦理的，如郵局食鹽管理處，及其他機關。

(密勒氏評論報)

從中國交通上觀察中國抗戰

H·漢孫

中國能够和日本開戰嗎？對於這個問題，北平和南京兩方面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意見：北平方面所取的是諷刺的態度，而南京則是沉着的。筆者最近到這兩個中心地點旅行一次，會以此問題詢問許多官方的負責人和局外的觀察者；事實上證明，他們的意見竟如此不同，好像是談論兩個不同的國度，也許她真是不同的國度吧！

「絕不能騙我們北方人，」一個北京老手說，「由於沿海各埠金融的與乎商業利益的對峙，中央政府對日本的戰爭決不可能。」這大抵可以說是河北，山西，山東三省大多數人的態度。如果和這種人爭論，堅執着和他們理想的完全相反的事實，對他們引證南京高級政治領袖非公開式的談話等等，都是無用的，甚至會惹起「欺人

自欺」的譏笑。

另一方面，南京卻似乎有十分的留意。砲車坦克之類在重要的街道上整天的巡遊着，城郭的四郊除深溝高壁之外，還滿敷着電網和蒺藜。我又要問了：中國能够和日本開戰嗎？一位官員一壁啜茗，一壁答道：「不成問題，讓日本試試，多來取掠我們一寸土地，全國人民馬上就要用武力來對付他的；我們要戰到最後的一個人，非將日本擊到潰敗下去不可。」這種「非如此不可」的態度，就是南京政府人員和學生所採取的同樣的態度。軍人方面，他們的說話，可不能這樣的隨便。

然而，北平的懷疑論和南京的樂觀主義都有着同樣的一個謬誤：這兩個京城的意見，都不是建築在事實的基礎上面。中國的軍隊究有幾何？價值幾何？將校幾何？效忠如何？空軍之實力如何？羣衆有無戰事訓練？（「羣衆業已開始訓練」，這個消息和北方的相反。）中國的財政能够「烹調」得好嗎？一個政治廚房裏有了那麼多的廚子會有什麼好結果？這些都是在決定中國戰爭力量之前必需事先解決的問題。

可是，要接近這個主題，最便利的門徑，却是戰時公路與鐵路的問題。因為準備底過於廣大的範疇，必將使懷疑論者却步，甚至連稍爲考慮都不敢，同時，目前這些轉運路線的缺如，一定也使政府官員的樂觀論遭受打擊。首先，請把目光轉過來，一看中國新交通路線的連結以及她外來的危險。設若中日一經開戰，三千五百哩的海岸線馬上就有被封鎖的危險，雖然這種封鎖因只有一部份的海軍可充巡邏之用而無若何效力。日本的兵艦甚至還可以更加深入地控制揚子江自漢口以下沿江流域。（關於這一點，完全要看中國沿江各要塞所設的新式軍備

的效力如何，才能決定。）

爲着要預防這樣的一個封鎖，中國的備戰必然被引向這兩條路線：（一）如何始能使糧食與軍火的中心與目今假定的戰線取得聯絡。（二）何處爲足以粉碎封鎖的交通孔道，而且還能夠轉運中國的三大外鄰的接濟，如西北方面的蘇聯，香港方面的英國，沿雲南邊境的法國等。

假如要決定新近建成的公路和鐵路是否合於戰略的計劃，必需認清中日戰爭的戰線在什麼地方。一般軍事觀察家都承認日本在那時候必然同時的擡起四個地方的戰爭，三個是警戒的，第四個却是實際侵略的戰爭。第一，這一路日軍將從察哈爾橫貫綏遠與寧夏，向西壓迫，目的在切斷中國共產軍與蘇聯之聯絡。其次，海軍將奪取自廣東至滿洲沿海每一港灣，對沿海各處交通孔道施行統制，以取得經濟封鎖底最大的效果。第三，上海將特別的被注意；日本一路於江蘇中部登陸，與上海之日本駐屯軍合作，結果是把上海全部奪去，使外間和目下儲存在上海的給養完全斷絕，南京當然感受到威脅，那就不得不退而以成都爲政治中心，以重慶爲金融中心。這三個戰爭——在蒙古，沿海岸錢和在上海的戰爭，可以被認爲是軍事的當頭棒，目的在於使中國的抵抗萎靡下去。

在這個戰爭裏，中日兩國命運所寄的焦點，是目下的華北戰線。就是從察哈爾北部一直拓展到黃海的戰線。如果日本能够把目下這條戰線向西向南同時推移，侵入綏遠，山西和河北等地，設使他們的戰線一經和隴海路互相平行之後，他們將來向西安或漢口這兩個戰略中心的進軍，將是不堪設想的了。有兩種原因，決定了這條

「北線」是將來戰爭時最主要的戰場，第一，因為日本與華北間的交通，是最短的路徑，而軍隊的活動則有過去建立的根據地以爲其基礎，而且，在華北還有健全的組織，接濟各地的日軍，已是極爲便利輕易的事。第二，戰爭的時候，如果國際的干涉促成妥協，則列強除華北外，決不願日本的勢力再氾濫於中國其他任何一個地方。

現在我們要回到原來的那一個問題上去：中國的新公路以及鐵路是否已切合於取得糧餉軍火接濟的聯絡的國防綱領底計劃？全國唯一盛產米麥以至剩餘的區域，當爲南方的湖南與江西兩省。軍火的來源却是十二個兵工廠，但接濟北路前線的責任，却落在兩個西北的兵工廠的身上，一個是河南的鞏縣，一個是西安，成都則聊充後備的援軍而已。這三個兵工廠都具備有極佳的條件，可以逃避出日本轟炸之下的火線。

這就可以得出一個大概來了：南方的糧食，北方的軍火，東北線上的戰爭。可是，另一方面，困難也就因「兩不可知」而增加了。不知日本能否控制縱橫長江下游的鐵路線？不知日本空軍的轟炸鐵路橋，是否和去年十二月杪中央轟炸機（不是楊虎城的）沿隴海路轟炸一樣容易？這就是所謂「兩不可知」。

所以，第一需要的，是一條安全的運輸路線，從長沙的米市以至將來軍事中心的成都，以至作爲後方根據地的西安，以至山西和河南的前方作戰區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日本在漢口及沿江的干涉與控制。在蔣委員長極端努力的高壓之下，西安成都線的公路，在一九三六年已由德人工程師爲政府完成了。長沙重慶線和長沙貴陽雲南線不必「三年」，只在一年之內就竣工了，共費去八百萬元，於一九三七年正月一日正式通車。蔣委員長在一九三六年這些公路建築期間中，每星期都要接到電訊的報告，可見其關心之切。

本來每條鐵路的價值，抵得上二十條公路。如果專為大規模的軍事運輸而築路，則鐵路的價值，更為可貴。於是政府最近就變換了方針，改而注意鐵路建設，暫時拋下內地公路建設的計劃。西安成都線以比利時資本的關係，得以興工，全國最大的機關車修理廠的設置也附在合同內，將在西安城西興築。興築重慶成都線的法國借款，也在去年十二月由H·H·K·博士簽訂了，雖然動手興工的事還未見諸實現。至於長沙貴陽線的工程，則已開始於去年秋，而且，如果完全能够依照計劃繼續實行下去的話，到一九四一年，中國國民政府的鐵路線就可以和法國在雲南的路線接軌了。

世界上每一個軍事國家都有它的國防計劃，但能够在戰號吹起之前完成的，那是非常的少數。德國日夜都在作着伯格達路線的夢，日本有她的六年補足綱領。中國也有她的鐵路線。但能够置信的只是：如果日軍都相信中日戰爭有一天終須爆發，那末，他的軍官們將在從海岸線起，蜿蜒一千五百里的中國重要軍事壘之前作戰。長距離的電話線也跟着公路和鐵路的敷設，出人意外地飛快的進展着。記者在過去六個月的剪報工作中，會得到已經敷設了五千哩以外的新電話線的消息，其中有軍事性質的路線也包括在內，如漢口上海線，上海廣州線，上海南昌長沙綫，廣州長沙鄭州綫等。

在爭取戰爭最後勝利時，和蘇法英等國的國外交通路綫，將證明它是比國內路綫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廣州計劃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以二千五百萬元興築黃浦鐵路并疏濬黃浦河道，這多少是表示了南京對於英國合作的注意。可知兩國長官間的互相拜會，不僅是禮誼間的往還，且亦自有其意義的。

在德日防共軍事協定宣布之前，傳聞有許多德國顧問計劃的防禦戰略，是用以反對日本戰略的。但不知在德日協定載明互換屬於『防共』消息之下，這些戰略是否已送至日本軍部之手，頗滋疑慮。

（密勒氏評論報八十卷第一號）

中國空軍的威力

美·J·瓦特庚斯

幾年前，中國領袖蔣介石將軍斷定，假使中國要保持一個獨立國家的話，中日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認為一個強大的空力是中國勝利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因素。得到這個結論以後，賢明的中國領袖，認為這杯預備請日本客人喝的苦茶中最好的成分是飛機。同時，因為飛機需要熟練的機師駕駛，為訓練未來軍事航空人員起見，自以負有世界最佳機師之譽的美國人最為適宜。

因此，蔣將軍就聘請一個美國人去改進他的新的空軍，使牠成為不可侮的力量，同時創辦一個航空學校以訓練中國青年，使他們能駕御這新的戰馬。這個美國人就是朱愛德上校（Colonel John H. Jouett），以前飛行隊的教官，也在法國服務過，可是一九二九年因為煤油的關係而辭職。他同時又獲有四種軍事資格——氣球偵察員，飛機駕駛員，飛船駕駛員，和飛機偵察員。

一九三二年，在日人向國聯瘋狂地抗辯，和美國國務院放棄自己的責任而不顧中國的安危時，朱上校和十個在飛行隊中服務滿期的官佐，五個頭等飛機機械師同十五架練習機（和蘭道夫機場用的一模一樣）乘船

來到南京。

有三年的時間，這位美國教官很有効地在忙於訓練駕駛員和建立一個足夠成功地抵抗日本進攻的空軍。在這三年中，他買了一百架美國練習機，靠了牠們，他練出三百二十五個駕駛員。他以為受了美人訓練的中國航空人員，和平均的美國機師的能力不相上下。他說，「根據兩校（蘭道夫和南京）的紀錄，我發現牠們的進步的快慢差不多，只要有了一百小時的飛行經驗，中國和美國的學生可以達到同樣的程度。但是，在初學時，中國的青年往往比我們（美國）的孩子學得更快一點。」

當空校在最吃緊的當口，這個美國人還要做另外一件工作——就是建立強大的空軍。他貢獻一個五年計劃，使中國空軍在一九三八年能擁有九百架新式戰鬥機和一千位駕駛員。

一九三六年正月，朱上校回美不久，蔣將軍已有五百架頭等戰鬥機——都是現代最新式的。其中大半為美國所製造，而且都是用最快的方法來製造和交貨。

中國現用的是諾士羅伯輕轟炸機，最新的海軍用的可塞偵察機，寇的士，萊特和意大利的飛阿特追逐機，在去年更定購了一百架高速福爾替單引擎攻擊機。

就在巴爾替摩，離開寫這篇文章的地方不到五里，馬丁廠（Cleun I. Martin）正在為中國製造雙引擎轟炸機。這些飛機和普通軍隊所用的不同。牠們比馬丁廠賣給軍隊用的飛機，更是迅速，更是優良，在任何一方面。每架都裝有兩個九百匹馬力的萊特引擎（Wright Cyclone Engine）。中國空軍的張隊長就留在馬丁廠中，監督他們

履行合同。第一批的兩架馬丁轟炸機已於正月由英國貨船載出。

雖然商務部對於輸到友邦的飛機的種類，不能加以宣佈，但是斯特郎，航空商務部的統計部長，曾經告訴著者，「從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商務部的紀錄提示出有四五三架，價值一〇、五八一、六八四元的飛機運到中國去。」因為中國的商業飛機的用途極為狹小，我們可以假定至少百分之九十八的輸出飛機是用在軍事上的。

這並不是一個國家極度地武裝起來侵略他人，而是日本的企圖已為中國所深知的緣故。朱上校說，「日人自以為在道德上，精神上，體質上優秀於世界任何民族，所以他們明顯地要統治全世界，同時他們知道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遠東。」

這兩國間的戰爭——覺悟的中國對着傲慢的日本——在三年之中必然會爆發。朱上校以為只要中國能等到完成時期，那末中國不僅能勝利地抵抗一個世界最強的軍事機構的攻擊，而且還有作高度的攻擊戰的可能。

在他的第一道防線——空軍——之外，蔣將軍正在悄悄地建立一個巨大的軍隊。在深深的內地，聽說有五十多萬人在受着最高效率的訓練，有最新式的機關槍和其他戰器。這種軍隊沒有向任何敵人用過，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他們要「留」住，等到在真正的戰爭中應付日本。日人深知這位中國領袖對付他們的計劃，朱上校以為日本正在分化中國，使各部單獨地不能作有效的抗戰。

蔣將軍知道戰爭之不可避免，但是他以處讓步的方法來延遲戰爭，等到他的陸軍和空軍能達到必要的力量時，『不幸得很，』朱上校說，『蔣介石也許無法拖延到中國準備完成的時期。假使他能拖延的話，自然這是日人所不願的，中國大有戰勝的機會。但是，在現在看來，戰事好像隨時可以爆發。』

假使現在就發生戰事，或者在本年內爆發，那末中日戰爭將是現代空戰的第一次的真正試驗。目前的西班牙內戰並不能算是一個轟炸機的真正試驗；馬丁本人不久會和我說過，兩邊的駕駛員都沒有科學轟炸的設備，他們也不想有。他們祇是飛越對方的戰線，胡亂投下一些炸彈而已。

現在朱上校是歸國了，四個年青的美國教官還留在校中。以前受他訓練過的中國人現在都在擔任教官，同時造就第一流戰鬥機師的工作也在興高彩烈地進行着。事實上，每年有二百五十個機師畢業於該校。

當戰爭到來時，在宣佈戰爭後幾小時內，受過訓練的中國機師，一定會飛駛到日本，摧燬它的重要工業的中心。

(文摘·衡摘譯)

怎樣轟炸東京

日本陸軍少佐片岡稔

【用什麼飛機空襲日本】 如果以海參崴，堪察加，小笠原羣島或上海爲空襲日本主要部分的根據地，那都必須作來回二千四百公里的續航。續航力與搭載量有因果關係，這必須用卡卜洛尼九〇型，薩皮雅S八一型，替卑三型等優秀飛機，而且還不能搭載過二噸。這種能續航二千五百公里以上的飛機，在蘇聯據說有一百架或二百

架。至于中小型的飛機却是不能衝擊日本的頭腦和心臟的。

日本的重要都市都是接近海岸，就在不接近的方面，也因為國土全體是細長形，對付現時的快速飛機也很難得有二百杆的陸地。因為最前線的監視哨與都市間距離太近，所以空襲警報和空襲中間的時間相隔很少，都市中準備的時間極短，甚至有時受到全無警報的急襲。例如，從江之島或九十九里濱方面取直路侵入東京時，在現代的新銳機只要十五至廿分鐘。防空飛機很難在敵機投彈以前迎擊，除非常時昇在空中，而且有時只好由地上防空機關單獨担任對空戰鬥。尤其都市的構造完全非防空的，簡直可說是可燃物的堆積，就轟炸技術說，那是很易收空襲效果的。

在特別的場合，也會有中型飛機來襲。雖然有「無敵海軍」存在，航空母艦在近海出現的事不至頻發，可是不能保證其絕無。又有利用空中給油之法可以使續航力延伸四〇%，即帶了油飛機同行，在全航程一半稍弱的位置，行空中給油之後，油飛機飛回。如此則優秀的輕轟炸機也可以空襲日本。此外還有單程飛行法，即根本不預備飛回去的空襲，這是以較優秀的輕轟炸機都行的，日本有認真講求對策的必要。

【用什麼方法轟炸】 轟炸分水平轟炸和降下轟炸。水平轟炸有行於低空，超低空和高空之別，依晝夜天候氣象，地形地物的狀態和防空力的強弱精粗而適當應用。

轟炸都市大體是用大型飛機的，降下轟炸或超低空轟炸在實行上都很有困難。降下轟炸是向目標驟然降下，然後在適當位置上移於水平飛行，在那一瞬間投下炸彈。這樣，飛機的速度非常增大，在快速機達六百至八百杆，

命中精度和效力都很良好。但此法在重量大的飛機，則因運動量之大而易起空中分解的危險，尤其在變換方向時，最容易被擊中。此法在空襲日本的重量機不能實行。

超低空轟炸是竄越地上物體，串過其間隙而接近目標，加以襲擊。此法好在飛機的爆音遠處聽不見，在遠距離時，地上也看不見，很難攻擊牠，而且從地上對這種低空快速目標的射擊，因角和速度的關係，很感困難。但是攻擊高建築物多的大都市時，這却不是萬全的方法。當轟炸時很難發現目標，操縱者也非常疲勞，且在有名的飛行家才能收預期的效果。

那些空襲日本者所用的一般方法，大概將是這樣的：白晝則以編隊在高度三千米至一千米內外，行水平重層轟炸，夜間則以單機在一千米內外行水平轟炸，主要是撒布燒夷彈。所謂水平轟炸，就是在轟炸時，從瞄準到投彈的五六十秒間保持水平，等速，直線的運動，適於編隊攻擊，這可算轟炸法的主體。

【空防】 防空機的任務是在空襲者出現於都市上空以前，盡可能在遠方擊破之，利用操縱性的輕快，速度優越，迫空襲者放棄其企圖。這依邀擊和追擊的性能，而有單座和複座的。但是最近轟炸機進步，防空機漸有不能保證絕對優勢的傾向，牠的攻擊法也將起變革。本來專是侵入死角用機關槍擊落的，現在機關槍快要代替機關槍，用空炸炸彈的空中轟炸也實用化，最近更有研究以特殊性能的飛機行自發的空中衝突的。

其次要說到地上防空各機關的綜合威力，聽音機，照空燈，高射砲等的威力無論怎樣進步，還是有限制的，所以要以威力所及的範圍而周到配置於都市周圍，對於任何方向來的敵機都能戰鬥。從都市外圍一百五十杆到

二百杆處爲第一線，設深八十杆至一百杆的防空監視哨的廣大圓形地帶。但是空襲者還是可以用優秀機在八九千米的上空，使發動機緩緩回轉而通過，所以監視哨的間隔距離要適當。種種特殊器材的新發明還不能實用，飛機到底還是要憑眼和耳去捕捉，因此要有補助器材。從監視哨的發現到牠們報告到防空司令部，其間時間越短，市民準備的時間越寬裕，但市民的準備必須以最大速度完畢，以期萬全。

監視地帶之後設飛機戰鬥地帶，要有二十五杆左右的深度，這是防空機對空襲機突擊格鬥的地方。夜間則由聽音機和照空燈的協力而進行戰鬥。

再後是一個深約十五杆的地方，以約三杆的距離間隔配置着聽音機，由牠們測定敵機的高度和速度。又後方是深二十杆的照明和射擊地帶。務必使飛機戰鬥地帶漏過來，使敵機在這裏絕對不能通過。所以這在地上防空機關中是最著重的地帶。這個射擊地帶的外圍，成爲第一線高射砲威力圈的前緣，必須在圓周上併列高射砲廿五中隊一百門。在第一線的間隙後，要以魚鱗式配置十九中隊七十六門的第二線。再後則有十四中隊五十六門的第三線。在都市內部高射砲威力有所不及處，在這裏也要配置四中隊十六門，以期發揮充分力量。這全部六十二中隊二百四十八門之數，大體與倫敦巴黎相當。因爲這威力圈的深度有二十四杆，所以時速三百杆的飛機以最短距離突破，要費四分五十秒左右，四百杆的飛機要三分三十秒左右。

在這樣配備之下，對於向都市中心强行侵入的敵機，有七至十中隊即二十八至四十門可以射擊。射擊時間從少計算，對三百杆級的有三分五十秒，對四百杆級的有二分三十秒，因此集中於飛機的彈數，若以每分間發射

速度僅只十五發計，在前者，最小限也有一千五百九十六發，在後者，最小限有一千零三十六發。戰時命中率的低下以一半計，四十發中一發有效，那末，時速三百料的空襲機從一方向侵入時，在此地帶約可擊落四十架，四百料的約可擊落二十六架，但是要每四十發中有一發有效，精密訓練還是必要的。此外還要仗着防空飛機隊的奮鬥，防空氣球的威脅，才能得到某程度的安全。

蘇聯替卑三型級的飛機時速是三百料，要侵入東京而成功的話，單對的高射砲也須使用四十架以上。不過這是紙上談兵，實際上還要有多少差異。這種飛機的續航力是二千五百料，搭載量二噸，據外國報告，在遠東至少有八十架。顯然的可以斷言東京是在不可見的敵人空襲之下了！

【瓦斯和燒夷彈】 瓦斯誠然是可怕，不過沒有一定濃度也能不傷害人畜，而且還必須具備有利於瓦斯空襲的天氣氣象條件，所以還不用杞憂。至於濃度問題呢，毒化東京的市區全部也可以辦到，但是在一時性瓦斯要五十冠炸彈六萬四千發，持久性瓦斯要十六萬四千發，以替卑三型級來說，在前者要一千六百架，後者要四千一百架之多呢。可是最近市民對瓦斯的注意却非常之高，防毒面具已到處賣完了。

燒夷彈有在低空炸裂的，有碰炸與物體衝突而發火的，重量自一冠級至十冠級。在碰炸時，像日本房屋那樣脆弱的屋頂，當然要被突破而使內部燃燒起來。而且爆裂炸彈和瓦斯彈，原則上是投在都市內重要部分的，但是燒夷彈可就不然了。敵人可以任意集中投下或撒布投下，全然無須瞄準。尤其夜間空襲時，將以這種燒夷空襲為主體。市民啊，在空襲時熄滅燈火是好的，可是不要睡覺啊！試假定一千發燒夷彈對於可燃物一齊命中吧！那要有

比大震災多十倍的發火點在驅逐着無路可逃的市民，在日本的心臟部宣告大恐怖，全體市民準備起救火的裝備吧！防毒實在還在其次呢！

在這時最可怖的是水道的斷水。水道的總管必須深深保護在地下。但是關於這點，筆者爲了日本人全體意志的消長，却要對當局提出質問！

【低空防禦】 如果飛機速度同樣，那末高度越低，在單位時間內，角的變化越大，而對空射擊動作就越困難。像高射砲那樣重材料甚至有時完全不能射擊。在快速機的場合，在高度二千米以下時，高射砲已感射擊操作的不自在，到一千米就困難起來了。在七八百米以下時簡直就陷於不可能的狀態，不過在遠距離的場合相當緩和而已。爲此，輕量而操作簡單自如的高射機關槍和高射機關砲就成爲必要。但是這些輕高射兵器沒有測定飛機高度速度和飛行方向的東西，只依平常的訓練，在一瞬之間來判斷這些。因此，射手的能力必須非常優秀，除了特別依對空目標而受訓練的人之外，是不能命中的。低空防禦是特別困難的，如果沒有充分的久經訓練的射手，單靠配列多數兵器是沒有用的。空襲下的東京的低空方面，當局也要當心些，據說蘇聯的超低空轟炸達到二十五米至五米呢。

【防空砲台】 雖然在都市四周可以遍布防空器，但是依海岸河流的形狀遠近，有時這種配備是不容許的。雖然也有千噸左右的防空船裝載着防空兵器，但是不能作三百六十度射擊的高射砲，被波浪左右前後搖動着的高射砲，牠的命中率是可想而知的。爲了東京海正面的防守，應該有防空砲台一個，最好兩個。其他海岸都市

也都需要。不過有的地方，因為海岸的狀態而不能建造，也是無可如何的。

（文摘·平則節譯自日本中央公論十月號）

如何制止日本的侵略

美·民族週刊

六年前，日本侵略滿洲的時候，美國及國聯會員所應取的正常行動是很明顯的。這是和平機構的真正測驗。測驗這戰後如此辛勞地建立起來的機構。假若戰爭的制度將為法律的制度所代替，那末對已經判定的侵略者實施合法制裁的時機已經到來。各國大談集體行動，但實際上竟連最基本的保護步驟都不能實行。

當時我們的因循怯懦，今天卻自食其果。現在我們面對着遠較一九三一年為嚴重的威脅，這大半是因為一般對於集體安全機構的失望已經達於極點，隨着和平機構的崩潰，我們便進入強權即公理的世界了。全世界的輿論，還在盡力希望和平，可是這種愛好和平的情緒却被引導或組織成爲混亂而互相衝突的集團。尤其是在美國，和平運動有被孤立主義者破壞的危險，這般人終久是和平的最大敵人，他們不願建立一個國際公法，祇顧美國目前而不顧永久的安全。

在這種環境下，要建議美國政府實行積極政策是特別的困難。實施中立法案吧，那將給日本以無窮的便宜，使我們成了侵略中國的同夥。放棄美國在華的利益吧，那就等於將這些利益讓給日本。至於用集體行動來制裁日本吧，那末將如何實施和應用呢？在目前的危機中，我們希望英法美採取何種共同的步驟呢？

我們不能否認日本的侵略中國和封鎖中國海岸直接威脅到所有西方列強的經濟利益。現在參加九強公約的國家並不比簽約時衰弱。而屢次拯救中國於滅亡的帝國主義利益衝突的事實依然存在。假使這仍然可以做的話，那末無論如何，應該實施九強公約，召集簽約國開會討論應付太平洋的新政策。顯明地，只有美國的地位才能建議向這方面做去。

這種會議能做些什麼呢？我們可以斷定，沒有國家，不論是單獨或者與他國聯合，情願爲了保衛中國的領土或列強的帝國主義利益而與日本開戰。也沒有國家會贊成實行經濟制裁。抵制日貨的辦法，只能等單獨的國家和勞工組織去做。但假若列強聯合起來，他們會共同堅持與中國有貿易的條約權利，不論在尙未宣戰時或在日本得勝之後。這種方案可以見諸實施而無引起戰爭的危險。而且列強還有更進一步的可能。假定他們亟亟於保全在華的利益，那末他們無論如何，應希望予中央政府以援助而反對日本。制裁是不可能的，因爲有關方面的利益的反對，但他們絕不會反對共同以經濟援助中國，而這正和拒絕幫助日本同樣有效。最近孔祥熙的成立借款就是趨向這方面的步驟。這種援助可以影響日本而不致起強烈反應，如實施制裁時所能引起的。像這一類的舉動，欲求其有效，必須在九強公約簽約國之外包括蘇聯。目下蘇聯與中國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是一個很有用的舉動。假若所有民主國家都能採取同樣行動，再加以實際的經濟援助，那末就可以阻止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不法企圖而無大戰的危險了，這是真正可能的。

日本侵華的新階段與中國民衆的鬥爭

蘇聯·政經半月刊

日本強盜對中國新的、大的軍事進攻已經開始了，中國軍隊給日本侵略以武裝的抵抗。前此未有的大規模中日戰爭，事實上業已開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人突然地襲擊蘆溝橋並受到中國二十九軍三十七師英勇的抵抗。爲要拖延時間以增援以及掩飾輿論對其新的軍事行動之注意，日本的軍閥虛僞地宣佈蘆溝橋事件爲偶然的「地方事件」；但以後事實澈底地暴露出日本對中國新的侵略之真正目的。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幻想，是要在中國建立牠自己的統治並完全奴化中國的民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行動的歷史，可以分爲下列四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從中日戰爭（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在這個時期，日本佔領中國的本土及其屬地：琉球羣島，台灣，澎湖列島，關東租借地以及高麗。

第二階段——從世界帝國主義大戰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件。日本帝國主義者攫取膠州和青島（當時德國在中國的租界），進軍濟南，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又向袁世凱提出所謂二十一條件，這些條件的施行，等於把中國事實上變爲日本的殖民地。

第三階段——從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至本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在這六年中，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東北三

省（就是滿洲）以及所謂內蒙領土的一部份（熱河全省以及察北六縣）滿洲和熱河的佔領，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極大的經濟和政治的打擊。

第四階段——從日本對蘆溝橋進攻時爲始。日本帝國主義者此次進攻的主要任務是奪取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這個五省的佔領所給予日本帝國主義的豐富原料來源和廣汎市場，是日本帝國全部歷史所未前聞的。但日本軍隊在上海、南京區域的軍事行動，證明日本這一次的侵略不以北方諸省軍事行動爲限。

現時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是佔領滿洲和熱河之後的新階段。執行田中計劃，完全地吞併中國以及準備奪取印度，印度支那，菲律賓羣島，荷屬東印度和澳洲以及準備反對蘇聯，美國和英國的『大戰』。其目的是在爭取泛日本帝國的世界統治。『爲要佔領整個中國，開始必須奪取滿洲和蒙古；爲要佔領整個世界，必須奪取全部中國。』日本法西斯軍閥現時就想實現田中的此種遺志。

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者對西班牙的公然干涉以及與此有關的整個歐洲局勢的緊張，英國政府對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以及對中國所採取的實際上縱容法西斯侵略政策，美國政府的觀望態度，國聯對法西斯挑戰者的示弱，日德意間聯盟的簽訂，以及國際勞動階級受着改良派的影響，對於反法西斯主義和反戰，直到現在尚無真正戰鬥的一致行動——現時國際環境中這些基本的事實，都使日本法西斯軍人易於實現其掠奪的計劃，並鼓勵他們對中國作新侵略行動。

日本勞動羣衆開反戰，反法西斯情緒的增長；勞動與資本家，地主與農民——佃農間衝突的增長；財政困難的加強，以及一部份溫和的資產階級對日本引上完全經濟和軍事禍災的法西斯軍閥冒險政策不滿的增加——這是日本現狀中的事實，促進日本軍閥加強牠自己對大陸的侵略。法西斯軍閥企圖用反對中國民衆的軍事冒險方法以燃起狹義愛國的熱情，轉移民衆對日本內部情形的注意，並宣佈非常情況，藉以無情地鎮壓革命運動以及各種在野派的力量。

日本軍閥加強對中國進攻，其目的是想窒息日益增長的中國人民反日運動。牠當前的任務是想粉碎中央國民政府，撲滅民族反日統一戰線及其主要參加者——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積聚的力量，藉以解體中國人民的抵抗，把中國變爲牠自己的殖民地。

但可以確信地說：日本這一次無恥的侵略，算盤是打錯了。今日的中國已非滿洲事變時的中國。中國民衆準備給日本軍閥以堅決的抵抗。關於這一點，南京政府的首領以及中國軍事委員長蔣介石不久以前的聲明，可資證明。因蘆溝橋事變，蔣介石於七月十七日在牯嶺會經說過：「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的問題。」及至七月卅日因日本佔領北平和天津，他對記者的談話中又說：「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奮鬥到底。」一部份中國陸軍和空軍在上海、杭州、南京、南昌、河北和察哈爾已經開始民族自衛的軍事行動，反對日本的侵略。中國民衆的憤怒以及牠準備與侵略者作堅決的鬥爭，可以用下列事實作證明：全國反日的，有組織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已以非常的速度聯結起來。南京調集的國防會議對國共以及其他組織間的合作問題已達到

很大的進程，中國事實上已開始軍事的總動員，特別是第八路軍與全國民衆携手反對民族共同敵人的鬥爭。

（國民週刊·清友節譯）

四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英美在中國的經濟利益

瓦爾加

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後所引起英美官方的反響，與它們在華的經濟利益，是有密切關係的。本文是蘇聯著名經濟學者瓦爾加氏對於英美在華經濟利益一個客觀的分析，在目前很有參考的價值。原文載於九月三日真理報。

日本對中國的新侵略，把兩個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世界強國——英美的重大經濟利益，放在威脅之下。這裏不但是就兩國今日的利益而說，而且是大半就兩國將來的利益而說的。中國人口在四萬萬五千萬以上，這是一塊最大的潛在的——還未利用的——市場。

中國市場的購買力，現在非常之小。大家都知道，中國農村經濟中還是由封建的殘餘在支配着，因為這種封建殘餘及外來和土著資本對於人民掠奪的結果，所以中國廣大的勞苦大眾，過着非常悲慘貧困的生活。跟人口

的數目比較起來，無論國內或對外貿易額，都非常的微小。但是假使英美對於中國市場發展的算盤沒有打錯，那末把中國作為銷貨，投資，乃至作為原料來源地的意義，便要迅速增長的。由於這一緣故，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英美對於日本征服中國，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的企圖，會給以有力的抵抗。由於這一希望，英美對中國政府才予以支持。

華府條約乃是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外交堡壘之一，它允許一切帝國主義列強有同等擄取中國之權，用外交的辭令來說，這叫做「門戶開放主義。」日本的侵犯滿洲，撕毀了這一紙條約。但是假使把滿洲可以永遠宣佈作為日本有「特殊權益」的區域，那末這對於華北，尤其是上海和長江流域，便不行了。反之，長江流域總是算作英國的勢力範圍的。

在一切關係上，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要比美國的利益大得多。

首先我們來考察對外貿易。驟然看來，美國對華的貿易額，似超出於中英貿易額以上。茲引一表於左：

一九三六年中國對外貿易分配表（百分比）

	出口	入口	全部對外貿易
<u>美國</u>	二六·四	一七·六	二二·五
<u>日本</u> （包括 <u>台灣</u> ）	一五·二	一六·六	一六·〇
<u>英國</u>	九·二	一一·七	一〇·六

德國

五·五

一五·九

一一·五

根據這些材料判斷，英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似佔第四位。不過這些表面的資料，只能把人引入迷途。原因是中英貿易的大部分，是經香港和新嘉坡的，中國跟大英帝國其他部分的貿易，也須估計在內。

一九三六年大英帝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比例（百分比）

	出 口		入 口		全部對外貿易
大不列顛	九·二	一一·七	一〇·六		
香港	一五·一	一·九	七·五		
印度和緬甸	二·六	二·六	二·六		
澳洲	〇·九	一·七	一·三		
新嘉坡	二·二	一·二	一·六		
加拿大	〇·八	二·一	一·五		
大英帝國合計	三〇·八	二一·二	二五·一		

雖然近數年來，日德很順利的侵入中國，但是大英帝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例，仍舊大於其他各國的比例。（不過要保留的，就是日本在中國人口中的比例，因為在華北大批走私的原故，要超出官方資料者多多。）

上海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約百分之六十，是經過該埠的，除了倫敦和紐約之外，

就其貿易額而論，上海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港。所以，目前日本在上海的軍事行動，對英美的利益造成了極嚴重的威脅。

英國對華的出口（連香港算上）約達英國全部出口的百分之一·五。中國在英國出口貿易（不算自治領和殖民地）中佔着第十一位；英國輸出到中國去的，要比輸出到日本去的多。中國在英國入口貿易中，大概也佔着這種地位。對華的貿易，對英國——對美也一樣——沒有決定的意義。不過在世界市場上爲奪取商品銷路而日益展開的猛烈鬥爭中，因日本侵略的結果，事實上英美對華出口的終止，也許要給這兩國以很大的損失。

中日戰爭，使外人在華的投資受到莫大的損失。一九三一年外人在華的投資額，有如下表：

國別	投資額（單位百萬美元）	對總額的百分比
英國	一、一八九	三七
日本	一、一三七	三五
美國	一九七	六

（註）據雷麥外人在華的投資一九三三年出版。

其餘投資者，則爲法比德荷諸國。

據一九三五年大概的估計，中國本部（滿洲不在內）的情形如下：

國別

投資（單位百萬美元）

英國

一、〇〇〇

日本

五〇〇

美國

二〇〇

(註)據美國遠東經濟調查團的報告一九三五年紐約出版。

把這些數字作一比較，便可看出，日本投資的一半左右，是在滿洲。同時，在中國本部，英國的投資，比日本的多二倍。比美國的多五倍。

就外表看來，在近兩年來，英美在華的投資，增加的更多。雖然日本外相正式宣稱，日本認為外人對華借款是不友善的行為，但是中國爲了安定幣制和建設鐵道，曾向英美乃至德國取得了巨額借款。

至於投資的性質，則英美投資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美國的投資（除美孚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外）主要爲美國教會，學校，醫院等的財產，美國的資本，在中國差不多還沒有參加工廠企業，鐵道，銀行。僅有兩家美國大銀行，在上海有分行。所以，美人因戰爭結果所受的損失，要比英國或日本本身的損失小得多。

英人除國家借款外，在中國國民經濟各方面（除農業外）都有投資。好多鐵道，都是英國所有。英資在銀行事業上佔着支配地位。英國匯豐銀行在中國是最大的銀行。在中國內河及沿海航業中，在保險事業中，在對外貿易的資金方面，英人都佔着有力的地位，他們並握有紗廠，煤礦，上海電力，煤氣，自來水，電話，電車，都在英人手中。要特別指出的，就是英國投資的大部分，是集中在上海碼頭建築物，棧房，商店，住宅，紗廠，銀行等事業中。

倫敦泰晤士報關於英國在華的投資，引有下列一表，（單位原爲英鎊，爲了便利跟上邊所引的材料比較起見，特將鎊折算爲美元）

投資類別	投資額（單位百萬美元）
全部英國投資	一、二五〇
其中	
投入國家借款者	二〇〇
投入企業者	一、〇五〇
其中投在上海者	九〇〇

在英國境界以外，在世界上，殆難找到英國會投下這樣巨額資本的城市，如像上海的。毋怪乎八月二十日泰晤士報單純敘述英國企業遭受日本侵犯的消息，竟佔了半張多的篇幅。

滿洲的侵佔和華北的戰爭，使英國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然而日本的侵略上海更摧毀了英國對中國主要區域——長江流域的全部貿易，危害了英國在上海的巨額投資，造成了消滅這些投資的威脅，這不啻是對英國在遠東經濟力量基礎本身的一個打擊。要是上海落在日本支配之下，那末這將使英國失掉它在中國的一切勢力。因此，英國企圖保持它在上海的勢力，來支持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鬥爭，那是可以期待的。滿洲事變的經驗，表明日本在侵略之初，不惜給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競爭者以諾言。但是它在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後，便毫無忌憚地

應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方法，無情地把他們從所佔的區域裏排擠出去。

在滿洲，在阿比西尼亞，乃至在西班牙，英國並沒有給侵略者以抵抗。不過英國在阿比西尼亞或甚至在西班牙的經濟利益，要比它在中國的利益薄弱得許多。法西斯蒂的侵略者，對於英國利益的輕視，會達到什麼地步，而不致遇到英國方面的有力抵抗，在此次日本侵犯上海的行動中，便是一個特殊的試驗。

（世界知識·張仲實譯）

中日戰爭與蘇聯

密勒氏評論報

如果這次中國對日的抗戰能夠持久到幾個月，蘇聯勢將出而干涉，給予中國以道德上與物質上的援助，因為中國對日抗戰能夠持久是直接有利於蘇聯的，使蘇聯可以從容不迫完成它應付日本進攻的防禦計劃。這種援助大概就是供給軍火，甚至派遣志願兵。假使蘇聯的行動定有決策，則這種援助是能夠順利進行的，不必顧慮日本的報復，蓋日本所處的地位當不能同時向中國與蘇聯挑戰。上述這點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也有相當的證據。此外在作戰的情勢上，日蘇兩國對於季候方面也佔着重要的因素。日本進攻蘇聯必須採取最適宜的季候，才可以使它的陸海空軍發揮威力。這個季候便是春季與夏季，冬季時候，它的海軍在對蘇作戰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個重要因素往往為一般遠東問題專家所忽視，然而這却是最關重要的，尤其是在軍事的觀點上，因為日蘇一旦開戰，首先進攻的當為日本，那末它自然有選擇最適宜的時候和地段的優先權利。爲了達到這種目的，它才

可以取得陸海空軍的密切聯絡。對於蘇聯，日本的陸海空軍能够發揮威力，惟有在溫暖的季候，最好像春季，它要用海軍與空軍粉碎敵人，必須在寒冷的季候之前。但是，我們須知道，日本軍隊在冬季作戰是不擅長的，這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干涉西伯利亞的沿海省事件可爲例證。

從上面所說的一層看來，現在中國的抗戰，對於日本在季候上是不適的，這或者因爲日本對於中國的抗戰期間計算錯誤了，這次中國的抗戰，依各種情形而論，必將延長到一九三八年時候。換句話說，在冬季的幾個月之中，日本以全部陸海空軍對中國侵略，適使蘇聯有自由援助中國的機會。中國的抗戰如果再繼續幾個月，則日本在財政上物質上與精神上都將受到痛苦，這樣，再想和比較中國更強的蘇聯作更猛烈廣大的戰爭，自然勢所難能了。

莫斯科的領袖是現代罕有的最實踐的政治家，國內若無阻礙，他們的行動是狠敏捷而決斷。設若他們對於現在的中日戰爭採取放任政策，不繼續採取像應付西班牙的政策，那末蘇聯國內一定發生着嚴重事件，妨礙統治的政黨曾經採取過的政策。至於目前的現象，在蘇聯國內並沒有什麼社會性的騷亂或反感，足以威脅共產黨統治的安全。

日本的軍閥倘然是聰明的話，對於既和中國作戰，到了冬季再進攻蘇聯的這種可能性，就應該加以揚棄，易言之，他們爲了避免和蘇聯起釁，將取絕大的忍耐，甚至不惜屈服，雖則日本的朋友援助它，在歐洲會作反蘇示威，在地中海與波羅的海可以擊沉蘇聯的船舶，然而這種舉動是不能使蘇聯受到嚴重的影響的，因爲蘇聯沒有對

外貿易依然能够自給自足。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莫斯科的一般政治家到最後必將盡其所能使中國對日的抗戰能够愈延長愈好，而在現在的情形之中，自然惟有援助中國的抗戰。我們可以預言，蘇聯的援助中國，陸路上將以新疆與外蒙古爲其範圍，甚至不惜代價在綏遠作一防線，由中國軍隊與外蒙軍隊來守備以抵抗日本，而他們自己或將穿着中國的軍服，在中國的旗幟之下作戰，不過却用着他們自己的軍械。

這種見解，初看起來似乎有些狂妄，然而我們祇須念及西班牙所發生的情形，各國人士，各種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士，都在西班牙的旗幟之下作戰，就不足爲奇了。安格立夫（Der Angriff）最近曾預言過，中國的對日抗戰有容許國際軍隊加入的可能，將和西班牙保衛馬德里以反抗其叛軍的情形一樣，這似乎是很確切的。至於蘇聯在綏遠構築防線，也不致引起日蘇的戰爭，因爲現在中日的戰爭還不是正式的戰爭。

中國與日本有沒有預見到這種可能性，雖尙不可知，日本則始終切望在短期間內粉碎中國的軍隊。抱着這種目的，他們刻正施其最大之壓力於滄州到大同的華北戰線上，以阻止外蒙方面對於中國軍隊的供應。然而，莫斯科的當局若要把蘇聯在西伯利亞與外蒙古的軍事準備使用起來的話，則蘇聯的空軍在三日之內就能够從外蒙古飛抵綏遠，而此後的三日之內，他們便可以在山西及其他華北地帶參與抗日戰爭。這種情形，具有軍事智識者當然是認爲可能的。

總之，一切的問題，都要依靠中國的抗戰能力如何而定。從中國軍隊在華北及上海前線現在的和最近的動

作上，可以發見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這便是中國軍隊今日動員的能力是遠超於過去各次內戰之上。這一點已使中國的軍隊能够進一步和日本的軍隊並駕齊驅了，中國軍隊的動作愈能敏捷，則他們愈多勝利的機會。動員的能力可以減少日本軍隊機械化的優越性，這樣，中國的將領對於作戰方面，除掉擁有軍隊數量衆多的優點之外，更能獲得一種優點；這就是軍隊不僅僅伏在戰壕裏等待着敵人攻擊，而能出動與進攻。中國將領既擁有軍隊數量衆多的優點，而又擅長對於敵人的側面攻擊，即能使日本軍隊時刻提心吊胆起來，不得不把戰線延長到他們預定的估計之外，結果必使戰事延長。換言之，就是要達到日本軍閥及其士兵甚至其國內人士所不需要的一種場面。在這種情勢之下，再加上對日經濟制裁，即使像去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時候的一種制裁那樣，已可使日本暗淡無色。到那個時候，日本恐怕不得不自動停止戰爭了。

(文摘·金摩雲譯)

蘇聯會幫助中國嗎？

密勒氏評論報

一 蘇聯必定幫助中國

在這很快地發展成大規模戰爭的目前中日衝突中，有一個因素始終吸引着一般的注意，即這種戰事是否會把蘇聯牽入漩渦。照一般的意見，認為假使戰爭延長，蘇聯將要加入，和中國站在一道。

要形成一個對這重要因素的見解時，我們必需研討當前統治蘇聯的黨所處的內外情況，這種情況的分析

將有助於獲得一個重要的結論。蘇聯和它的統治的黨正遭遇着一個尖銳的危機。這是任何人都明瞭的。共產黨中的斯大林派同時受着左右兩反對派的反對，這種分裂竟發展到這樣的極端——就是反對派從統治派所受到的惟一的待遇，就是槍決。不可否認的，而且似乎同樣的靠得住的，是我們看不見斯大林在黨中的統治會在不久的將來有被人推翻的預兆。所以，我們之認爲這一派對內對外的政策將要繼續地推行，是完全合理的事。這種假定，至少供給我們一個機會來得到一些寶貴的結論。

繼續留心從莫斯科來的報道的人，當能記得，稱爲完全是他自己所創造而可與列寧托洛斯基並駕齊驅的斯太林的政策，是「一國社會主義」，即「俄羅斯社會主義」，就是放棄任何在目前企圖赤化世界的積極政策。實際上，這使統治的黨，或者正確的說，使黨的領袖，將最大的注意用於以強制集體化和工業化爲其特質的內部改造。世界革命的教義被放棄了，至少也是被延至將來。但是爲了對抗普遍全世界的法西主義的高潮和支持蘇聯以外各國共產黨以及友黨的存在，莫斯科的領袖們改正了他們對於反革命運動的冷淡態度。這種態度在西班牙事變中尤其顯明，原因是法西斯蒂力量正威脅着歐陸政治力量的均勢。所以斯大林和他的同志，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亂開始起，就放棄中立政策，左袒馬德里政府，從物質和道義上幫助牠。但是紅色西班牙人民最近受到他們敵人的嚴重打擊，共產主義運動好像已失敗了。似乎只有奇蹟才能救得共和黨人，所以斯大林和他的同志所供給以幫助共和黨人的一切的人力和物力都成虛耗，原來目的是達不到的了。假使馬德里政府已經成功，歐陸的法西主義不會像現在這樣走向戰爭之路。

日本對中國和間接對蘇聯本身的侵略行爲，實質上變更了這情況，使日本法西斯主義直接威脅着蘇聯的邊境，尤其是在滿州，內蒙古和華北變成進攻蘇聯領土的「彈簧板」以後。惟一合理的預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斯大林和他的同志將放棄西班牙共和黨人於他們自己的命運，而立刻密切注視着西伯利亞和蒙古邊境的狀況。

一般中國人都不知道他們真正地自一九三一年到今日從日本的冒險中救過蘇聯。中國在滿州，熱河，華北的抵抗，成爲蘇聯的盾牌，使蘇聯能够完成她的國防，使蘇聯有充分時間集中不可輕視的力量於東部西伯利亞，並且現在能够相機從高麗邊境到綏遠邊境實行襲擊。日本最高軍事會議人員，是日本砲火後面真正的推動力，（這軍事會議，追根究底地說來，只是薩樊和長門兩族的家族會議，）或者要哀泣說他們竟忽略了一個黃金機會，不在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年頭向西伯利亞來一個突然的襲擊，可以切去九個西伯利亞的省區，以造出一個傀儡國家，由阿泰，孟謝米諾夫或者旁的在滿洲失業的白俄將軍來做領袖。

有些人認爲日本無論參加什麼戰爭，尤其是和一個強國的衝突，都是可喜的事，因爲那將削弱日本經濟的物質的和人力的戰鬥。蘇聯是這樣地加強了。從一九三二年起，住在滿州或在那裏旅行的人，會聽到各種傳說，蘇聯幫助滿洲的土匪和義勇軍和日本作戰。許多中立者相信這種報告，並且表示贊許，以爲這樣可以防止日本對蘇聯的進攻，再給蘇聯人民一個喘息的機會來完成他們的國防。

我們的認定，沒有什麼發生過的事，會使蘇聯變更它的樹立已久的積極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是十分正確的。蘇聯自然不願眼看中國軍隊讓人一擊而潰，如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大將所預料的，中國抵抗愈久，蘇

聯受益愈大，因為中國這樣做，將削弱日本的戰鬥力，而增加蘇聯戰勝的機會。

南京政府將自己和紅軍中間的裂痕彌補起來，而將紅軍組成國軍的第八路軍，表現了它的聰明。因為蘇聯至少會常常給予這支軍隊以精神上的援助，當其轉戰於華中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假定說，現在蘇聯不致在這支軍隊最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棄絕了它。

蘇聯認識得很清楚，假使日本要攻擊蘇聯，是用不到任何藉口和罪名的。當日本對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作戰時，蘇聯很能夠供給這國家以軍火和志願兵，因為日本差不多是不可能同時來對兩國作戰。有些人對於德國的態度懷着恐懼，但是德國已被得着全歐陸民主國家道義上支持的法蘇互助公約迫使其中立了。

所以，似乎除了蘇聯內部情況不好以外，我們實無理由相信蘇聯會中止她對反法西斯蒂力量的積極支持，在這目前的戰爭，這種支持將怎樣給予中國是另一問題，我們只能做到一些推測，然而這支持終要來的。

二 日本對於中國抗戰能力估計錯了

現在我們進而論述東形勢中的另一要素，即「時季」將在未來或有的日聯戰爭中所佔之地位，且對日蘇關係有如何重大的決定力。簡而言之，如日本預備進攻蘇聯，她必須擇其最適當的時季，即可以充分利用其武力的時季——春夏二季。如在冬季與蘇聯作戰，她的海軍是沒有用處的。

不知為什麼，即使專家們在討論遠東問題時也常常沒有考慮到這一要素，其實這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就軍事的觀點上說。啓蒙的既然總是日本的軍閥，他們自然有權決定在何時何地着手攻擊，以求得有力的效果；

要達到這目的，就必將他們的全部武力——海陸空軍同時動作。在對蘇戰爭中，只有在暖和的時季——最好是春季——才能充分運用這些武力，藉其全部海軍與空軍之助，在嚴冬降臨以前擊敗其敵人。而且，如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日本在西伯利亞沿海省的武裝干涉所明示，日軍的戰鬥力在嚴寒的冬季是很薄弱的。

就這點而言，目前的中日「衝突」似乎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或者應該說，日本的黠武者似乎估計錯了中國的抵抗能力——這種抵抗，照一切的形勢看起來，一定要延續到一九三八年了，換言之，日本的武力——海陸空軍——在今年冬季的數月中，似乎將全部在中國作戰，使蘇聯能够自由地將它認為必要的種種援助給予中國。而現在差不多已可完全斷定，如果中國在這幾個月內能繼續抗戰，日本將在財政上，物質上，及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打擊，絕不敢再想對一比中國強得多的敵人作規模更大的戰爭。

除非日本的軍閥完全喪失了理智，當此正在與中國作戰，且冬季即將來到的時候，他們決不會敢去進攻蘇聯的。換言之，他們將竭力忍耐，甚至委屈求全，以避免引起對蘇的敵對行爲，雖然日本的志同道合的友邦將在歐洲方面對蘇聯示威，來援助她。這種示威行動，也許是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中擊沉蘇聯的許多船舶，但這對於蘇聯並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影響，因爲經濟事業及其資源已經集中而全體人民已與社會成爲一體的它，即使完全沒有對外貿易也能够過活。

由上所述，可知莫斯科的政治家將竭其所能，來使中國的抗戰儘量延長下去，而要達到這目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就只有援助中國抗戰一法。記者在此鄭重地預言：蘇聯將由新疆與外蒙古的陸路予中國以援助，即使因

此而不得不在綏遠建立一抗日的戰綫也在所不惜——這戰綫將由中國人、蒙古人與蘇聯人防禦着，後二種人將穿着中國的軍服，在中國國旗下戰鬥着，但將使用着他們自己的武器。這預言初看似乎有點荒唐，但是我們如果想一想西班牙的情形：信奉各種政治信條的各國人民都在那裏在西班牙的國旗下作戰——這就無足驚奇了。

我們不知道正在鬥爭的雙方——中國和日本——有沒有預料到這可能的事，不過日本正在努力企圖在短期間擊敗中國的軍隊。爲要達到這目的，日軍正在華北前線——自滄縣至大同——儘量使用着最大的壓力，其用意是很明顯的：在中國與蘇聯之間插進一個楔子去，使任何接濟不能由外蒙古流入中國的軍隊中。然而，如果莫斯科的領袖們願意幹的話，再加以西伯利亞和外蒙古的蘇聯軍事機關的準備，那末我敢說，蘇聯的飛機在三天之內可以由外蒙古飛到綏遠，再過三天它們就可以在陝西和華北參加對日抗戰了。記者願以他的軍事知識來打賭，這是十分可能而能够組織成功的！

一切全視中國的抵抗能力而定。目前與最近在北方與上海前方的中國軍隊的行動，顯示了一件極堪注意的事實——華軍的運用戰術的能力。這在從前的內戰中是很少見的。這使中國的軍隊與日軍漸趨于平等，而當他們日漸習慣于在砲火之下迅速行動的時候，他們就更有機會獲勝了。

善用戰術可以減少日軍的技術上優勢；中國的軍事長官將不再專靠兵士人數上的優勢來作戰。軍隊將移動進擊，不再死守在壕溝裏，等待敵人來攻擊。率領着人數較多的軍隊，常常去攻擊敵人的側面，中國的軍事長官

將使日軍不能不時刻警戒着，強迫他們將戰線延長到原定的計劃以外，這樣，最後就將使戰事延長，而這却是日本軍閥們，兵士們，和國內的納稅者所絕不歡迎的局勢。如果再在這情景上，加上大概要實施的對日經濟制裁——即使其範圍不過像去年在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後對意所實施的制裁那樣——日本的局勢就將非常險惡，如果她竟因此而及時自動停止戰爭，也無足驚奇了。

（文摘·莊白石譯）

美國對中日戰爭的新態度

美·外交時報

美國在華之地位

以中國爲樞軸之太平洋，在最近國際關係史上，已發生重大之變化。此種變化，將爲決定一切國際關係之根本的契機。

美國之主要權益領域在以中國爲中心之太平洋全體，此爲毋須深究。因此，美國對於現在之中國，將確定如何之地位，給與如何之影響，皆爲國際所注視者也。

美國之對華政策，以「九一八」事變爲轉機，在「史汀生」之名下，發生許多之蹉跌。美國承認南京政府，並以中國之國家改良主義者爲基礎，積極的參加「對華國際爭霸戰」，史汀生堅持「滿洲國不承認」主義，以指導國際輿論者，皆此種傳統的外交政策之表現也。

美國對華給與精神援助的棉麥借款及飛機與飛行教練等，其結果超越了彼等之期待，喚起了南京政府，於

美國在華之地位及影響，已發生質的變化。即中國之國民改良主義者，地主及軍閥之統治者，覺悟美國在對日民族鬥爭，國民運動戰術上，很少有相當之幫助。具體的結果，仍屬塘沽停戰協定。中國對美之依賴心薄弱，則彼等壟斷華中之政治的經濟的地位，亦隨之發生動搖。例如美國對南京政府實行飛機獨佔出售及飛行教練派遣，刺激德意法英列強而發生競爭。尤其德意與美國競爭，更顯然擴大。美國扶植滿洲及華北之既成勢力，已完全被日本勢力所驅逐，故一九三二年以後，美國對華貿易雖佔第一位，但不能即謂為美國在列強對華爭霸戰中之成功。

美國為恢復已喪失之地位，又採用新的立場與新的社會基礎，從中央至地方，但此種政策，便與英國發生衝突。美國既覺對華政策之失敗與望見前途之悲觀材料，故對於以中國為樞軸之太平洋問題，從第一線向後退却。蓋以美國對華政策，不能由武力掩護向前發展，亦不能行使武力，保護在華權利。美國由歷史的經驗，巧妙地用擬裝的和平手段，以實現其對華政策。今日美國之退却政策，在列強錯雜對立關係之下，不外一種外交戰術之變動。退却後方陣地之美國，便使英日之矛盾，移到第一線。此點可由英國強化太平洋艦隊及完成太平洋之軍事設施，完全證明，更可由美國以戰爭為前提，保持行動之自由，拒絕種種之拘束協定，完全證明。

日美在華之衝突

南京政府成立以來，在上述環境之下，進出地方之方策，因情勢之變遷，乘國內統一與抗日運動之風潮，將地方之割據勢力，逐漸消滅，對於東京，展開國交之調整步驟，對於倫敦，因貨幣改革之精神提攜，入於經濟的協同建設之階段。

美國對華之國際爭霸之實力，爲門戶開放主義，自由通商貿易。美國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不僅爲擁護通商之自由與權利，而且企圖限制中國之主權，使其殖民地化。美國對於其主張，不僅形式的實質的，皆有相反之處。美國排他主義之保護關稅政策，不但施行於國內，而且實施於古巴及其他屬領殖民地。

羅斯福嘗言：「如不能實行比較自由的國際貿易，則憂愁的局面，即戰爭當然發生。」所謂「自由貿易」，在獨佔資本之世界爭霸時代，尤其在現在準戰時體制下，乃形成戰爭危機之一大原因。現在日本之勢力，在滿洲已確立，且漸進而進展於華北。英國之勢力範圍，以揚子江爲中心，而奄有華東與華南，故美國欲期對華「自由貿易」，不得不主張「門戶開放」。

以對華問題爲中心，日德英美法意間皆有尖銳之利害對立，尤其在日美、英美、日英之間，更加厲害。美國被日本勢力之追擊，已從東北及華北退却以去，在華中方面又受到英日德意等之激烈競爭，故既存之地位，已發生動搖。

然則美國又何以可佔對華貿易之第一位乎？蓋美國對華貿易之特徵，在重工業品及農產品之輸出。目前中國努力國防建設，故汽車、飛機乃至鐵路用品等，皆佔重要之貿易。又因中國與其他殖民地相同，當作農業原料國而依存於外國市場，本身脫離食糧之生產，而求國外補給，故美國之農產品，亦得以輸入於中國也。

美國對華貿易之路線，最主要衝突者爲日本，蓋美國參加中國國防軍備，「唯一大敵」即日本。而且美國供給之農產物，與日本對華經濟工作，根本相反。例如在中日「滿」經濟集團之下，日本在華之紡織業，華北之棉花，

以及滿洲之小麥、玉蜀黍乃至高粱等，皆與美國之棉花與小麥市場有直接之衝突。美日之太平洋爭霸愈激化，則美國供給日本之棉花，勢必予以斷絕。故日本不得不向此方進行。在現階段，壓倒中國紡織企業者為日本，故具有中國棉花消費權者亦日本，則美國對華之棉花輸出，勢必大受影響，乃無可疑義之事實也。

與日美對華農產物輸出之競爭者，尚有暹羅、安南、印度、澳大利及坎拿大。如加上此等國家參加，則必使衝突更趨於激化。

重工業對華輸出問題，美國與德英之間，並不深刻，但今日日本之生產手段，特別策劃對華重工業之輸出，故將來在此點上，美日必將引起重大之利害衝突也。

在資本主義之現世界，以中國為中心舞台，太平洋之最後競爭者，為英國。但現階段，仍以美日之對立，為較尖銳切迫，因此，日本之對美進出，以美國相應參加太平洋之支配，根本便帶有脆弱之危險性。

因此，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究竟決定與日本一戰與否，實為當前之嚴重問題。美國欲答覆此問題，頗費時間，蓋以其指導陣營內意見不統一。原來美國對日本輸出棉花之生產資本家及輸出業者與對中國密接之金融資本家，在現在過程上，對於以武力壓制日本，非常躊躇。良以美國對日輸出及輸入，皆佔第一位。日本對美國之輸入部門佔第二位，輸出部門佔第四位。此等通商關係，美國輸出原料與生產手段，日本輸出輕工業，二者不致發生摩擦。又美國之金融資本家，如摩爾根，對日本之工業，尤其對電氣工業，已有巨大之投資。

由以上觀之，美國當前之問題，究竟保守中國與日本作戰抑與日本妥協，從中國退却？二者必居其一。關於此

問題，穆亞主張美日協調，從中國退却。其言曰：「美國去年對中國出售四千萬之商品，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益概算，約八百萬元。但此種利益，已爲保護美人在華生命財產之派遣艦隊所蕩盡。因此，美國對華貿易，並無何等利益。此爲吾人不可不認識者也。」

又蒲蘭伊斯以批評之語調，論美國對日對華之情形。其言曰：「吾人以全力建設太平洋艦隊，以爲保護對華貿易，不值三文錢。美國對日貿易之重大，其價值有對華貿易之三倍。」

此等輿論，皆爲政治家資本家及評論家等所提起。一切輿論所具之要素，使美國與其餘列強，展開太平洋支配之鬥爭，陷於進退維谷之狀態。

吾人檢討過去事實，可以肯定如下。即美國自羅斯福登台以來，環繞中國之太平洋問題，美國已退却至第二線。但以「九一八」「一二八」後，美國雖有對日即戰論與對日協調論，互與短長，但終於本年度之預算，突破平常之記錄，軍費一躍而爲十億元。預備於太平洋無條約時期，建設攻勢之隊形。夏威夷之真珠灣，關島及菲律賓之海軍根據地，擴大武裝，自不待言。而且積極調查南太平洋之哈羅都島，建設空軍之著陸地。並計劃開闢赤道地帶之美屬及澳洲紐西蘭島，開設新航空路線。

當然，美國擴軍之假意敵爲日本，史汀生曾發表豪語：「美國海軍如有必要，則舉全艦隊得以出動日本近海。」

由以上觀之，美國主導的動向，可見一般。即目下之美日關係，因「九一八」「一二八」已成爲公然的對立激化，太平洋美日對立政治條件一般的基礎，亦已達到完全成熟之程度矣。（華美晚報譯）

五 中日戰爭的前途

關於中日戰爭的預言

韋爾斯

韋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英國著名的著作家其名作有『世界史綱』及『未來的世界』此文即節譯自『未來的世界』

一九三五年，日本人佔據了平津，在北平設了第二個傀儡政權，不過那些傀儡時時在恐慌中，因為平津的四郊都佈滿了游擊分子，在滿洲內蒙古和山西一帶充滿了抗日的集團，同時在未被佔領的長江流域，民衆在組織嚴密的國民黨領導之下，與日人抗戰。在中國的內地沒有一個日本人敢單獨行走。中國嚴密的經濟封鎖政策，給予日人莫大的威脅。

一九三六年的時候，日本已經派了一百五十多萬的軍隊，分佈在滿洲中國內地和廣東。在廣東先後登陸三次，結果只得了些在他砲火範圍下的沿海一些地帶。南京曾遭受二度猛烈的空襲。武昌漢口和佔領以前的故都，都遭受同樣的命運。無辜平民死傷有數十萬之多。因這些事件，激起了世界的公憤，可是中國還是堅強的加以忍受，此種堅強的忍耐力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沒有的。不久，東京橫濱都受到了帶有毒氣的空襲。

這是中國空軍一鳴驚人之一舉，在他未出現之前，沒有人知道他有這樣堅強的實力。這些飛機是由瑞典假道俄國方面運來的，其實當時歐洲沒有一個國家不供給軍火給中國的。所以在日本海的上空時常發現帶着巨量炸彈的飛機，在一九三五年有一艘日本運輸艦在渤海灣內被擊中而沉沒，一九三六年有三個日本商船在離海口五十英哩的地帶被來歷不明的魚雷所擊中，各種軍用品，北方由蘇俄邊境，南面由英法的屬地上源源不絕的運到中國，美國也鑒於日本軍閥侵略的野心，日益暴露，也漸漸的同情中國，協助中國。

當時歐洲人士一般的輿論，分爲兩派，一派是不信任日本反對日本；一派是希望中國嚴守資本主義的壁壘而不趨向共產。但是由於日本不斷的侵略，後者的同情也都移向中國，澳洲和新西蘭紛起聯合，來互保太平洋中國人的勢力，當時歐美各國都有聯合一致反對日人侵略的趨勢，但中歐的隱憂阻止了這種趨向的發展。

其實，在日本沒有侵略中國以前，國內早感到經濟的困難。但是因初期的勝利，和毫不費力的佔領平津，而使國內充滿愛國的熱誠和希望，困難被這種情緒所隱蔽。他們得了三次偉大的勝利，可是中國還是再接再厲的抗戰，在一省陷落後，另外幾省更加强了抵抗的力量，四川和南方的富源，使後方充實不少。在這種情況下的中國，就是日本攻到西藏也決無妥協屈膝的可能。

最後，日本人民也自覺而厭惡戰爭，無數人眼見他們親愛的兒子丈夫或友人，運到戰場去送死，國內已陷於饑饉狀態，同時又要用大量的金錢，向外洋購買軍火，肉食，和棉花。更因爲與中國交戰，失了大批原料的供給和廣大的市場，日本的社會組織對於經濟貧乏的忍受力比較歐戰時的德國差的很遠。從一九三五起，日本各地已紛

起「反戰」各國對日本又具戒心，日本即以一分四厘到一分五厘那樣高的利息來借外債，也是無人敢問津。日本軍閥最後已勢成騎虎，在他後面有廣大羣衆將要爆發的怒箴，在前面又有中國堅強的抵抗，及俄美和歐洲各國的監視，不得不像他們的國花——櫻花——那樣只怒發一次的國民性，集中所有的力量，要在湖北作最後之一舉，把精良的武器全都拿了出來，國內全部略有作戰能力的人民，也都趕上戰線，這是他們生死的最後關頭。

日人計劃由南京，山東，和廣東分三路集中湖北，雖然這幾路都有鐵路可通，但是因爲不能防止中國軍隊的襲擊，尚須自築公路。最後在武昌四郊形成環形大包围，打了幾年，日本始終沒有得到多大勝利，可是由於雙方都已疲乏，後來戰事陷於停頓狀態。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戰地發生了強烈的瘟疫，因爲藥品的缺乏，死傷過衆，日本軍隊不得不預備撤退，在一九三九年便開始狼狽的向南京方面潰退，當時軍中情形混亂，反叛時起。他們狼狽的情形，簡直無法形容；最初的二百多萬大軍，到撤退時連一百萬還不到，食物又不够，許多兵都餓倒在路旁。中國人雖然充滿着惻隱的天性，因爲自己也是束緊褲帶，所以也無能爲力，看他活生生的餓死。最後在南京檢點殘軍的時候，尚不足十萬人，只好分做一小部份一小部份的紛向各方竄動，殘餘的有的被水淹死，有的餓死在曠野，這是日本野心軍閥的下場，中國獲到堅強抵抗的最後勝利。

中日戰爭透視

美·史底瓦特

自中日軍在蘆溝橋發生衝突以來，已有兩個多月了。在這個時期內，日本實際上佔領了整個河北及上海的一大部份。雖然人數懸殊，他們在各線都採取攻勢。然而這種進攻的進展，並不如預定計劃那樣迅速。兩週前，日人大吹上海中國軍隊不久即可「殲滅」，但現在還差得很遠。

如果對於這次「戰爭」的軍事發展加以仔細的觀察，就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極艱苦的環境下依舊表現得非常之好。在上海一隅，八萬日軍——幾乎兩倍於一二八時最後作戰的日軍人數——並未能佔領與前次相同的土地，而且受了極嚴重的損失。在海軍大砲的猛烈轟炸下，中國軍隊從幾處最突出的陣地作有秩序的退却，但是他們並沒有像一九三二年那樣被包圍或者被擊潰。他們擊沉日人的船隻來封鎖黃浦是現代戰爭史中的趣事之一。

九月六日至七日的日軍總攻擊好像是已經失敗，並沒有能佔領多少土地。中國的空軍幫助阻止了二萬增援日軍的登陸。我們不能說中國軍隊可以永遠守住上海，但他們對於一個軍備遠較自己優良的強敵的光榮抵抗，可以證明中國士氣的旺盛和拆穿日人自誇的不可克服性。

在華北，在衝突的頭幾天，中國軍隊雖然並不順利，但在最近幾週，情勢已經好得多了。他們的堅守南口，雖然最後因日軍的側面襲擊而失敗，但他們抵抗大隊日軍至兩週之久，使他們受重大的損失和死傷。在最近幾週中，許多中國的別動隊出沒於北平西郊的山嶺中，襲擊日人，擾亂交通線，並毀壞日軍的軍用品。這些隊伍時時盤據北平二十哩以內的村莊，日軍用盡力量來驅逐他們也沒有成功。中國軍隊還扼守平漢線上河北省府——保定

之北，在津浦路上，中國軍隊在天津之南，距天津僅有幾哩路。大雨阻滯了日本摩托化部隊，幫助了整個區域內的中國軍。

無疑地，張家口的淪陷，代表中國最嚴重的失敗。因為這切斷了經外蒙古至蘇聯的重要道路。在這一戰區中傳來的消息都是極其零碎的，但日本顯然還未能控制南口全部。這就是說，張家口的日軍與他們的根據地並無直接的交通工具，加以『滿軍』反正的威脅，他們將要遇到許多困難。

在大量軍隊作主力戰時，中國遲早必然要潰敗的。雖然中央有幾師精兵，可以和任何日軍相等或勝過它，但中國沒有重砲，坦克，或空軍去永遠抵抗高度機械化的日軍。中國的飛機與日本比起來，還算不壞，但日本的少三四倍。中國軍隊所以能守住上海是因為他們在敵軍壓迫太猛時能及早撤退。在華北，有幾千人的遊擊隊出沒西山，同時中國的便衣隊在衝突初起時，偷入天津，使日軍所遇的困難，超過他們應付馬廠和保定的大軍。日軍在上海四週佔領區中的肅清工作，也因便衣隊和狙擊手的活躍而大感棘手。中國是一個廣漠的國家，當日軍的戰綫愈延長時，他們將愈受遊擊戰的牽制。

也許近年來最能運用遊擊戰術的就是共產黨。有十年左右，這隊從未超過二十萬人的小小紅軍一直在中國大多數省份中作迷藏式的戰爭。中國的共產黨發展了一種組織後方農民羣衆的技術，一種有着無窮的利便的戰略。這些農民不僅可以幫助軍隊運輸及其他工作，還可以擾亂敵人的後方，攻擊它的交通線及毀壞它的軍需品。他們可以做狙擊手和計誘敵人，如謊報軍情等。

現在滿洲有農民軍十五萬人，在統一指揮下，依照上述的戰略作戰。在去年，這些軍隊時時襲擊孤單的日本哨兵，破壞鐵路，損毀橋梁，和他種破壞交通的方法，尤其在高粱成熟時，他們更是特別地有效，使日人費盡力量去保衛主要的城鎮和維持鐵路的通行。

中國作遊擊戰的能力，能使日本複雜而脆弱的經濟制度在維持五十萬到一百萬人於中國領土內的靡費重壓下發生崩潰，這種能力要靠許多因素，但主要的還是靠士氣。幾年前，外國只要以耀武揚威的方法，就能嚇倒中國。近年來，日本就運用這種策略而得到不小的成功。但這一次，日本的猛攻和肆意轟炸無防禦的城市，非但沒有削弱中國的士氣，反而加強了他們抗戰到底的決心。在歷史上，第一次中國全體人民澈底覺悟當前的危險。南京政府抗戰一日，民衆一定會支助一日。

至於日本，雖然在目前，政府的侵華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擁護，但這因爲一般日人時刻受着宣傳，深信他們的軍隊是在向中國宣揚文化及和平。他們相信日軍是不可克服的，而且它的勝利就是日本的繁榮，雖然他們不很明瞭其中的道理。軍閥總是以侵略中國來毀日本自由主義所能有的任何力量，如一二八事變就是明證。

但，民衆對於海外戰爭的擁護，必須有勝利和充足的食糧才能維持下去。即使軍部的宣傳部能供給「勝利」但在持久戰爭的時候，食糧將成爲嚴重的問題。因了今夏收成的意外地豐稔，至少在一年內食糧不會十分缺乏。但一年之後，出產必將低落，因爲大量的人力都移到軍隊中了。還有具有更直接的嚴重性的，是財政和工業的解體的恐慌。日本的國債已經達到飽和點，再要借債，結果必然是通貨膨脹及物價的極度增高。在貿易界中，據

說本年聖誕節日本新貨的正當輸出，因工廠不易獲取原料而至少減至一半。而出口工業的崩潰，必然又造成更厲害的原料缺乏。除掉煤之外，沒有一樣構成戰爭肌肉的基本商品能在日本國境內獲得。自然，它積藏了不少原料，但這幾全賴碎鐵，鐵礦，棉花，煤油，以及一切冶鋼所需的合金的輸入。國際制裁或強有力的個別抵制，將大大地加速了日本戰事機構必然的崩潰。

中國沒有日本所有的財源和工業資源，但是中國的經濟也沒有日本的對於戰爭的影響有那樣地敏感。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九十都直接依賴着農業，實際的工業人口是不足道的。而運輸便利的全然缺乏，使各省及大部鄉村能自給自足。毀壞了上海，對於內地省份農民的生活標準並無影響。中國可以一半荒蕪着而對於另一半的經濟機構沒有嚴重影響。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與日本作持久戰的能力要依賴國外的物質援助。雖然中國有幾個兵工廠，製造少量的軍火，但其中最大幾個的所在地恐怕就要爲日人所控制。即是作遊擊戰也須要步槍和軍火，就算不要機關槍和手榴彈。飛機是不可少的，而汽油和煤油只有從國外輸入。

最近中國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暗示了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治困難已經相當解決到蘇聯能供給一些必需品的程度。但蘇聯所能援助的程度，因地理障礙，是極有限的。雖然這兩個國家接壤的地方有幾千里，但只有一條大道能行駛裝載大量物品的摩托車從庫倫到張家口。這條路被封鎖後，祇有幾條通過蒙古或新疆的艱險小道了，還不知道它們是否能作正常貨運之用。但運送飛機是沒有困難的，所以最近謠傳七十二架蘇聯飛機

已到陝北的話，是大有可能的。

中國財長孔祥熙向美國及歐洲大多數民主國家借款的成功，暗示了各民主國家會給中國以普遍的經濟援助，作爲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拾頭的一個打擊。但是到現在爲止，這些借款還沒有用作購買中國迫切需要的軍火的表示。而西方各國，在日本未宣戰前，是否會力爭與中國作合法貿易的權利。但列強的利益，只有在中國最後的勝利時候才能維持門戶開放。如果以上述的幫助給予中國，它還可以擊退日本的侵略而震驚全世界。

(文摘·李亮譯)

侵畧戰的收穫

字林西報

中日在上海發生戰事以來，已歷五星期，而華北中日之開釁，且較早數星期。在此時期之內，費大量彈藥，無數戰鬥員及非戰鬥員死於非命，千萬人民成爲殘廢，無數財產慘遭毀壞。試問日本究何所爲而出此？

就商業立場言，日本已消耗大量生命金錢及貿易，戰爭於彼究有何利？即戰爭現能終了，日本亦須費數載之時間，以恢復彼業經破壞之最好主顧之購買力。李滋羅斯會謂：「飛機與坦克車，非優良之商業媒介物。」國際間如用強迫手段，則貿易與友誼不能成立，武力雖似能收一時之效果，但國際間之情感，如一方對他方因事實然訴諸武力，即不能維持矣。

中日開釁以來，爲時不過數星期，而物質上之損失，已足驚人。不過被戰事蹂躪區所遭損失之真實或近似的

估計尚無人爲之在上海之戰事損失以工廠及貨棧所在地如北區及東區爲最大華北損失之估計亦尚無人爲之。

表面之損失，已極巨大，但猶未足比擬潛藏之損失。蓋戰事既起，商業停頓，因種種之破壞及障礙，將來戰爭終止後，商人欲圖收拾，亦非易事。

就中國方面而言，在戰爭未發之前，各地復興改造事業，正在突飛猛進，受世界人士之頌讚，今則局勢嚴重，再無餘力以從事於此，實堪浩歎。

現在遠東局勢，雖甚暗澹而慘酷，但默察前途，亦有光明之一點，即戰事爆發以後，中國全國各派之團結是也。過去無此種真實團結之情形，現在中國既能一致對外，凝固如鐵，則將來在戰事結束後，必能專心一志，從事建設，如俞市長對於市中心之被燬，曾在會議席上宣稱：「將來市中心之建築，必較過去更爲完美。」其言十分豪邁！

軍人之才，在於破壞，而工商團體之職，在於建設。有一度之破壞，須繼之以一度更進一步之建設，以表示工商團體集合之力，建設之才，總較炸彈與砲彈爲優也。

如侵略者果能中止其侵略，撫心自問，戰爭於彼究有何益？更進一步，加以考慮，是否所得足償所失？如是則吾人當可希望日本將來必有一日回復健全與和平之企圖，誠能如是，則前途光明，當不在遠！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對中國今後必取之途徑及不可逃之結果

拉特摩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其間中國政治一切動態之操縱者爲日本，而非中國任何黨派，日本對華政策之匠心獨運，有未爲吾人想像力所能及者。要言之，日人精研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歷代以來受敵人侵襲最頻之北部之戰史，尤分析入微。結果發現一極重要之原則，即十九世紀以前，每次造成夷狄入寇，神州陸沉之多數因素，今日依然存在，于是不惜工本，依法泡製，竟屢建奇勳。大概中國之根本大患有二，昔時然，今日亦然，即（一）地方與地方間之分裂，（二）農民與地主間及庶人與紳士階級間之分裂。蓋中國人素有半開化民族之雅號，所謂聯合，所謂團結，所謂愛國，均可坐言而不必起行；日本既識透此點，乃乘虛而入，每次侵犯中國，宜其暗嚙叱咤，如臨無人之境矣。

雖然，日本之勝利，祇能推進至一適當限度，即須知難而退，若日人好大喜功，自信過深，抱一不作二不休主義，一味蠻幹，則結果未有不焦頭爛額不可收拾者；其故何歟？答曰，上述舊日中國失敗之因素，固依然存在，但同時中國國家生命中又有他項新因素，與舊者對峙並立，足爲中國最後之屏障，日本若敢越雷池一步，即將自貽伊戚。質言之，日本挾其新式之軍隊與戰具，確可加中國以鉅創，使其舉國上下如舊日情形，流離渙散，不易抵抗；惟日本若思堅持到底，視掠奪物永爲己有，則吾人敢勸日人休作此想；滿洲事件，殷鑒不遠，中國東三省之一塊土，對於日本將永成一得不償失之蝕本生意，事實具在，勝於雄辯，此無他，日本祇知利用舊的因素以取勝於一時，而忽略新的

因素致招敗於終局也。

上述新舊因素之交織錯綜，及對於日本侵略中國整個計劃之影響，若從南京方面予以窺測，實較從日本方面窺測，更易澄澈。前已言之，中國政府抵抗日本，將受地方間分裂及社會組織不健全之影響而感到困難，其實中國之弱點，猶不止此。蓋中國國民政府代表中國國內最前進份子，諸份子之地位等於日本之三井及三菱，惟發展程度，則瞠乎其後，且不能大權在握，有獨立之政策及主張而不受他方牽制，更無法避免各強國政治及經濟的壓迫；同時此項前進份子本身，又代表一種西方化中國資本主義，對於舊中國之侵襲，其純經濟的力量極大，能與西方及日本資本主義公開競爭而打倒之，惟政治力量稍嫌脆弱，不如外國資本主義之雄視一切，有絕對控制國內政治及軍事之無上威權，此又中國在現階段中特有現象，亦即與強國較而相形見絀處也。

此類前進份子本身地位及所處環境既如上述，當感受日本威脅應付為難之際，其唯一之步驟，自然為對日遇事虛與委蛇，不與衝突，俾能以薪嘗膽，勵精圖治，培養國力，以備大舉。此種緩兵計，空存理想，不合實際，彰彰明甚，蓋日本國力進展，取徑雖同中國而先於中國，中國雖竭力追蹤，一時究望塵莫及。中國既不敢言戰，又不易求和，亦可謂盡求己之道。今求己之道既窮，斯外助乃為必要；英美等國固不忍坐視日本鯨吞中國，致影響其本身利益，然若據此斷言外助必成事實，則猶未許樂觀焉。

再觀日本方面，其軍備雖較中國佔優勢，然因環境關係，祇利於採取蠶食政策，若遽以大兵壓境，逼人為城下盟，則非演至各國為自身利害與中國聯合作戰，或中國出死力作負隅鬥一幕不止，非日本之福也。雖然，中國決不

能任人宰割，永遠退讓，其真實抵抗之一日，當不甚遠。惟斯時中國政權，由是移於民軍之手，其轉變之驟有如是者；日本與中國政府軍隊列陣互戰，日本挾其較近代而更優秀之兵力，誠堪一擊取勝，但民軍終將集合中國羣衆，領導之作全國的抗日鬥爭，日本斷無力遍布其軍隊於偌大土地，而面應戰而不疲，日本至此，窮其技矣。故日本在可能範圍內，決維持中國政府軍隊之完整，以避免應付共產黨領導下之抗戰。日本誠善自爲謀，惟日本野心一日未戢，時代巨輪仍將循常軌以進，殺人者終爲人殺，因果律之妙用，固如斯也。

總之，日本侵略中國，爲一極度危險之嘗試，其成敗關鍵，一視其能否令中國國勢凌夷，至使英美等國對之起一種愛莫能助之觀念之程度，然後在一相當時期，——在西安事變以後，中國中央軍勢力深入中國西北，中國內部真實統一後，此時期已迫在眉睫，——日本將拔劍而起，向中國致其最後通牒，強中國接受其等國條件；日本所以敢如此不顧一切者，蓋認定南京仍惟委曲求全，決不致抱寧爲玉碎主義，爲報復計，與共產黨合作以傾覆社會基本組織。此役也，日本若果能償其宿願，則必進一步利用中國軍隊討伐共產黨，衝鋒陷陣，身冒矢石者，盡中國人，運籌帷幄，居後督戰者，則日本人，雖非事之所可，要亦勢有固然。再爲求此日之實現，中國最高領袖將恐被日本淘汰，然此舉日本必出之以慎重，以免打草驚蛇，驅迫中國政府諸人悉投入共產黨懷抱，而爲日本前途之隱憂。

處此情形，中國民衆唯一之出路，在以全力促成中國抗日戰爭，國民政府將首先領導，若不勝任，民衆組織之民軍乃起取而代之。此種局面，一旦構成，將非滿洲或阿比西尼亞事件可比，蓋九一八之役，張學良部隊始終未示抵抗，阿比西尼亞則不知利用廣漠而散布之部落抗戰，阻止意軍前進，反如東施效顰，以令人嘔飯之所謂新式軍

隊與意大利不可一世之雄師周旋宜其慘敗至萬劫不復之境及意軍深入阿國腹地阿皇乃思採用部落抗戰方法，然已非可能矣。

綜上所述，吾人敢斷言中國前途之有民軍，實足左右國家生命，爲中國生死存亡之總樞紐。就大局演進之趨勢觀之，中國抗日戰爭決不可免，惟若早日發動，則日本不致深入中國，驅使中國軍隊攻擊共產黨及一切反日份子，中國共產黨亦不致因根據地過形狹隘，策動爲難，然後中國必重演俄國革命之舊劇，別創新天地，與世人以另一姿態相見。無論如何，中國政府軍隊終有與日本正式周旋之一日，其戰法若出以旗幟鮮明之堂堂之陣，則中國未有不因相形見絀而屈居日本之下者。至是，中國方面敗軍殘卒及下級將領，必與全國農工聯合，同仇敵愾，造成一真正民族抗戰，於是日本所應付者，非復避戰如虎之資本家及企業家，而爲廣漠無垠，星羅棋布之農村草舍及深溝窪地，飛機大炮坦克車毒瓦斯盡將失其威力。此種神出鬼沒遊擊式的抗戰，中國民軍根據其多年奮鬥經驗，在聰明蓋世堅苦卓絕之領袖指揮下，實優爲之。然則中國前途之安危，其真繫於民衆之手歟？

(國際言論)

附錄

九國公約全文

美利堅合衆國、比利時、不列顛帝國、中華民國、法國、西國、意大利國、日本國、荷蘭國及葡萄牙國，茲因志願採定一種政策，以鞏固遠東之狀況，維護中國之權利利益，并以機會均等爲原則，增進中國及各國之往來，議決訂立條約：

第一條 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并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并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并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第二條 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條約，或協定，或協議，或諒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稱之各項原則者。

第三條 爲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更爲有效起見，締約各國除中國

外，協定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取（一）任何辦法爲自己利益起見，欲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有關於商務或經濟發展之一般優越權利；（二）任何專利或優越權，可剝奪他國人民在華從事正當商務實業之權利，或他國人民與中國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從事於任何公共企業之權利，抑或因其範圍之擴張，期限之久長，地域之廣闊，致有破壞機會均等原則之實行者。

本條上列之規定，并不解釋爲禁止獲取爲辦理某種工商或財政企業，或爲獎勵技術上之發明與研究所必要之財產及權利。

中國政府擔任對於外國政府及人民之請求經濟上權利及特權，無論其是否屬於締結本約各國，悉乘本條上列規定之原則辦理。

第四條 締約各國協定對於各該國彼此人民間之任何協定，意在中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或設有互相獨享之機會者，均不予以贊助。

第五條 中國政府約定中國全國鐵路不施行或許可何種待遇不公之區別，例如運費及各種便利，概無直接間接之區別；不論搭客隸何國籍，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貨物出自何國，屬諸何人，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船舶或他種載運搭客及貨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國鐵路之先，或已上中國鐵路之後，隸何國籍，屬諸何人。

得行其任何管理權者，負有同樣之義務。

第六條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於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加入戰團，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權利。中國聲明中國於中立時，願遵守各項中立之義務。

第七條 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為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第八條 本條約未簽字之各國，如其政府經締約簽字各國承認，且與中國有條約關係者，應請其加入本約。

因此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對於未簽字各國應爲必要之通告，並將所接答覆知照締約各國。任何國家之加入，自美政府接到該國通知時起，發生效力。

第九條 本條約經各締約國依各該國憲法上之手續批准後，從速將批准文件交存華盛頓，并自全部交到華盛頓之日起，發生效力。該項批准文件筆錄，由美國政府將正式證明之謄本，送交其他締約各國。

本條約英文法文一律作準，其正本保存於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之檔案，由該政府將正式證明之謄本，送交其他締約各國。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訂於華盛頓